偵探世界

第十六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北京圖書館 1956.5.6. 期刊閱

吳趼人著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全書八冊價洋四元 實售七折

「吳趼人先生」……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小說家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大說部

文筆比三國志來得好
情節比紅樓夢來得奇
大有好書不厭百回讀的滋味

本書係述清季一般官僚政客。形形色色的怪狀。以及男盜女娼。鬼鬼祟祟的行爲。社會上家庭中。一切目覩耳聞的種種奇事。莫不悉數搜羅。盡情描寫。書裏的人。有忠正的。有奸惡的。有邪淫的。有忤逆的。書裏的事。有可喜的。有可笑的。有可哀的。有可憐的。五花八門。千奇百怪。將社會的罪惡和盤托出。洵誅奸警惡之當頭棒喝。改良社會之覺世新書也。

續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最近男女怪狀之寫眞箱……最近社會奇聞之報告書

近日人心之險詐愈甚。社會之怪狀越多。魑魅魍魎。黑幕重重。大好青年。色。圍閣弱女。大半專務于奢華。上而至于達官顯宦。下而至于販夫走卒。運其巧計。行其陰謀。道德淪亡。于斯爲極。本局目擊心傷。惕焉有感。特請小說大家。搜集最近二十年來社會上千奇百怪之資料。運其靈活曉暢之妙筆。輯成是編。以爲世告。立意正大。用筆謹嚴。寓褒貶。別善惡。以說部之小品。作勸世之金科。情節離奇。內容曲折。以之承續吳趼人先生之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一書。誠可謂異曲同工。後先比美矣。

全書四冊價洋二元 實售七折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偵探世界目錄

偵探世界第十六期目錄

無妄之災(上)……何海鳴
偵探小說瑣話……張碧梧
祕密之國……顧明道
世界警探的大會議……繭翁
烏骨雞(中)……程小青
盲僧……黃轉陶
中國式的偵探……范烟橋
火車中的剪綹……閘北徐公
遊俠新傳 打包僧……沈禹鐘
馮某
抄襲家……徐卓呆
印花……天放
火車上……王天恨
野狗拒盜……閘北徐公

電車票……熊士
錦匣……何樸齋
某俠士……王天恨
別有世界
流言……程瞻廬
臭賊……卓呆
五秒鐘笑話……春夢
葡萄架下談天錄 牽絲攀緣館主
關于歇洛克福爾摩斯的話（下）……程小青
偵探小說之難處……張碧梧
偵探日記（二）……趙芝岩
牙醫與搜查……閘北徐公
毛獅子（二章）……程小青
古指紋……閘北徐公
近代俠義英雄傳（兩回）……不肖生
偵探小說與神怪小說 張枕綠
編餘瑣話……趙苕狂

十三年十二月望日發行

世界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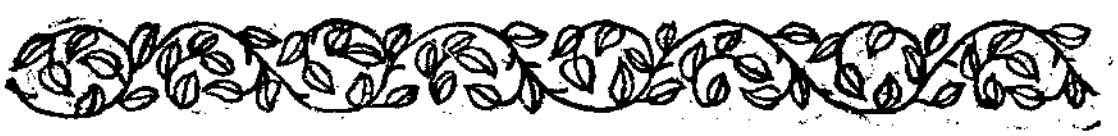
編餘瑣話

若狂

本期稿編完了。我們局裏的排字首領陸階陞先生向我來索「編餘瑣話」我就援筆寫道。

何海鳴　梅派天女散花　王天恨　打嚴嵩
顧明道　左公平西　何樸齋　燒骨記
程小青　三本鐵公雞　徐卓呆　程瞻廬　胡寄塵　打城隍
范烟橋　小宴　沈禹鐘　空城計
程小青　講堂門志　徐卓呆　祥梅寺
不肖生　三十一二本　宏碧緣

他看了。笑道。你弄錯了。這是一張戲單。怎可算得編餘瑣話。我道。你不要忙。我還有說明書在下面咧。海鳴先生在小說界久享盛名。紅得和伶界的梅蘭芳差不多。這篇「無妄之災」意思層出不窮。說得天花亂墜。不是像梅蘭芳一樣。把他生平第一得意之作天女散花。都演了出來麼。明道先生的「祕密之國」是講一個俠男兒立功異域的事。情節緊湊非凡。可抵一齣左公平西。小青先生的「烏骨雞」正在熱鬧的當兒。又是賣真氣力的。拿三本鐵公雞來比他。再對沒有了。烟橋先生的「中國式的偵探」靜寂中自饒佳趣。可比崑曲中之小宴。禹鐘先生。文學淵博。在文壇中。好似一位正工老生。此次替我們做了兩篇武俠小說。音調鏗鏘。不落凡響。好似唱了空城計。還連演斬馬謖咧。卓呆先生素工滑稽文字。這篇「抄襲家」却于滑稽之外。還賣點兒真工夫。所以我把祥梅寺來比他。大概瞧過王長林這齣戲的。總說這句話不錯罷。天恨先生的「火車上」神妙的了不得。好似打嚴嵩。樸齋先生的「鑰匣」哀痛的了不得。好似燒骨記。瞻廬。卓呆。寄塵三



位先生。都是滑稽小說大家。難得在一起的。我們如今把來會齊在「別有世界」內。請他們各獻所長。真是旗鼓相當。工力悉敵。好一齣珠聯璧合的打城隍啊。小青先生真起勁。做完短篇。又做長篇。這篇毛獅子。本期剛剛開場。敘述霍桑與毛獅子鬥智的事情。絲絲入扣。好看非凡。李春來沈韻秋的講堂鬥志。恐怕也不過如是罷。但是有了以上這許許多多的名劇。還不算數。再有一齣大衆歡迎的壓軸戲。就是不肖生的近代俠義英雄傳。也就是我們最新打成。與衆不同的一部宏碧緣。此戲有文有武。有唱有做。再加上不肖生這麼一個能文能武。尖兒頂兒的好角色。演來分外生色。如今方排到三十一二本正在十分緊湊的當兒。哪。階陞聽完了這番話。笑得嘴都合不攏來。說道。你真是個戲迷。但是下期呢。我道。下期恰值元旦出版。我們更加起勁。更加賣力了。特添出「偵探與新年」一欄。專載關于新年的偵探小說或雜作。各位名家。都做一篇。就是在本誌素來不大漏臉的。嚴獨鶴施濟羣兩位主住先生。也打起精神。各做一篇。你看。何等的高興啊。階陞道。好

固好。但是你總沒有什麼戲可以比擬了。我笑道。怎麼沒有。這是羣英聚會。慶賀黃馬褂。乃是新年中不能不演的一本好戲啊。并且我對你說。除了這欄之外。小說雜作。依然照舊。海鳴。小青。禹鐘。卓呆。諸位名角。一律登台。這還不算。又請不肖生于長篇之外。又做了一篇「天甯寺的和尚」少林派的本領。大家總都知道了。誰知天甯寺的和尚。還要比他來得出色。真是有聲有色。好看非凡。至於是齣什麼戲。我可不說出來了。階陞先生。請你代我說一下子罷。哈哈。再會。新年再會。

茗按。這篇編餘瑣話。倒也像齣戲。不是丑表功。就是游西湖。

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全愈

浙江永嘉商會會長庚庚先生係浙江溫州府聞人也其來函云鄙人第三子前者體質羸弱時多癆病揆厥原因皆由其母過于溺愛凡菓餌之屬恣食以致常患食積氣阻消化不良等症且面黃肌瘦弱不禁風雖延醫服藥終難除根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三片一瓶服後即見功力連服二瓶不但諸病悉除且能面色轉爲紅潤體貌豐偉先後覺若兩人矣

此孩曾患食積不化之症

嬰孩自己藥片乃是英國通用小孩之靈藥專治胃不消化便閉肚痛腹瀉蛔虫寒熱出牙各症且能得天然康樂之安睡藥性和平絕無損害之虞如尋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請觀奉省梨樹縣檢樹台泰東日報分館李子芬先生之證書李君來函云啓者前購貴局紅色清導丸正值內人染此疾病遂如法試用服後大獲奇效果有恒天之力起死之功較諸別藥大有霄壤之別日後暢銷全球定在意料中矣故特草函奉聞以便宣佈各報可也紅色清導丸功力和平出自天然專治　大便閉結

閣下有強健之夫人否

肝火上升疾病頭痛肝經太熱等患服後能使口氣芬芳且治痔瘡痛苦可免痼疾腹瀉之虞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函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英洋三元郵力在內

無妄之災

何海鳴

上

當我走進龐觀清書室的時候恰巧觀清正在看當天的滬報我從他身後靜悄悄地躡足走攏去偷看他注意的是那一版新聞值得他如此用全副精神去看連我闖進他的書室他都不大愛理會呢但我略略地將脚點起就很容易看見他眼前所留意的那一段正是本埠新聞中的旅館命案他把那張報紙摺疊成四分之一地位便恰好將那段命案的記載完全托在手面上供他細看這豈不正合我的意思嗎我此次去找他就爲的這件案子我有所求于他他既已在這裏研究了那麼他的腦力是向來不肯白用的大概此時他必已經很有所得等到我去求他必就能有具體的意見對我發表豈不是特別

加快了嗎

我剛如此想著忽然覩清掉過臉來問我道「你來了是不是要找我商量什麼事」我奇怪著道「你怎麼知道的呢」隨說着便走到書桌前面去他笑道「你對于我研究這段命案新聞不覺的會在我身背後停頓一下顯見得是思索過了什麼我想或者就爲這案子來要與我商量咧」我大笑道「你真聰明會料事不錯我就爲這命案有話和你商量但你憑什麼理由斷定出來的難道不許我是爲的其他案件嗎」

他大笑道「你坐下吧這自然有理由的你若是爲旁的案件而來見我在這裏看不相干的本埠新聞必一定很不耐煩早就叫我丟開報與你說話了其所以肯在我身後隨着我視線看這張報并不急於說話一定是你也注重這張報這報上惟有一段命案新聞爲重要當然也就爲的是這樁命案了但你對於此案若無所求於我即使見我在這裏細心研究也會早已笑嘻嘻地問我研究來做什麼或探聽我是否已受人委托擔認偵查這案件何至於這般寧靜直忍耐到我先開口問你可見你是很贊成我多用心研究這案子所以才不打攪我并巴不得我從這時候早研究些頭緒出來等你一開口就有具體的意見答復你你說是不是

咧。」

我的心事既完全被他猜透自然是很佩服他的機警但彼此是老朋友又加之有要緊的急事無暇多說費話只好坐到他對面椅子上去從實告訴他道「你所說的全對我就爲這案中的重要嫌疑犯吳德貴而來其實他不僅是嫌疑犯簡直有人說他就是真正凶犯咧」他把手中所持的報紙往桌上一擱仍微笑着對我道「你認得這吳德貴嗎」我道「我家裏用的那個吳媽便是吳德貴的母親就是吳德貴本人有兩次來看他娘我也見過他娘還求過我替他找事說他在旅館裏當茶房有些幹不來我看這人有些糊糊塗塗似乎很愛鬧酒一連兩次都嗅着他說話時有一股酒氣衝人但還不像是好勇鬥狠喜歡惹事的人不想昨晚他娘哭哭啼啼向我泣訴道我家德貴已被檢察廳當着殺人犯捉去了這禍事的起原因他在華滬旅館當茶房時常常好嗜酒有一晚該輪到他值夜班他却醉得人事不知只顧尋他的好睡半夜裏旅館中的客人有叫茶房做事的全叫他不應以致第二天有幾位旅客向賬房裏說閒話這賬房先生就把他開革了在他不當茶房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昨天那旅館樓上第五號客房有一個女客人被人用刀刺死他却酣睡在尸首旁邊的樓板上檢察

廳裏就把他捕去了可憐他母親只有他這樣一個兒子便再四哀求我替他設法并力說他決不會無故殺人的也決沒有殺死人不逃跑還安然睡在尸首旁邊的道理我想了想他這樣的睡得很熟一定是又嗑醉了酒或者酒後性發誤殺了人甚至於向那女客逼姦因而動刀也未可知但無論醉得何般厲害既殺死了一個人腦經中總多少受些激刺那宿酒也可以醒些了又那能安然睡倒在那裏所以我也很肯信他或者不是凶犯不過要證明他無罪總得找些强有力的證據并須查明那女客究係何人所殺才能保他無事如此說來這是非經一番偵探手續不可了那吳媽是一個窮老太婆那裏會知道請偵探況且也沒力量能請得起咧我動了點惻隱之心只好來代求你盡一番義務請你看我的面子救一救這無辜之人罷」

他毫不遲疑的答我道「一個人既有偵探學識自當常常要存着保護人權之心爲世界人類盡力適才我看了這段報紙照我向來對於犯罪案件隨處留心的習慣看來也已覺得這人有些冤枉於你所提出的那些理由很表同情那末我們就去偵查一下罷我本來喜歡找這些事情做的何必一定說是你代求過我或者這案情大有曲折不僅在救一個無辜之人

還能夠有新的發展足供我們偵探學練習研究之用豈不更有興趣麼」說罷立起來拏過帽子帶上就同我一道出去并對車夫說「先到華滬旅館」

到了那裏上樓去看一看肇事的所在只見那旅館雖不高大精閎郤并非普通街堂中石庫門的房子是獨成一幢的洋式樓房正坐在馬路路東沿邊故到了二層樓向西經過一條甬道就是靠馬路的露台甬道兩旁各有客房四間第五號室正在盡頭處的左廂除了對面右首第一號室與這邊房門遙遙相對外再往西去已無其他客房甬道中接近露台之處雖有一扇玻璃門但因爲天氣尚在冬令那門是常常關着的所以門邊放着一張茶几正堵著那扇門作爲茶房們偶爾憩息的地方外來的人若不是尋訪第一號和第五號客人以及那門邊的茶房是絕不會往這頭儘走的我同觀清走到第一號門口看了看局勢我已覺得凡是走到這裏來的人若無目的是決不會無心誤走到此幸而吳德貴是這裏開除不久的茶房還可以說他是來尋訪舊日茶房中同事以致誤踏入第五號室內

我心裏正盤算著觀清已立在第五號室門口對着領我們上樓來的旅館管事人問話道「這裏面還有人嗎」那旅館管事人本已在大門邊問過了我二人的來意又向來知道麗觀

清是私家偵探的便趕忙回答道「尸首是昨天便抬到驗尸場去了犯人也一同捕了去但房裏頭的東西還未移動留有兩名司法巡警在這裏看守咧」

觀清道「我還沒同他們長官說明過慢一步走到房裏偵查也行但我想請你把昨天經過的事情詳細對我們先說一說好嗎」那人很鄭重的答道「死的這位女客號簿上寫作范文秀本地人二十五歲前七天由天津乘輪船來行李中有箱子五口似乎都很沉重但孤單單的并沒有同伴到此也不大常出去據說住幾天便要回無錫鄉下去那知到了昨天午後二點多鐘的時候樓上兩個茶房見伊怎麼到這般時候還不起來叫昏洗臉水與往日習慣不同便到伊門邊張望一下又誰知這房門竟是虛掩着的輕輕一碰就打開了來從門口向裏一望不由都大吃一驚原來那女客和前一天開革了的茶房吳德貴全躺在樓板上走攏去一看那女客是被人殺死了吳德貴卻睡在尸首身旁一把凶刀也拋在他手邊不遠後來報告了警廳又由警廳會同了檢察廳派了人來檢驗好容易才把吳德貴推醒他真是也差不多醉死了咧但他醒來後恍惚并不知道這回事似的見了尸首固然驚懼萬分問是否他所殺的他也堅不肯認祇他怎麼會睡到這裏來的連他也說不上只恍惚記得前一日夜裏

因爲茶房生意歇脫心裏很不高興酒喝得太多闖到樓上來見并沒一個茶房在那裏後來就糊糊塗塗什麼都不知道了但以我們的意見他生意歇脫的原故就爲的是他每每鬧酒貪睡客人呼應不靈紛紛說他不好那女客曾托他送過一封掛號信他把郵局回條失落尤爲不滿意他向賬房來說他不好的以這女客的話爲最激烈他或者因此恨了那女客趁着酒性發作把那女客殺死也正難說好在他現今已被檢察廳捉了去了將來總可以訊得水落石出祇我旅館裏遭了這種意外的事名譽上很受影響真正是不幸咧」

觀清又問道「你們這樓上一共幾個茶房吳德貴歇了後補了人沒有怎麼前天晚上吳德貴闖了上來竟沒人看見你能找一個這裏的茶房來與我說話嗎」那人答道「這前樓上向來用的是兩個茶房歇了吳德貴當天就補了一人名叫李阿庚連從前曾與吳德貴同事的那個王連發仍是兩個人照規矩晚上十二點後只有一個人值夜班就是平素也是祇有一個蹲在那裏的爲多這因爲我旅館并不算大客人住的也不算多什麼事都很隨便若是只碰着祇有一名茶房在那裏又臨時被客人差遣去幹什麼事了便沒有人照料吳德貴想必就是在無人之時闖了來的所以竟沒有人看見也并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來的既然出

了事。那兩個茶房自然也負着疏忽之咎便也被檢察廳傳了去了。」

觀清再問道「既然那些茶房都不在你另外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意見沒有」那人搖頭道「我所能告訴你的都說完了」觀清道「那麼我們只好到房裏去檢查看」剛說到這裏忽又見走上一個人來觀清認得那人便悄悄告訴我道「官家偵探新進的少年偵探家劉斯復來了」我看那人連縱帶跳走了攏來舉動甚是輕飄一眼見了觀清便與觀清拉手道「好極了你也高興來看看總可以教我多叨些指教了」說罷哈哈大笑觀清卻冷然答道「我是受一個好友之托打算研究吳德貴是否真凶但剛到這裏不過向旅館中管事人探問了幾句話那房裏的情形未得官中許可還未進去查看我也仍是茫無所得」把我名姓介紹與劉斯復并告訴他吳德貴是我家中老媽子的兒子

劉斯復倒很尊重觀清并極力想與觀清要好聽觀清是爲吳德貴而來就拏話

「這件事祇要是稍有偵探知識的人看來吳德貴決非真凶所以我兄弟急於

者房裏一切情形看有不有什麼新發見如今我們就一同到房裏去看看罷」

就往第五號室內走去

房中原有的兩個看守人見了我們趕忙立起劉斯復問道「有什麼人來過麼屋子裏東西又搬動過沒有」那兩人齊聲答道「全沒有」劉斯復叫那兩人退了出去就把房裏一切箱櫳器具一一動手翻檢起來我見這房間并不甚大一架木床正對着房門床前靠西的一面有兩扇玻窗窗下擺着一張小方桌和兩把椅子床東凹進出有些隙地擺着一排皮箱子新式的有三個舊式的有兩個大小很不一樣但都鎖得很牢擺在那裏并不像有人移動過箱子前面有一張梳發榻緊貼着木板墻也放在那裏好好地不由想起這真凶當不是謀財而來倒很像是吳德貴酒後誤殺這事真有些尷尬呢劉斯復時而向床上被褥裏翻動時而向箱子旁邊推敲正爲忙碌我便又見着那床上的被褥還三層折疊擺在床的頂裏邊可以斷定那女客被殺的時節還未曾睡等我想把這個理由告知觀清時卻見觀清并不注意在箱櫳桌椅被褥上祇低着頭彎着腰檢查那樓板好一會觀清昂然立起掏出一支雪茄煙劃着火燃來吃我才得着機會把被褥未動的一番話講給他聽但他毫不在意只把旅館管事人叫進房來問道「昨天你們初發見出了事之時尸首和吳德貴是怎樣躺在樓板上你還記得嗎」那人道「這種驚心觸目之事我一生都不會忘記女尸是脚朝西頭朝東攔橫倒

在床前吳德貴脚在房門中頭對着床是打直倒在房中因他的身材長屋子又狹小他的腦袋竟睡在女尸手邊一觀清點了點頭又問道「凶刀以外還有旁的東西沒有」那人道「還有一塊大號的洋紗手巾上頭郤沾了些血漬正丟在女尸嘴邊不遠因爲女尸致命之傷是喉間一刀所以有血噴在那手巾上但這手巾不像是女人所用吳德貴也不承認是他的」觀清道「行了也沒有別的再問了你請去罷」那人退去後劉斯復忽然喊觀清道「你看這床上枕頭邊有一個最小的手提方皮箱打開在這裏裏面首飾很多什麼珠花鑽鐲應有盡有也不知失過幾件沒有但存的東西還很多郤爲什麼還能放在這裏據我看無論是否凶手打開的爲什麼凶手見了郤不拿難道凶手眞個是不爲謀財麼」觀清還沒回答有一個看見的巡警郤在門邊搶着答話道「這些東西昨天檢察官早已查點過記下賬來的叫我們公同在這裏看守說等劉老爺來看過後再行繳廳保存」劉斯復不耐煩道「我早知道了」觀清道「若是要研究這案中的眞凶自然是要對於小皮箱上頭多留些意但我的責任是首在替吳德貴解除嫌疑且先讓我見了吳德貴再說罷」劉斯復道「很好我現在也仍是看不出什麼頭緒來還是先陪你到檢察廳看守所看吳德貴去可惜我昨天下午

到夜晚全未在家廳上尋我不著以致今天有許多事難接頭若是昨天尸首和嫌疑犯全在這裏那就好着手多了」

我聽了暗暗好笑既做了官家有職務的偵探竟曠誤要公到半天之久虧他還說得出咧觀清臨走之時忽然指着門坎對劉斯復道「請你也來看一看這門坎邊有一撮爛泥又有一條皮鞋尖踢過去的痕跡我記得前天是下雨的天到晚上馬路還很溼昨天一早卻大天晴了我很疑惑吳德貴是從門邊一交跌了進去的這撮泥與這條痕或者都是他脚尖所留因爲醉人信步亂走不知擇路脚下的泥必較旁人爲多若他果真穿的是皮鞋那就更有理由了」那管事人忙答道「不錯吳德貴穿的正是一雙皮鞋呢」觀清微笑了笑又道「若這一層判斷得不錯那末吳德貴的跌進去是他自己無心跌下抑或有人拉他往裏跌又是一個疑問我想無心跌進決不會全身跌在裏頭門也不會關上或者還是有人拉了他進去他醉得不禁拉就一交跌下然後那個拉他的人再掩好了門而走但我又想到一個人無論怎樣醉見了一個被殺的死尸總會多少有些驚異那裏會倒下去便睡熟這或者還是黑暗中跌進去的咧」一言未了那管事人卻早答道「龐先生的話真猜得對昨日白天大家慌慌

忙忙這屋內電燈泡怎樣本無人留心到晚來因爲有兩位警員在裏面看守不能不亮燈那知往燈罩下一看竟沒有泡子一會兒卻又在牕台上找着就是那茶房李阿庚也說前晚該他值夜早就見第五號關了電燈以爲客人早睡了卻沒想到這電燈開閉的小扳鈕是裝在門外的若早想到客人怎樣會無故下了燈泡倒可以早留些心咧」觀清道「對呀這已明擺着那時室中還有第三個人在內凡是下燈泡拉吳德貴跌進去料都是這人做的如今只有快去看吳德貴幷那兩個茶房問死者平日有什麼人來往沒有」劉斯復也忙道「好的我們就去」

我們既一同走進看守所把吳德貴和那兩個茶房一齊叫了來我一眼見着吳德貴脚下果然穿的是雙破皮鞋而且鞋頭很尖又滿塗着爛泥我早已放了許多心那個性急的劉斯復卻不待觀清開口進去向吳德貴說道「你不要害怕我同龐先生都相信你無罪的但真凶沒尋着你干係脫不了你仔細記憶記憶那天晚上是不是有人在第五號室內拉了你一把」此時吳德貴宿醉已醒腦經也清明了些摸着腦袋想了一會搖搖頭道「雖恍惚記得有人拉過我的手但好像又是在樓上又是在樓下弄不大清楚」劉斯復縐著眉道「這卻怎

麼好呢」說着直走近吳德貴身邊細細端詳他一回忽然指着他右手邊衣袖說道「這是什麼」

我和觀清一聞此言都不覺把視線齊射到那衣袖上只見上面印着一個手印甚是清晰大手指朝內下餘四個手指并排兒向外所塗的痕跡好像是白麵灰故而印得很顯最奇怪的是中指上竟少了半段尤其是一個特別標記劉斯復既然發見了這個喜得狂跳起來只連嚷道「好了這個拉過你的人一定是中指少半段的如今只要查出這人不獨你無罪而且凶手也得着了」吳德貴也登時面上現出笑容來說道「我也記起來了前晚旅館的廚子郭三他拉過我而且他的確是中指少一段的人是切菜時不小心斫下來的我并記起他前晚上說正在做水餃子消夜要請我吃所以拉了我的手就留下這白麵灰的手印」

劉斯復歡喜得了不得當卽命吳德貴等暫行等在這裏又慌慌忙忙的派人去捉郭三并時時笑向觀清道「我總算機警被你一提醒我就很容易尋着了真凶」觀清笑而不言我是個老實人也忙去稱贊劉斯復并謝他於頃刻間平反吳德貴冤獄真是功德無量那劉斯復得着我的恭維本是高興的但見了觀清還是那副冷淡的面孔不覺又冷了半截幸喜檢察

廳距華滬旅館不遠不一會那郭三便已被人捉到劉斯復見了郭三闢頭便惡狠狠的問道「你前晚做得好事快實說你用手拉過吳德貴沒有」郭三面無人色顫聲答道「有是有的前晚十二點後我趕好了一點麵打算做水餃子第二天早上吃因爲第二天是我的生日打算請客當我挽起一雙塗着灰麵的手往樓梯旁自來水喉邊正要洗手時見吳德貴嗑得爛醉從大門掩了進來走路一步一歪的正是有趣我便拉了他一把并向他說了幾句笑話親眼看他上了樓去第二天出了事我怕說出來多生枝節所以隱瞞著但并沒有其他的情事」不想劉斯復忽然拍桌罵道「你這可惡的東西如今還巧賴嗎吳德貴明明是被你拉進第五號房中的你不是真凶拉他做甚怎麼還胡說是在樓下拉過他的」

郭三聽說要指他是真凶嚇得登時哭叫起來指着吳德貴道「你這人要憑良心說話你細細記記看是我在樓上第五號門口拉你的嗎」吳德貴忸怩不安道「我實是在醉糊塗了祇記得那晚在旅館只見着你一個人而且你拉過我也是真的至於在樓上樓下我可記不清咧」

劉斯復很不耐煩般說道「不必多說了先把郭三押起來待我慢慢訊問他決不怕他狡賴吳德貴大概無罪取保開釋罷但以後可不准再鬧酒」我聽了這話當即代吳德貴作保了郤我的一番事觀清忽又笑嘻嘻地對劉斯復道「那兩名茶房讓我來作保也暫時開釋何如」劉斯復道「可以的」於是那兩名茶房也陪我們出來

觀清臨行又向劉斯復道「這案子往後若再有什麼疑難的地方我還想替你幫忙請你隨時通知我」劉斯復點了點頭似乎以爲觀清未免多事我同觀清走到門外見劉斯復已經進去我便問觀清道「你意思怎樣郭三真是凶手嗎」觀清微笑道「我以爲天下事決沒有這樣單簡咧明天再看吧」我也就別了觀清自領着吳德貴到我家見他的娘去

偵探小說瑣話

碧梧

小說作者大概都讀過紅樓夢和水滸傳的因爲這兩種書實在是才子之筆曲盡做小說的能事不能不加以研究的若要做偵探小說却再有一部

不可不讀的書。便是洗寃錄。因爲偵探小說中。常常記的是人命重案。但人怎樣致死。屍身上便有甚麼表現。是各各不同。不能說錯一些的。作者要明白這一層。便必須熟讀洗寃錄。否則張冠李戴。定要鬧出大笑話的。

偵探小說的情節。大概不外乎謀殺陷害和刦財等等。讀者讀了之後。試問發生甚麼感想呢。恐怕不過祇在腦中留下這個惡印象罷了。這豈是小說的本旨。所以我以爲在這種情節當中。務必使他含蓄着勸善懲惡的意思纔好。譬如說某富翁被賊黨害死。便須附帶說明這富翁平日的吝嗇盤剝的行爲。又如說某婦人被人害死。但所以會被人害死。實因品行不端。以致結下了仇恨。如此讀者讀完之後。必會生出「自有取死之道」的感想。那種惡印象自然不會留在腦中。而和小說的本旨便也適合了。這一層意思。作者和讀者諒必都贊成罷。

秘密之國

顧明道

世間瑰異怪僻之境要爲常人所罕至以其罕至也故境愈奇好奇之士每欲涉跡異域探幽尋祕然非具有勇敢之冒險性質者不能至也嘗讀桃花源記心焉神往但此爲寓言等諸幻境耳又閱史至張騫通西域鄭和下南洋大好男兒有志雄飛者不當如是耶西人富於冒險勇於探求如哥倫布之發見新大陸麥哲倫之航遊寰球固無論已即握筆爲稗官家言者亦以此鼓勵國人爲殖民之先導魯濱孫一書其事雖虛而膾炙人口他如剖尸記烟水愁城錄等小說讀之能令人眉飛色舞慨然思奮跡蠻荒繼古人之遺跡也種族之强國家之盛豈偶然哉嗟乎東方病夫我華人亦恥蒙其名乎蓋井而觀腰舟而渡我國民風之懦弱固無庸諱言然而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茫茫禹域求如張騫鄭和之輩亦未嘗無斯人第因國事多故朝野類不知提倡是以曲高和寡湮沒而不彰耳今請記我所聞之祕密之國恐較之虬髯王海外扶餘愈覺恢奇而祕也

三湘七澤間民風强悍多能武湘潭有左生克强者工技擊之術以獵爲生常深入山中格殺走獸不懼危險也某年山中忽有金錢豹常出嚙人無敢近者行人相戒每繞道以避或結黨成羣持械呼噪而過聞於左生作而言曰豹雖猛有害於人除之便遂偕二獵戶持利刃挾毒矢及銅鉦入山偵之豹常出沒於帽兒崗左等乃伏崗下草中以守迨天晚明星點點閃映天空中而新月一鉤方徘徊於東山之上涼風習習四山闃寂惟時有怪鳥磔磔雲霄間少焉狂風驟至木葉簌簌有聲有鳴嗥聲甚厲聞之使人毛髮悚戴一獵戶以手遙指崗上低聲言曰豹來矣其語喘而急想見彼時獵戶之心房必異常跳躍左隨其所指處窺之月光下見崗上立一獸大可如驢週身毛色盡黃斑紋點點形如金錢閃閃有光其首正迴後似防人躡蹤者既迴其面則兩目作深綠色遠望之如兩小燈自崗上緩緩而下時時止步蓋豹性狡防有伏也左以手撫二獵戶背示以戒意覺其背顫動噤不能言左微笑俟豹行漸近乃抽弓矢射之一箭嗤然橫飛出豹不防正中其顱大吼撲向草中其勢甚猛似知草中有人者左乃揮刃躍出豹見人狂怒張牙抵爪跳奔左身左急側讓舉刀

刺其後股豹揮其尾著刀上鏗然有聲豹一擊不中怒益甚回身再搏左向上躍揮刀刺中其背豹一若不覺再接再厲左遂棄刀待豹進撲時疾扼其喉而豹兩爪已攫左肩各奮神力倒於草中然左仰仆豹身下豹探首張吻欲肆狂噬幸左兩手緊扼豹喉不釋豹猛跳左又以兩腿夾持豹身任其翻倒二獵戶雖見左瀕於危股栗不敢出又不敢發矢恐誤傷左不得已鳴鉦以驚豹時豹前中之毒矢毒性已發兩眼怒突漸漸乏力左遂得翻起跨豹身上偷出右手握拳用力擊之擊二十餘下豹乃狂吼一聲斃矣左起立呼二獵人出舁獵下山二獵人目覩左與豹鬥至是咸咋舌奉命惟謹及歸左亦憊極而臥明日鄉人聞信羣集左門觀死豹二獵戶口講手畫述左勇鬥狀羣大驚服由是左之名播遐邇

一日左射獵山中遇一偉男子服裝甚樸野而相貌英武凜然如不可犯笑謂左曰子即帽兒崗斃豹之左克强乎左點首稱是偉男子遂請左席地共坐有所語左奇之姑允焉偉男子曰子誠勇士然我爲子特不遠千里而來不識子能爲我助乎左問曰公何人欲得某助盍言之如能報命萬無不應偉男子曰子請暫勿問我姓名

今試有異地欲合同志創奇業子願往乎左本有遠志又無妻室遂答曰生平喜冒險天涯海角任公所之無不往偉男子大喜曰子言當不我欺明日請俟我於此處毋爽約也左曰諾則見偉男子點頭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左知遇異人雖不知究竟毅然棄家往從翌日即至原處守待偉男子果至乃挈左他行途中惟囑左一切可不問月餘至東海之濱有一舟泊焉偉男子邀左同登見舟中僅六七水手膚色絕黝黑不類中土產艙中載貨物甚夥橫有帆床兩人據坐其上舟遂駛向海中第見海風浪浪洪濤滚滚蔚藍者天黝綠者水間有海鷗點點飛越鷁首舟懸巨帆三其行絕速海闊天空不知所之舟中備有餱糧及飲水左見偉男子不與細談惟展地圖而觀則覺無聊飽食而睡如是行可二十餘日氣候忽大暖舟抵一海岸始止偉男子揮衆運物上岸審視之皆布帛菽粟及金鐵之器也左視其地頗荒漠且多山峯類乎大陸迥非平生所曾履至者孤身臨異域心中不無忐忑偉男子向之微笑遂棄舟負物而行途中屢經森林綿亘可數里草木皆多棕櫚椰子似熱帶產物赤日麗天燠熱非常林中時時見有大小黃猿盤踞樹杪聞人聲則相牽連而

下。竄避叢菁處。或窺人而啼。至夜。卽宿於林中。支蓬布爲帳。交臥其內。偉男子命二水手更番巡防。夜靜聞猿啼虎嘯聲。若遠若近。幸左獵人亦常習聞。若令他人當此鮮有不驚惶不安者。左之心中急欲知偉男子何人。此何地耳。明日復前行。則見浩浩乎黃沙匝地。迷茫無垠。左曰。嘻此豈沙漠乎。偉男子嗷然應曰。是也。然吾儕毋須經過者。遂繞向西行。有高山當前。左隨衆攀援而登。視偉男子等皆行走矯捷絕倫如履平地。自嘆勿如也。據山巔遙望見其陽有小村落。數黑人耕於曠野中。左驚曰。吾今所見。殆至亞非利加矣。偉男子卽曰。

然毋多言。越數日。當自知左至此。生命早置度外。故亦不皇皇過慮。毅然從行。山行六七日。漸行漸幽僻。四週怪石林立。羊腸曲徑。崎嶇不平。徑愈仄。其險愈甚。左等皆從石崖下過。既忽豁然開朗。離落村舍。歷歷可睹。有一黑人自遠處走來。見衆至。卽高呼大樂。又向偉男子下拜。偉男子與之言語。佶屈不可辨。黑人卽跳躍而去。頃之有大隊黑人。皆荷戈挾盾而來。其後。并有婦女小孩。蓋來歡迎偉男子者也。偉男子卽命數黑人往置貨物。遂引左入一高大之瓦屋中。有寬敞之堂。四壁張懸獸皮及象牙等飾物。又有中國兵器若干具。一黑

人至堂下鳴鐘偉男子卽南面上坐衆黑人向之羅拜左錯愕不知所爲偉男子以手指左向衆發言似以左之來歷告知儕輩者衆黑人咸以目視左羣中有三武士皆華人急走前與左握手偉男子卽謂之曰此君余特物色至此異日必爲吾助汝曹善遇之得暇可教以語言三人唯唯偉男子遂退坐衆黑人亦四散三人偕左出遊所遇黑人無不向之灼灼窺視且相指語有頃至一矮屋中三人卽請左暫居於此以語相慰左探問偉男子爲誰一人曰我等之酋長也左又問華人何能爲黑人酋長且底事來此三人咸答曰未奉酋長

命不敢實告君且少安無噪日久必知之也左遂從二人學土語稍稍明悉見黑人多操戈百步內遠擲無不中者且敏速異常有能擲至二百碼者勇士也左心好之亦隨衆試習初起卽能擲八九十碼衆皆美之一日偉男子召左至當衆前授以將軍之職黑人聞之多不服蓋一將軍能轄黑人三百權甚大於是一巨長之黑人上前言曰酋長幸聽余言客初來此不見奇能若爲將軍人誰甘俯首誠服偉男子曰赫格爾其聽之此人殊勇武曾獨身擊斃巨豹若非其敵也黑人微有怒意曰若然余願與之較武雖死毋懼偉男子乃謂左

曰此黑人亦將軍彼欲與子比武子亦願乎左立應曰可偉男子要率衆至曠場衆黑人環立而觀左與黑人各挾戈一盾一相向而立偉男子令一下彼巨長之黑人卽騰挪作勢以手中戈猛擲向左嘡然有聲左以身下蹲戈從頭上飛過著草地上陷入尺許左疾還戈刺之黑人以盾防禦亦未中遂易以鎚左本習流星鎚則大喜俟黑人鎚至時卽緊向來鎚飛去兩鎚頭相遇嘡然作聲黑人之鎚爲左鎚所激同返奔黑人黑人方瞠目驚視而兩鎚已擊中其顱仆地死矣衆黑人大驚自此左爲將軍羣無異言左一日與諸黑人爲友言語亦漸熟諳偉男子特改編年輕之黑人三百爲一隊畀左統率左稍探問黑人始知前酋長爲蘇嚕別族深居山中領土甚廣但山川險阻與外隔絕六七年前忽有華人十數來此與黑人戰鬥老酋長爲所殺又死黑人甚衆華人亦死亡六七偉男子獨驍勇征服而有我國娶黑人之女爲后后亦勇健善戰與酋長同心治理數年於茲矣酋長常改用新法教我等習華語治農業我等甚悅服惟老輩心懷故主總不樂耳左遂稍稍知偉男子來跡以謂亦虬髯之流也時將近夏其地多森林枝葉繁茂彌望蓋天土人報稱有象一羣盤踞

東山林中踐蹈田舍噬傷人畜爲害甚烈左獵興勃發自請往除酋長允焉遂率隊中壯士二十餘人分三隊至林中掩殺各操毒矢利戈誓殲象而歸黑人每出發必先唱歌以鼓勇氣及至其地詢之土人始悉象晝伏夜出伏時多在樹間杳無聲息人至不覺而象見人則突出以死力搏人無倖免者象皮甚厚且耐痛苦絕難捕殺左略一轉念乃自率目力精明之勇士七人往踞樹頂以毒矢射象餘衆又分兩隊其一操戈鎚潛伏草中俟象逃時則襲殺其一則各備火種俟象出舉火鼓噪以驚之三隊循序入林足底均厚塗泥蓋防象能嗅地以知人跡也左擇木之高大者猱升而上命衆分據遠近跨坐枝上靜待象至未幾天黑明月自枝隙射入隱映葉上風吹樹動地上葉影亦左右微擺夜露如雨萬籟俱寂至半夜聞枝葉折斷聲自遠而近俄見龐然黑物約有二三頭每頭皆有二白物光皚皚然象牙也時其後火光大明黑人已大聲鼓噪象驚欲逸左偕衆急射之象皆中箭而逸所過處樹木摧折聲絕大繼又有十數頭狂奔過樹下左等一一射之有一樹爲象所仆一黑人正據其上亦仰跌下爲象踐斃時埋伏之黑人亦揮戈鎚出死力四向刺擊象之悍者

返身苦鬥幸人衆聚而殲之左既亦下樹揮戈追象力盤其二象皆遠逃至明日偵之鷹鳥盤旋處率有死象或奄奄待斃倒於草中計死者九傷者二蓋皆中毒矢者餘則亦遁去不敢至矣此役獲象牙甚多荷之而歸酋長大悅在草地開一跳舞會衆將軍勇士齊至親賜左象牙及珍寶無數獎勞備至左之名遂益著左常欲與偉男子一談顧彼爲酋長無事可以接近惟參見時輒見渠面有憂色不審何爲一日酋長忽召左入溫然言曰子來此已將一年矣子之勇敢我實重視幷有事需子援助不知子能爲我出死力否左曰業已從公赴湯踏火亦所不辭且我與公皆華人處此異域在理亦宜互助也酋長曰佳哉子言我無憂矣我今告子我姓袁名鎧燕人也少習武術長投行伍爲報兄仇曾被捕下獄後幸越獄脫逃輾轉爲海盜於南海後盜黨同室操戈黨徒星散我與十數人漂流至非洲無意中忽來此地初與黑人鬥若以人數而論則此處黑人多至盈萬以我十數人無異投鵝毛於洪爐不足一燎然幸黑人皆散漫不知合攻一見酋長被殺乃甘俯首聽命我乃自爲酋長玉異國以稱快且欲假此爲我華人闢一新天地卽視爲世外桃源亦無不可惟覺諸

長者陽順而陰違欲謀我者非一夕矣我防備甚嚴且勇名素令人懾伏又藉我后之勢力暫能保存前此返國亦物色異士爲吾助耳且購物種移植於此幸遇吾子可謂天助我矣今若輩謀我日急下月或將起事屆時必有一番劇烈之戰鬥子可爲先事部勒以備一戰子部下皆傾向我者有子鎭伏必能効命其他我尙有死士數百同志數人當可自保子其勉哉左聞言慨然答曰願出死力以助酋長但請無憂乃退出率部下至野間操練教之成伍亦能按軍法進退日久頗純熟私心竊喜而酋長遣人來警告云彼方部署已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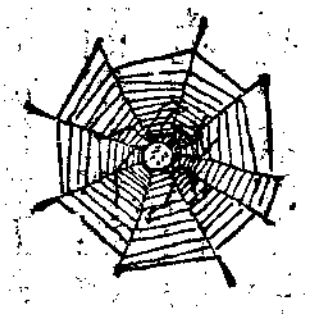
日有變矣左戒備益嚴某日果聞呼噪聲大作有黑人大隊襲擊酋長之居而四處黑人成羣操戈狂呼騷亂之狀勃發左遂率部衆整隊而出相近酋長處已見酋長操兩鐵鎚率其下與衆黑人鏖鬥左大喝誰敢傷酋長者揮衆進攻自以弓矢射其首領箭到輒殪羣見左至無不畏憚稍稍退而酋長之后亦親來助戰左與酋長及諸武士奮勇衝突至是叛反之黑人死者可數百積尸累累齊退去餘衆據守某河灣猶嚴商抵禦之計酋長乃請左率部下往勦左往察地勢見黑人均集河之北岸河勢急湍惟向東五六里外殊淺可以渡

逐遺精銳至其處乘夜偷渡伏彼岸林中俟敵人渡則出隨後射殺明晨乃佯下令築浮橋以渡方草草築就敵人亦揮衆來爭浮橋且不使左部下跨越左初率衆迎鬥未幾即下令棄橋退走黑人誤爲左敗空衆上橋追之方遇其半而北岸伏兵驟起矢如雨下黑人仆者相繼左亦揮衆殺轉勢不可當浮橋忽斷紛紛墮落河中死尸隨波浮去兩岸不相呼應乃咸跪地乞降左悉收其器虜之歸酋長聞左獲勝親身與后出迎大犒諸黑人之盡忠於已者而寬釋俘虜戒其勿叛自此諸黑人野心盡戢莫不俯首帖耳以聽命矣左既屢立

戰功威勢日盛酋長亦優禮有加賜以虎豹骨索常懸胸前猶之鉄十字勳章也蠻荒英雄大足自豪然有譖於酋長之前謂左萌異志將有不利於酋長酋長雖不之信而左無以剖解惴惴自危欲率衆出外作探險之舉藉此稍避蜚言酋長以左地理不熟不許左志甚堅乃暗約部下健者十數人裹餱糧挾鎗矢乘夜潛行蓋左欲另闢新地而王之矣左既與衆黑人曲折迂繞而出復行萬山中飢而食倦而睡搏擊蜚走以爲樂行可旬餘已遠離其國將抵一村落忽見有數黑人嬉戲林中黑人見左等至竊竊耳語即遁去左部下一黑

大曰頃數黑人見我等即耳語而去恐報告其衆欲來加害矣盍避之左笑曰來則戰耳命衆散伏叢林間須臾果有黑人一隊挾標鎗及矢入林搜尋左首發一戈一頎者中而倒繼發一鎗亦斃一黑人敵衆大驚而左部下齊出掩殺衆黑人皆遁去左曰若輩胡胆怯乃爾即偕衆繞道而行思欲至剛果追暮宿於林中命二黑人巡視林外至夜半左醒忽聞草間窸窣聲大驚知有黑人襲擊握鎗欲起而一戈自後飛來中其顱立暈及醒則身已被縛爲諸黑人擁去天明視之即向所擊退之黑人也蓋此類黑人性極狡既戰敗則遣人躡左等之後冀得狙擊至夜遂來圍攻先斃巡者故左等未及知覺十數人無一倖免惟左被執尚未死耳諸黑人既執得左知爲異類欲殺之幸數黑人堅勸遂繫之役苦工爲黑人奴隸左忍辱工作思覓機會逃生一日見監者盡去祇二人留遂强脫其縛而逸黑人後追以戈飛刺爲左所接還擲之中一人死餘一黑人懼而退左既得脫途中忽遇數白人白人初以爲黑人也鳴鎗止之左見白人有火器即止白人近前察左爲華人大奇操英語詰問而左答以華言彼此皆茫然白人請左偕去則見萬綠叢中有紅屋在焉入其室桌椅俱

精潔四壁張畫片頗覺有文明氣象左又操黑人之語白人亦不知一白人卽往召一黑人來欲知究竟而方言各殊扞格不通白人相顧而嘻祇可以手示意命左宿於其處明日白人又引一華人至爲白人通繹始得彼此達意左方知此爲法屬西耳乾立亞白人卽法人也殊服白人經營異域之能爲華人勿如法人聞有異地欲偕左往左不欲爲白人所得僞稱迷路而罷法人乃資送左歸國左旣至中土輒思其處恍若塵夢惘惘不能自已閱年餘乃糾集同志數人重至非洲繞阿德拉司山麓探尋其地而山徑複雜叢林蔽阻依稀跡之終不可得尋左客死於非其伴亦相率返後白人聞之爲組探險隊四出探索而此祕密之國仍若深藏幽谷丸泥自封不與世人相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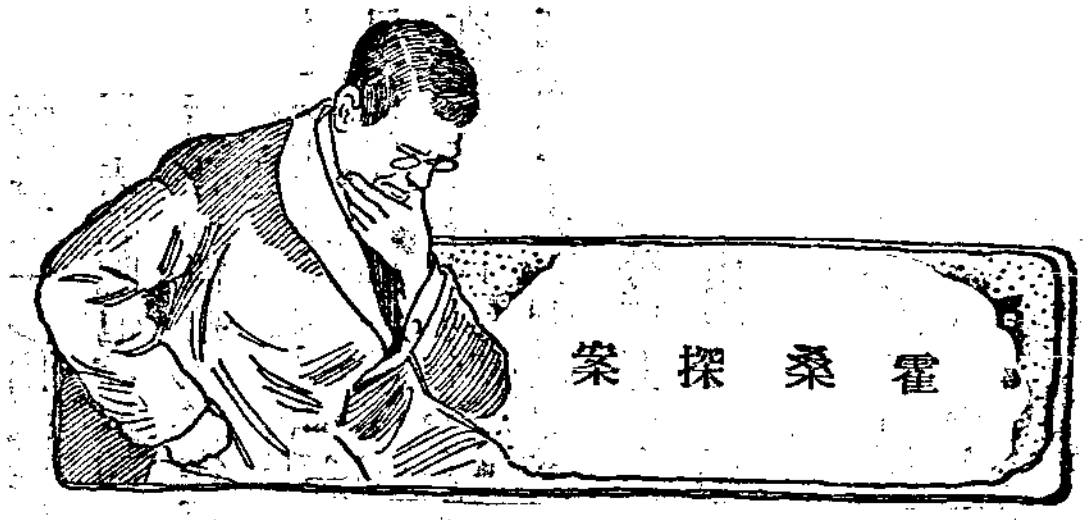


世界警探的大會議

蘭翁

本年夏季。在奧國的維也納。開過一個警探大會。來到會的都是世界各國的警察和偵探領袖。他們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商量國際間的協作。和互通聲氣。近幾年來。私販。輪船火車賊。旅館賊。冒簽支票的人。和別的罪徒。都逐漸增多。他們犯案以後。往往逃往別國。因而使警察們難於得手。現在各國的警察。既有同樣的困難。故而設法連絡一氣。他們第一步辦法。就是把各地的警察記錄。互相交換。以便如果有異國的罪徒們入境。可以按圖索驥。

各國的植物家。都把臘丁文當做通行名詞。所以這警探大會的會長司考索也定意設立一種普通語言。以助接洽上的便利。這種通行語言。雖然還沒決定。但大致已指定英語或德語。他們的目的。在乎迅速便利。所以接洽時的一切儀式和格例。都主張一律豁免。此外還有一個遠大的目的。就是他們希望合設一個偵探大學。以便造就未來的人才。



烏骨鷄 中

程小青

一 我的理想證實了

我的駭叫原不是憑空而發的原來在那小軒的東壁角的小几旁邊忽然被我發見了一小堆雞糞這分明曾經有雞進來過的而且雞糞左近還有一段麻線好似那雞預先被人縛在角裏後來用刀割斷了麻線才放出去的那麼我先前的理想到底不是神經過敏麼這時候少山忽然問我道「包先生怎麼樣你不是發見了甚麼可異的地方麼」我想了一回忽又發生一種新見解因答道「你不是說那一隻烏骨鷄還是上星期借來的麼」少山道「是啊已經借了六天但先生發這樣的問句到底甚麼一回事我實在不明白」我道「我現在有一種理想我自己也覺得有些突兀但你姑且領我去瞧瞧

那隻雞再說」少山還是懷著疑團不肯領我出去我瞧他詫異的眼光睜睜瞧著我的面孔好似把我當作瘋人一般我因道「你別這樣據我的理想你的一隻雞已經被人換過一隻了你且聽聽不是還在那裏咯咯咯的叫不停麼你先前的雞既然養了六天大概應當馴熟了此刻聽這樣的叫聲分明是一隻新雞你快領我去瞧罷」少山半信半疑的說道「你要瞧雞並不難就在外面園裏啊」說著我們便走出軒門過了石逕在一棵梧桐底下果然見一隻白羽紫冠的烏骨雞那雞還不住的且叫且走顯見他突的換了一個新環境在在都足以使他驚恐那時一見我們二人又撲撲的飛奔往園的那一邊去了我見這情狀理想上又加了一重保障正自暗喜忽聞楊少山道「唉我也覺得這一隻雞似乎小一些了」我忙拉拉他的衣袖附耳道「輕聲些我們裏邊去談罷」我們回進小軒之後楊少山忙問道「包先生這到底甚麼意思雞果然好似換了一隻但是誰換的又爲甚麼換呢」我道「你還不明白麼你的珠子所以尋覓不到就爲了被人藏在雞腹裏面運出去的」少山跳起來道「當真麼」我就把剛才搆成的理想向他解釋了一

遍少山聽了似信非信的說道「先生的理想可以算得突如其來我真佩服你的明眼但即使屬實那串通竊珠的是誰並且那換去的雞又往那裏去尋呢」我道「第一個問題我此刻不能解決少停等敝友霍桑來再說第二個問題我有幾分把握你如果願意跟我出去走一遭也許有珠還的希望」少山道「果真麼跟你往那裏去」我道「往愛文義路敝寓裏去」少山又現出疑惑狀來我因道「老實對你說你那一隻換去的雞就在我們的寓裏」少山張目大奇道「甚麼」你「你不是指腹中藏珠的那一隻雞說的麼」我點點頭應道「正是」少山道「你確信我的血珠就在你們寓裏麼」我道「確字雖不敢說但這樣的巧合實在是難得的因此我敢說十分之六我的理想是實在的」少山道「那麼那雞又怎麼會到你們的手裏並且你們既得了我的雞為甚麼不早些告訴我一聲」他這問句似乎有些沒意識其實他本是一個鼓中人我只能原諒他接著我就將得雞的情由向他說明他因道「這真是奇怪的事但那個送雞的人是誰呢並且既偷了珠為甚麼又送給你們呢」我道「這是兩個大疑團我的腦力似乎還不能解釋

其實也不必急急解釋我們此刻所急的就在把原珠追回來」少山道「不錯但我們這一次去你想一定可以得到我的珠子麼」我縐眉道「你別把我當作保險掮客看待啊須知這時霍桑既沒有來我們反正不能幹甚麼事還不如姑且去一趟你不是有汽車的麼那麼至多也不過耗費你一些兒汽油你爲甚麼竟這樣狐疑不決呢」少山聽了這一番話才諾諾連聲吩咐準備汽車只說要出去散散在傭僕中間並沒有說明往那裏去這原是我授意的於是五分鐘後我們已上了汽車一路向愛文義路進駛那汽車進行

得很快我的腦思也一樣的奔騰不定因想如果這一著沒有料錯立刻就可以破案在霍桑面前也可以自誇幾句因爲我和霍桑共事以來有時我雖然也談言微中被我瞧透了案子的竅要但究竟沒有獨力成功過一件事這一次竟有這意外事情現在被我兩兩印合似乎有七八分道理假使果真如願霍桑覺了雖不會把「唾手而得」的評話給我但我的想像力的進步當然要著實稱讚一番的我一路思想少山却默默坐著似乎忍耐不住還嫌得汽車進行得遲緩好在距離不遠一回兒便即到了我們寓前我們跳下車

來。走進鐵門。忽見前門開著。我暗忖可是霍桑回來了麼。這時施桂聽得我們進門後的步聲。連忙出來招呼。我還沒有開口。楊少山已搶著問道「雞在那裏」施桂向他瞧了一瞧。就用手指著辦事室的室門道「在裏面」我也問道「霍先生可曾回來過麼」施桂答道「還沒有。但有一位客人聲言有一件要緊的案子。要請教先生們。現在還在裏面呢」我不待再說。急把辦事室的門推開。向裏面一瞧。不由的大吃一驚。原來室中那裏有甚麼客人。連先前的那一隻烏骨雞也都沒有影踪了。正在這個驚愕無措的當兒。偏偏那

楊少山催著問道「雞呢。雞在那裏」我這時情勢很窘。眼光注在地上。好似要透過地板去瞧雞。却只發見地板上多了一堆雞糞。停了一停。才勉强答道「楊先生請你原諒。偵探們的寓裏失竊。原是一件笑話。但這事只能怪我們的僕人失於謹愼」少山忙道「那麼你不是說我的一隻雞又被人偷去了麼」我的兩頰上覺得很熱。緩緩答道「正是。可是因這一偷在偵探上並不能算失敗。却反而進了一步」楊少山瞧著我的臉。冷冷的說道「唉。有進步麼」我正色道「你莫非以爲我的說話。聊自解嘲麼。我告訴你。我起先

所說你家被換的雞就是我得到的那一隻不知來歷的雞原只是一個理想現在這雞又被人偷去分明這一隻雞的腹中一定藏著珍寶那人才冒險來偷那麼我的理想不是因此證實了麼」楊少山似乎恍然悟解道「唉我明白了但那偷雞的人又是誰呢」我道「這問題容易明白的無論如何我們已知道你珠子的遺失實在是被人設計偷去的而且偷珠的人並不是外來的從這一條路上進行你的珠子當然可以追回的」少山道「你的話果然不錯但又用怎樣的方法追回來呢」我道「我們姑且問問施桂他也許可以告訴我們一些線索」當我們驚奇辯難的時候施桂本站在門外這時不待招呼自己走了進來我見他的面色灰白狀態非常不安因此我也不便再加責備施桂便自開口道「這實在是我的過失但那人進來的時候神色張皇我沒有細察就深信他遇到了甚麼不幸的事才來請教先生們的我以爲霍先生即刻就要回來又見他走得喘息不定才開了辦事室門請他少坐等待實在想不到他是一個偷雞的賊」我因道「好了我明白的你不必辯了現在但告訴我那人的言語狀態便了」施桂道「那人和先前送

鷄來的人截然不同身上穿一件白熟羅的長衫玄紗馬褂頭戴巴拿馬草帽瞧他的打扮明明是一個上流」「施桂還沒有說完楊少山忽而連連點頭接著一言不發突的旋轉身去向外就走

二 偷鷄的人

我見狀心中甚奇便一把將他拉住道「你往那裏去」少山回頭道「我去瞧那個偷鷄的人」我道「你已知道了那人是誰麽」楊少山點點頭又回身要走我道「且慢那人是誰你姑且說個明白」少山道「那人就是嚴福生」我道「果真是他麽但現在往那裏去尋」少山道

「他住在春申旅館裏我現在就到那裏去瞧他」我道「你且別慌試想他起先雖住在春申旅館現在既然幹了這偷盜的勾當難道還會在那裏等候你去不成」少山一聽才變了面色說道「這倒不錯他此刻也許要逃匿別處去了但據你的意思我們又怎樣去追踪他呢」我還沒有作答忽聽得有脚步聲音彷彿從石級上走進門來我驚喜道「呀霍桑回來了你不用著急姑且等一等罷」說時果然見霍桑緩步踱進室來楊少山忙招呼道「霍先生我等你好久了現在這一件案子不能不等你來結束了」這幾句話

我實在是不願意聽的我並不甚有甚麼妬忌的心要算我的本事超出霍桑之上但聽楊少山的口氣簡直不把我放在眼裏實在有些難堪這時霍桑向少山點了點頭又回頭瞧瞧我的臉便道「唉這是一件甚麼事我瞧你的神色不是忙了好一回了麼」我答道「正是啊起初我得到了一隻不可思議的烏骨鷄後來又得到這位楊君的電招聲言失落了一粒玫瑰珠我聽他的情形就把這兩件事合而爲一因此趕回來尋鷄不料鷄已被一個人偷去才知道我的併合的理想雖然成立却還不能夠就此結束」說完我又把

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霍桑聽說目光中忽而露出注意的神氣略一沈吟便作詫訝聲道「原來是一件失珠案併且失去的是一粒紅色鉅價的玫瑰珠可不是麼」楊少山忙答道「正是乃是我一粒心愛的玫瑰珠」霍桑道「啊啊但現在你已知道了那個偷鷄的人就也可以循迹而得你不用著急罷」楊少山道「不錯但現在我所急急的就是怎樣可以尋到嚴福生的蹤迹」霍桑道「這也容易的你姑且說說看那人是一個甚麼樣人」少山道「他身上穿一件白熟羅長衫元色鐵機紗馬褂」霍桑突接口道「他

不是身材矮小頭上還戴一頂巴拿馬的龍鬚草帥帽麼」我們一聽不由的都怔了一怔好似黑暗中發見了一線光明少山疾忙道「霍先生可是認識他的麼」霍桑道「不是我只瞧見他」我也不禁插口道「甚麼時候瞧見的」霍桑道「大約在二十分鐘以前罷」我驚喜道「這樣說那時他一定就是從這裏出去的」霍桑笑應道「你的料想真不錯我還見他左腋下面挾著一個小包哩」少山又驚呼道「那小包中一定就是我的一隻烏骨鷄了」霍桑點點頭道「這也當然無疑的」少山道「那麼先生可有方法把他追回來麼」霍桑淡然道「你別著急那人早已在我們手中了」楊少山聽了這句忽而露出疑駭的狀態來我也覺得他有些突兀他起初既不知道那嚴福生是一個偷鷄的賊怎麼會將他拿住呢或者這一句話只是含著安慰的作用並不實在麼霍桑繼續道「我來說給你們聽我本同著捕房偵探汪銀林一同到這裏來當我們在卡德路下電車的時候忽見一個人從愛文義路轉灣過來那人形狀非常慌張並且還挾著一個小包不由不引起我們的疑心可是那人的打扮還像一個上流人不便就上去盤問銀林

就決意尾伺他的蹤迹我們就此分別只剩我一個人步行回來」楊少山道「那麼你此刻還沒有知道他在那裏呢」霍桑道「雖然但汪銀林一定知道的我們本約定的大家回寓之後再打電話接洽所以嚴福生的蹤迹在那裏少停我們就可以知道的」楊少山低頭想想又搔搔頭似乎他心裏很急但瞧這情勢急也沒有用處我因乘機道「既然如此我們不能不略等一回我以爲趁早空兒不如把案情推測一下也免得坐等心焦」霍桑應道「這話說得有理你姑且把你的意見說說看」說著取出三支雪茄煙來彼此擦火燒著我吸了幾口煙說道「照現在的情形論這案子的內幕已有幾分明白楊君的玫瑰珠一定是被那嚴福生串同了宅中的僕人設計偷去的既得之後或是分贓不勻或是另有甚麼別的緣故彼此不睦一個人就將那藏珠的鷄送給我們以便嚴福生冒險來偷投進法網裏來因據那個送鷄的人推想嚴福生既不肯甘心勢必不顧利害要到我們這裏來的但我們是當偵探的東西到了我們手裏決不容易取還不但如此嚴福生却還有被捕的危險哩」楊少山忽然插口道「誰知事實相反偵探家裏竟然失竊了

」我道「你別取笑他有本事來偷我也自然有本事把他拿住你的珠子決不至於落空的」少山道「我也但願如此但你說那個通謀的人又是誰呢」我忽然記起施桂所說的那個送鷄的人來因問道「你宅中的僕人可有一個穿青布長衫的人麽」少山搖頭道「沒有我家的僕人都是穿短衣的」這時霍桑吐了一口煙忽婉聲道「衣裳可以改變的還是說狀貌的靠得住」我紅漲了臉道「這我却還沒有仔細叫施桂進來問罷」一回兒施桂進來把送雞人的狀貌仔細說了一遍少山沉吟道若說面色蒼黑操上海口音的人我家裏却有兩個一個是新來的打雜差的金寶一個是當下灶的阿二」我記得那叫喊失火的人就是阿二因說道「那通謀的人一定是阿二了因據我想瞧珠時忽然喊火決定是預先約定的否則——」這時候電鈴玲玲震動霍桑立刻立起身來放了雪茄走去接電只聽得他說道「你是銀林麽——啊——現在我先問你一句那個人的蹤跡可曾被你探明白麽——唉你已問過他是一個體面的珠寶商人麽哈哈不是——甚麽他住在北浙江路興發旅館十八號麽——啊啊很好我的說話停一回請你到我這裏來再

談罷」當霍桑回進來的時候楊少山已聽得清楚便卽立起來向霍桑道「這真好極了現在就煩勞先生走一趟罷」霍桑低頭想想又仰目瞧瞧我的面孔才答道「請你原諒我不能去因我還有別的問題要等汪銀林來接洽這一件事敝友包君一定能夠勝任你儘放心須知有時他的識見和魄力還要超出我的上呢」楊少山忙陪著笑臉向我道「那麽這事只好煩先生獨力成功了」我本來有些不高興這時霍桑既給我戴了一頂炭簍楊少山也已低首下心我似乎不便堅推於是五分鐘後我們已重新上了汽車開

始向北浙江路興發旅館進行興發旅館乃是一個中等的客寓我們走進去時楊少山就問賬房有一位姓嚴的客人是否在裏面賬房想了一想答道「可是一位山東客人叫做嚴仁卿的麽他剛才已動身了」我上前道「不是我們要問一位住在十八號裏的客人」賬房遲疑道「十八號裏的麽方才已有人問過但並不姓嚴啊他姓姜做珠寶生意乃是一位身材短小」我急應道「不錯就是那位姓姜的現在他還在寓裏麽」賬房道「不多一刻我見他進來還沒有見他出去大概在樓上你們自己上去問罷」我點

點頭就拉了楊少山上樓到了樓上問一個茶房十八號在那裏茶房道「你們問今天午後進來的那位姜先生麼他在五分鐘前出去了」我們一聽一團高興不覺又化成冰冷滿意一舉成功不知道還有枝節我問茶房道「你的說話確實麼」茶房引手指一指一扇室門道「怎麼不確那就是十八號還是我替他鎖的門」我喘想這又怎麼處呢霍桑雖竭力抬舉我却偏偏事不順手此刻若要追蹤又不知往那裏去尋因又問茶房道「他出去時可曾對你說甚麼話」茶房搖頭道「沒有」我想了一想又道「你不是說他今天午後才來麼」茶房道「正是他進寓時候三點已敲過了」我道「他可是一個人來的」茶房道「是的」我道「那麼可有別的人來訪他麼」茶房又搖頭道「沒有他進寓不多一刻便即出去直到半點鐘前才回來一回兒又忽忽出去了」我道「當他半點鐘前回寓的時候你可曾見他手裏有甚麼東西」茶房沈吟道「我彷彿見他挾一個白布的小包這個包裹他方才又帶出去了」我因想這個小包一定是那隻烏骨鷄了但這時既然來不及追趕無論如何須得把他的房間搜查一下因向茶房道「你且

把十八號開一開我們要瞧瞧」茶房聽說似乎有些懷疑我因道「你放心我們都是上等人你快開」茶房無奈就開了房門跟我們一同進去我們一進室中第一種接觸我們眼光的東西就是樓板上有幾片雪白的鷄毛和幾點鮮紅的血我便問少山道「觀此已很明白他已把鷄殺掉了你的東西大概也已到了他的袋裏可是那隻死鷄他爲甚麽還要隨身帶出去呢」我又瞧見床底下有一隻皮包壁上還掛了一頂洋傘我一手把皮包取出摸出百合鑰來正要開發那旁邊的茶房忽而上前阻止道「先生這使不得的」我便把袋中藏著的偵探證給他瞧道「你別阻擋我我是當偵探的因爲他有了犯罪的嫌疑特來搜檢的」說完立刻投鑰開鎖一回皮包已開裏面都是些尋常的翡翠寶石等類我私自希望那贓物可就藏在這裏麽可是仔細檢搜絕不見那粒玫瑰珠我又向少山道「那珠子一定在他身邊了但瞧這情勢他既不知道我們急急追蹤又留著這些東西顯見他還要回來決不會就此遠逃的」少山道「不錯這皮包裏的東西雖然沒有貴重的但也值得一二百元他如果要逃當然不會丟在這裏但現在我們怎麽樣莫非

就在這裏等他歸來麼」我想了一想說道「這却不必的這裏的事可責成賬房我們應立刻回到你府上去」少山道「回去幹甚麼」我道「我不是說這一件事還有一個通謀的人麼我敢說那人一定是你宅中的人現在不要躭擱免得也放他逃走了」少山道「如果是我宅裏的人一時決不會逃走因爲發案之後表面上我並不鄭重其事就是我打電話請先生也是祕密沒有人知道的」於是我們回到樓下向賬房說明原委并且應許他如果把那人拘留送捕酬他二百元賞金接著我們的汽車又向開封路進駛

盲僧

黃轉陶

盲僧姑蘇某寺僧也貌奇醜口吃視物茫茫然不辨巨細寺中僧侶因以盲僧稱僧嗜酒顧無大量一壺而醉既醉而眠醒再飲盡日醉裏度春秋同寺僧侶大厭恨議逐之請于主僧主僧爲所惑逐盲僧盲僧乞憐主僧憫而留

焉乃日給一餐禪事勿令顧問而盲僧殊閒適朝出行乞闤闠間得錢則沽酒歸飲依然尋生活於醉鄉陶然若有餘樂一夕諸僧鼾聲若雷盡入黑甜鄉盲僧獨不睡闔目凝坐蒲團上神采奕奕時皓魄掛空寒光透櫺作銳芒蛩啼方歇萬籟靜寂魚更三躍矣俄聞彡吠聲人語聲喧囂鼎沸自遐而近未幾達寺門外蓋盜也盲僧遂一躍出戶障寺門盜二百許人勢被阻不得逞怒曰何物醜僧敢阻乃公路避休不則刀下鬼耳盲僧冷笑曰佛地清淨豈容爾輩蹂躪者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炬然雙睛熒熒如燭出袖中匕首寒芒逼人盜刃着匕首鏘即斷鏗然墜地半截盜駭極披靡欲退盲僧擲匕首地上拍搏盜背盜咸蹲伏不能起呆若木鷄天曙寺僧覓盲僧不得得所遺匕首藏諸佛龕一日夕陽已下忽有一丐僧來借榻一宵明日丐僧杳匕首亦杳或謂丐僧即盲僧云

中國式的偵探

烟橋

偵探小說家和一個愛讀偵探小說的說。「實在中國人不掙氣不能產生幾個足與外國頑的偵探來我們只得把外國人做書中主人翁了」那位讀者說「這倒不生問題我們只求情節好筆墨好像看影戲一般不管他是那一個的出品總對胃口的其實偵探小說儘管多和真正偵探的養成是不相干的外國的偵探也未必能夠像小說家的幻想一般能幹中國的偵探有時也有會心獨到的地方我們倒不便一概而論呢」偵探小說家搖搖頭說「中國的偵探壞極了何嘗是偵探簡直是鷹犬罷了」那位讀者說「行爲道德是一個問題智識技能又是一個問題要是就片面而論着實有些可以紀載的人物」偵探小說家

十分歡喜以爲有小說材料了便連連催着說「請教請教」

那位讀者說「我有一個親戚從小喜和下流社會結交大家都厭棄他因此到了成人時代還不能找到一個正當的職業後來他流轉江湖有十多年沒有消息他的家人也不放在心上所以幾乎世界上沒有這個人了誰知在去年忽地還來了光景和以前大不相同大有衣錦還鄉的神氣那些小弟兄們自然眼前雪亮格外表示歡迎幾天酬酢過漸漸有許多人知道他的梗概我是他的表弟反沒有曉得明白大概他怕我責備鄙視所以只是隱隱約約的說還是在他的朋友中間却給我打聽得一清二楚原來他離開故鄉正是光復那年他就投奔了一個朋友在某地民團裏當差那民團名爲保衛鄉里教練指揮的都是中流社會有職業有教育的人可是大利當前怎麽不動了方寸那時地方上有一種生財之道真是取之不竭就是煙土本來禁烟並不在民團範圍以內爲了有利可圖便把外國人對付中國均勢的手段拿出來破獲了幾回好像天經地義這一種財源成了民團的產業好在握着一枝鎗無論什麽人不敢吹動一根毫髮了我的表弟和那些販賣煙土的人很熟悉所以民團裏當他做一盞探海燈他又是心靈手快不到半年對於烟土的偵探經驗非常充足資格老一點十

次也有五六次給他破獲那些初出茅廬的見了他早已不寒而慄自露破綻幸虧他倒有慈悲之心常開方便之門只要遮着眼給他一些孝敬也就放行過去了後來民團取銷他預備滿載而歸恰巧又有了朋友拉着去做警察廳的偵探他本來想知難而退那朋友說有什麼要緊我們警察廳的偵探和軍事偵探大有分別況且偵探的目的和我們民團也差不多只消你把充民團的本領拿出來就夠了他聽了也就混去可是說雖如此事實上却有些講究警察廳的偵探不能毛舉細故要從大處落墨因爲那些私賣燈吸的都有例捐不便再去挑剔只有那些零星小戶沒有納過例捐的還可以打些油水因此生涯反爾落莫不過交際愈廣臨時發生的主顧也時常有的在壬癸之際「亂黨」兩個字風行一時幾乎超過烟土最巧妙不過的有時正想認真偵探亂黨誰知亂黨一些沒有影響烟土却無意中破獲了實在做偵探的只是要錢亂黨那裏比得上烟土的肥美呢並且亂黨有生命出入公門裏面好修行能夠網開一面也少作一分孽後來長官爲了前程關係必須抓幾個應應景兒實在追逼得緊只得買了眼線捉住幾個强盜胡亂說他是亂黨好在大家不在細究只要博得一個盡職的獎語就可以保定飯碗了這樣混了兩年着實撈到幾個錢現在覺得這些勾當太瑣碎

了。所以拋棄了偵探生活預備另外找一點事兒做做據他的朋友說他有特別的本領無論在極擁擠的人叢中他可以一覽無遺儘管眼快脚快的人總不能逃出他的視線真的十拿九穩他說那些懷着鬼胎的人儘他裝成不露聲色的模樣但是在冷眼旁觀總有些破綻可以看得出來並且這種觀察力完全是從經驗中得來要是像外國偵探學者編成了講義傳授給學者那是萬萬做不到的第一要緊是鑒貌辨色其次便是留心舉止行動要有了七分光景纔好着手最困難的便是女子因爲女子的性情是很沈着的平時已經覺得矜持一有了虛心格外敬謹小心人家就容易忽略過去並且伊們攜帶的器具大大小小總是一大堆零零落落又瑣碎往往不高興去檢查的最有關係的一點便是女子的身上不能像男子一般儘人摸索檢查的人也得愼重一點因此女子漏網的比男子要多上好幾倍呢還有那些大人先生他們大模大樣的走來走去聲勢顯赫誰也不敢在太歲上動土這其間就給他們僥倖過了門了這些話就是他的心得如今他意倦了所以纔肯說出來」

偵探小說家聽他說完了默默的若有所思了一回對那位讀者說「這一席話不是很平淡的麼要是做成了小說誰也不要看的可見中國式的偵探小說是沒有可能性了」那位讀

者說「先生總是要把小說做本位的我們何妨當他故事聽呢」偵探小說家說我倒碰見過一回真正中國式偵探案的」那位讀者不禁眉飛色舞起來了連連催着「快說快說」偵探小說家說「在前年我在鄉間親戚家裏一天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面上郵局的戳記很糢糊信裏寫的是要借五千塊錢三天以內親自送到洞庭東山某處交付若是延誤莫怪驚擾我的親戚是當地的董事他負着保持地方安寧的責任接到了這種信論理必須查究和準備的誰知他却付之一笑全不措意到了明天有水上警察的隊長來見開口就問起這件事並且問這裏有沒有接到我的親戚假說沒有那隊長把同樣的信拿出來問怎樣對付我的親戚說既然有了這消息我們總不便置之不問還得仰仗弟兄們辛苦些了隊長謙遜了一回去了我就問我的親戚究竟怎樣辦呢他笑着說這樣恫嚇的信每年總有三四封也是司空見慣了你知道這是從那裏來的我說沒有寄發的地點怎樣知道呢他說不消研究就是那些水上陸上警察所寫的他們手頭拮据了便想興波作浪好讓我們吃驚加緊防備少不得加些餉需所以我們不說他們倒要提起了現在已經成了老例了要是接到了這樣的信第一回給了一筆點心錢油火錢第二第三回便不去睬他了我聽了有些懷疑以爲或

者我的親戚神經過敏只是微微的笑表示有些不信的態度他已經覺到了便說你究竟只會做紙面偵探沒有本領我倒曾經實地偵探過呢前年冬天相近這裏的鄉村接接連連的受强盜的搶刦這裏自然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那時我接到了三封同樣的恫嚇信筆跡是出於一人之手的措辭却一封厲害一封幾乎有大兵到境的聲勢那時我閱歷還淺見了這樣再接再厲的信少不得有些驚恐便仔細在軍警界去打聽那寄信人有沒有這人的有許多人回答有的並且在江湖上很有名望他手下的人怎樣多軍火怎樣充足錦上添花說得格外有聲有色我自然格外担心便和他們商量他們便替我劃策添軍火加恩餉足足化了好幾百塊錢却安安穩穩度過難關後來也就沒有影響並且四鄉反爾安靜些了大家都說大概是防備得嚴密所以那些强盜知難而退了誰知我偶然在一家酒肆裏聽見了一個醉漢在那裏發牢騷看他穿了一件沒有肩章領章舊的軍衣心知他一定和軍警相熟的因此便約他到家裏等他略略清醒些問他這裏前兩個月有强盜要來搶刦的謠言你可知道些來由麼那醉漢只是笑而不答心知有異便用種種方法引他實說他說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一回事第一天下那裏有接了信當真送錢過去的好人第二要來搶刦那裏有預先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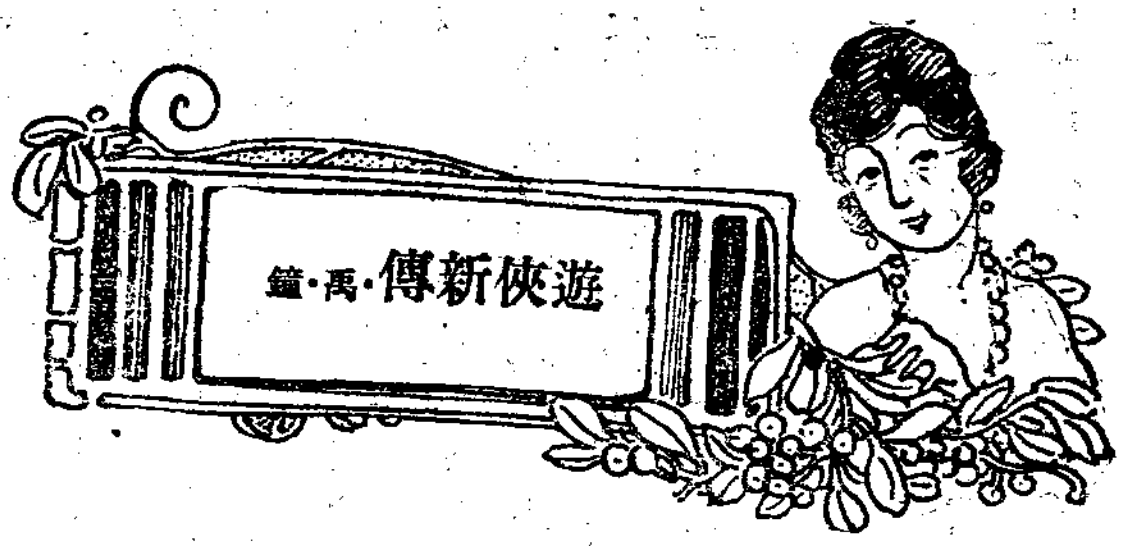
知教人家防備的笨人第三信雖寫得很可怕可是破綻也很多只要細心一點自然可以恍然大悟了我聽了倒有些驚疑起來便把以前接到的三封信拿來細看不禁啊呀一聲脫口而出原來三封信的筆跡雖是一樣那寄遞的地方却各各不同並且最後一封用的舊郵票描上半個戳記投遞界內的郵局沒有戳記這分明是在本地發出爲了恐怕人家起疑便假作郵政局裏送來好使無可查考大約那送信的郵差一定受過運動費的否則他是違背郵政章程了並且信中文字有許多是軍警界的術語又是有些未完全的公文程式這樣四面會合起來真的可以十知七八了我當時給强烈的恫嚇竟失了主宰我聽了便說這落伍的武夫心思很細倒是偵探的可造才我那親戚說後來給一個偵探誣告私通太湖幫匪捉到官去不知道怎樣結果聽說也爲的是他口沒遮欄喜歡醉後狂言因此人家就恨他了實在他是很老實而公平的他和那些强盜的確很熟而且時常有往來但是他從來沒有做過官聽的眼線賣過友所以窮得沒有救藥」

火車中的剪綹

閘北徐公

英國移動警察的偵探。捉到了一個剪綹。說一定是此人。到去查驗他身上時。不知怎樣。應當有的贓品不見了。只得將他釋放。這可稱是不可思議的剪綹咧。此人一向單獨行動。也沒有遞傳東西的同黨。許久。總查不出他的手段。後來被一位偵探苦心研究。到底顯露了。

他預先與一個同黨約好。在火車到某地點時。他把事情做好。便入洗面室去。將東西由洗面台的水管中排出到綫路上去。於是在這地點內徘徊着的同黨。等火車通過後。就在綫路上去拾取咧。



打包僧

我鄉有毛家菴者。爲比邱尼清修之地。清季時。香火甚盛。每春秋佳日。善姓之婦女。咸往頂禮。菴在市尾之中部。菴外通以長衖。人因名之曰毛家衖。彷彿爲入菴之甬道焉。菴址非廓。然楹殿畢具。頗以莊嚴稱於時。菴中供大士像。配以他佛及伽藍神。庭中小植花木。清淨無比。後臨畎畝。田歌樵唱之聲。恆與庵內梵唄聲相和。門前臨清溪。爲市渠支匯而成。臨岸綠柳成行。每屆春日。柳線搖曳作舞態。菴墻掩映其中。遠望尤韻。以墻上所圬粉堊均黃色。與柳色相襯。隱約如畫裏焉。溪身甚窄。僅可容小舠。然亦鮮至。禹鐘曰。天下舟車之爲物。率往來於名利之場。若此寂寞荒溪。人又胡樂相顧者。鄉間雖無名可爭。然彈丸之地。大有爭利於市者。故東船西舫。惟向市聲而趨。無暇入此溪也。所往來於溪中者。惟游魚耳。溪水至清澈。魴鯉掉尾其中。歷

歷可數。爲狀悠然自適。似亦習禪悅者。余瑣瑣耗此寫景之筆墨者。蓋以見菴境之幽耳。菴不知建於何時。然度其規制。殆百年以外物也。此菴自鼎革後。香火頓減。不久卽爲我師周公國香闢爲黌舍。卽今之第四國民學校也。而數年中。比邱尼亦散盡。僅留無家之老嫗。禮佛其中。興學後。拓旁舍居老嫗。大士及諸佛像。亦退避與老嫗共朝夕。緬想當日之盛。誠不能無滄桑之感矣。今吾書所言者。則爲菴中香火最盛時事。蓋清社尙未屋也。

一日薄暮。里有武生某隨喜菴中。見禪房中有一打包僧垂首閉目。坐蒲團上。武生以爲尼菴中。不宜留僧流。因招僧語之曰。若僧也。菴中皆年少之比邱尼。雖屬方外。然亦當辨別男女之界。汝宜速離此。免滋物議。僧聞武生言。起而合十爲禮曰。檀越之言良然。然未知我佛門故事也。須知我曹緇流之行旅。遇廟卽留。遇寺卽宿。無僧尼之分。凡至一寺。均可息其行李。一宿三餐而後行。不久留。亦不卽去。俗謂之曰掛單。檀越詔我離此。不知我今夕尙須信宿於此也。武生聆已。勃然作色曰。所謂出家人者。以戒行爲首。以清淨爲先。豈有不別男女而謂之戒行謂之清淨者。卽令掛單之例。誠爲緇流所通行。然爲弊之大。不言而喻。我必不令汝今夜宿於此菴。不爾者。當以官法相懲。僧弗復言掛單事。且汝有

何行李。欲行便行耳。若仍意存留戀。則汝心亦已可知。乃公不難攆汝出也。姑念汝佛門弟子。特以好言相告。苟再不遵。汝必無幸。僧唯唯曰。檀越責人何太嚴。貧僧掛單於此。亦小有緣法。今住持之尼。初不强我他宿。檀越亦可勿問。若檀越必欲責以男女有別者。則菴固尼菴。檀越來此亦爲非禮矣。武生見僧崛强甚。意非以力懲之。必不甘服。蓋武生平日素以拳勇自豪。眼中恆無敵手。矧以士族自豪。於方外尤所蔑視。因叱之曰。若須放開眼。亦知乃公爲何如人者。勿在虎頷下攖鬚也。僧合十曰。敬受命。然貧僧四海爲家。雲遊千萬里。所見名公鉅卿。正復不少。卽如檀越其人者。亦數見不鮮矣。今乍得一面。何遽無容人量。檀越貴人。下與行脚頭陀負此悻悻之氣。亦殊不值得。敬告檀越。可卽息怒歸家就晚餐矣。貧僧明日黎明卽行。必不久留。檀越自了一身足矣。奚爲顧及爾許事。釋家尚清淨。儒家亦貴養氣。爲此無謂之爭執。所謂清淨養氣。均有背。今日卽置貧僧於死地。於檀越亦不爲快意也。言已。貌益加恭。武生不能耐。盛氣而前曰。咄。若真無行游僧矣。請受我拳。言次。挺一拳逼僧。僧仍合十曰。檀越欲責我者。敬受不敢辭。時武生已拳及僧之左肩矣。顧僧屹然不稍動。武生憤極。復奮擊之。僧始笑而抗之曰。止。汝所學殊未精。言時。揮

一掌格之。武生已仆於一丈外矣。遂負痛而返。數日不能出戶。

俠史氏曰。聞之拳勇家有言曰。一不打黃胖。二不打和尚。黃胖者。謂人膚色現憔瘁狀。二者類皆貌無能而有武功者也。武生不自度量。以緇流爲可欺。輕舉妄作。卒遭挫辱。宜哉。余以是知僧異人也。

馮某

齠齡時。讀小說萬年青。書中所述都乾隆帝下江南遇勇士事。其味覃覃。自是遂樂聞人語遊俠之士。兒時好尚如此。自期亦欲以武勇着他日。因每就故老問鄉中亦嘗有奇偉之人否。豆棚瓜架。時獲聞其一二事。每一傾聽。輒眉飛色舞。若己身亦頓增其體力者。今者童年水逝。書劍無成。徒瑣瑣爲雕蟲之末技。而又非工。志荒意懈。英氣消沉。回首當時。不勝蹉跎之感矣。當余滅筆之始。綿綿然觸及疇昔之情景。歷歷可憶。以是贅此題外之閒文。世有知我者。知禹鐘之感深矣。今且記余兒時所聞之一事爲讀者告。里中有馮某者。族望甚舊。嫻拳棒。膂力絕人。遠近咸震其名。顧遊手不事生人產。浪佚無度。多與無賴少年遊。飲博揮霍無虛日。鄉里中咸疵議之。故事里中每屆新歲。人人及時謀行樂。酒食

之外。首以博塞爲惟一之消遣。然官限祇以開歲三日。縱民間儘意爲之。至第四日。卽督捕無稍假。惟馮某與吏役多相習。且皆服其武勇。卽日日聚類縱博。不之禁也。以是人之抱盤龍癖而畏法者。恆就馮某家暢爲之。馮某遂自爲囊家。而宅中又寬廓。呼盧喝雉聲不聞於戶外。人皆視之爲安樂窩焉。會歲始。馮某長日備博局。弋利自肥。博局設於廳事中。其地能容多人。一日。客方盛集決勝負。莫不興高采烈。竊竊冀局中人所挾之博資。一入諸己囊。此在博者之心理中。殆鮮有不作如是想者。時忽有一人自外至。睨之則作江湖浪子束裝者。年事在三十以外。其人高聲唱諾曰。願諸公皆大發財。賤子履端來貴地。瞻仰新歲景象。行已十日。顧客囊匱乏。資斧將不給。日行通衢間。無一面善者可與商緩急。念踽踽一身。無術能謀錙銖利。又不能爲胠篋。若不靦顏求人沾潤。則二三日內。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聞諸公日日在此開博局。意必有能憐而贐之者。馮某聞之不悅曰。遠近誰不識馮某者。爾走江湖間。何耳目不敏若此。卽欲求助於余者。亦當知其時地。乃公聚博時。雖官府不能名我一文。而爾乃以爲可藉耶。言已。略不之顧。仍注其全神於博局。若不復知有人於旁者。時博客中有以百錢授來人。令之去。其人受而閱之。作不屑狀

曰。百錢之數。能延某一日命耶。遽以錢擲之地上。磚陷寸許。錢皆粉碎。見者皆瞠目不語。馮某突自人叢中躍出。目其人作冷笑曰。此何足道。我家六歲兒亦能爲此伎倆。乃欲以驕乃公面前耶。雖然。如君成此功候亦不易。既來面余。宜稍盡主人誼。特需君略費手足耳。言次。引目視廳事之兩柱。遂取錢一貫提手中。環走兩柱間有頃。卽以右臂抱一柱。微舉之。錢已鎭於柱下。而神色自若。徐徐指語來人曰。君既告急。敬以此款爲壽。可將之去。勿笑乃公嗇也。其人見兩柱均可半抱許。非具神力弗能動。遂趣與馮某爲禮曰。賤子不自度量。致干公怒。頃見公舉柱。實使人悚服無地。若某所爲。真小兒戲耳。言已。一揖而去。是時諸傅客皆已止局而觀兩人之所爲。及來人去。馮某復取柱下錢出。因共嘆其負絕技而溷跡於貧賤也。

抄襲家

卓呆

▼一　馮癡生卒業後歇了四年依然故我他當初很抱一種熱烈的野望但是運命之神非常無情冷酷他碻信着可以成就的事一樣也沒有給他成就他對於讀書很有趣味因此在學生時代就在文壇的人士中去求朋友了自身也很想做一個創作家來立身在文學上真用過一番功然而一出學校的門雖看了他人的創作能夠理解却覺得自己要想做創作家而成功實在困難并且他的文章雖有豔麗典雅之趣講到要穿透人情的機微而描寫情緒一層實在是不擅長的況且當代的作家大半把人情做着基本下筆而且文壇上享盛名的人又多他不顧人情的表裏對於人生又沒經驗只會死讀書中什麽用呢他充當某公司的書記得了衣食之資有暇便執筆從事創作但是他的作品一定寄了出去就會退回來的雜誌的編輯者却很賞讚他的文章不過讀者

往往看不到第二頁就要排斥於是馮癡生的野望屢屢消失了但他一讀到成功的名家之著作他的熱度又會復燃咧他是個獨身者租人家一間小室住着白天到公司中辦事夜間與同居人說話也不談一句常執筆從事創作他以爲書記之職很卑賤希望自己的姓名由鉛字排出來要得到一個文士的頭銜某夜有人叩他房門他開門一看乃是一個體軀偉大頭髮蓬亂的男子目光閃閃神氣很異樣啓口道我就是住在後面樓上的一時火柴用完了打算借一個火馮癡生便殷勤應對請他坐下給他火柴再給他香煙說

不用客氣大家都是一屋中住居的人此人吸着煙對他桌上一瞧道足下在報館裏做事麼癡生說不是我乃商店的書記不過喜歡弄筆墨很想立身於文學界但是極不容易……那人道不錯我也以爲如此……癡生忙問道你是創作家麼那人答道也不能算創作家不過做得很多罷了無奈一班讀者一味濫歡迎其實我是最怕執筆的癡生問道你怎麼反不喜歡呢無論什麼藝術要喜歡他纔有進步啊那人說道人類實在是最可笑的東西自己不會的往往想做自己會的反不高興做不是很滑稽麼我名叫黃病虫你大

概見過我的作品的癡生忙道我能與足下交際實在是榮幸之至那人道您有暇不妨到我那邊去談談從此以後癡生常去訪他漸次交際到有些親近他以爲與黃病虫那種知名的作家交際實在在自己築造地步上大有益處并且他的如何能在文壇上得名一定可以給我一個暗示的然而馮癡生立刻就覺得黃病虫這人很難滿足爲什麽呢他既稿子寄出去刊出來極受人歡迎那麽他爲什麽不去發揮自己的才能呢實在黃病虫是執筆的時候極少的他把許多光陰與金錢都浪費在酒裏往往數日之間醉得人影也

不見後來便心身很疲勞困憊的回來咧癡生常想我只要有了黃病虫那麽一枝筆就行了神爲什麽對黃病虫那麽不知感謝的人反給他文筆之才呢我這麽忠實好好著作的爲什麽一些不顧呢他如此懶怠文名竟極大他的創作何以會受人歡迎呢癡生又常嘆道我只消一次也夠了願我的創作發表出來啊

▼二　黃病虫倒也從不在他人之前誇口過自己的創作他草稿也不留底稿子一寄出去內容是些什麽連自己也早已忘掉并且一向不去記他的某夜馮癡生讀了他創作的一節大爲嘆賞病虫

就答道寫些什麽在上面呢我時時執筆起稿往往自己也不曉得做些什麽實在是醉得太厲害了第二夜他又飄然出去大約有一星期不回來到他回家的一夜馮癡生去訪他時見桌上有一篇創作便問道這是新著作麽其時泥醉的黃病虫拉起稿子來看了一看就對旁邊一拋說道忘了到底不知是寫了些什麽黃病虫已入糊糊塗塗狀態癡生替他脫了衣服好容易幫他躺在床上然後拏了那本稿子回到自己房裏但是癡生並沒有剽竊他人創作的意思單不過想讀一遍參攷而已這創作是短篇小說寫得非常雜亂

然而很巧妙的把人類生活的真相描寫着馮癡生差不多無意識似的執着筆拏來謄寫改正他文字之錯誤又把篇中的人名一齊改換了到天明時俱已脫稿暗道照我是要這樣做的這麽一來既有生氣又有妙味文章也好看了其時好像有惡魔在他耳畔說道這拏來當做自己的創作去投稿雜誌社有何不可呢人名與構想也都改動的了啊況且黃病虫大概已把這創作忘掉雖不會全然忘掉也因喝醉了以爲拋掉在那裏咧所以若是投稿到他不做稿子的雜誌社去即使刊載出來他也未必會瞧見他從來不讀他人

的著作的馮癡生忽而另換一個題目註了自己的姓名地址將稿子封好投入街上一只郵筒中撲的一聲紙捲觸到郵箱底時他對於自己的行爲大爲感觸一想這是盜了他人的腦力了犯了不可恕的罪了馮痴生眉頭一皺自己替自己要辨護這不正行爲咧黃病虫一定沒有把失去稿子一事放在心上不但如此他竟沒有留心到他對自己創作一向也並不誇張我現在這一篇稿子是可以刊載出來大約會成爲今後入文壇的機會的倘使如此那是黃病虫竟是間接助我接近編輯者并且還提攜我入文壇中咧第二天晚上癡生見了病虫一句不提那創作的話看了他桌上的雜亂可見他未必記得桌上放過一篇創作的咧癡生這麽想着後來黃病虫似乎很模糊對癡生道我恐怕是寄了去一點也不記得咧做是的確做的大約已投去此事不成問題癡生一聽心上寬了此後黃病虫依然天天醉着癡生更放心

▼三　某日雜誌的編輯者寄一封信給馮癡生附着一張匯票信中說稿子已經採用此後還望源源寄稿癡生把匯票去取了錢身體如浮在雲中走路足有兩點鐘光景在街上徘徊着黃病虫的念

頭早已消滅創作髣髴是由自己一個人的手做成的了并且很自負的以爲原作若不加修改決不會採用的然而他心中很自覺稿子的採用乃病虫的創作力此刻又打算强要說伏自己的心於是他再着手創作每夜執筆黃病虫也絕不道及已失去的創作他也深信病虫是當做了在途中落掉了其時病虫又在那裏做新創作咧癡生投寄的稿子揭載在每週雜誌了他的姓名用鉛字排出來他多年的宿望此刻方始達到他拏來連連反復讀着於是已往的疑念一齊消滅這雜誌是不會入黃病虫之手的即使他一朝拏到

那題目人名和文章都已改過況且開場一段按語全是我的創意所以大有推託之餘地馮癡生宛如殺人犯必定要去觀看犯事處的心理狀態這一夜又去訪黃病虫這是要探他是否挾有疑念只見他門雖沒鎖人却出去了桌上稿紙散亂着房東老婦說他昨夜深夜出去的又在什麼地方喝酒了大約他嫌寂寞所以拏酒來解悶的馮癡生很安心若是病虫有什麼說話時可以對他說那創作是我把構想講給你聽過的你喝醉着所以記錯了癡生又想到我成功後得了名譽和金錢不妨照顧照顧黃病虫他實在是我得意

的渡橋癡生這麼想着後來他的期待果然達到第二次稿子也購定了不過他沒有知道編輯者讀完他的稿子後眉頭一皺立刻拋開的編輯者從多年的經驗看來大凡新進作家處女作的下一篇必定是劣作到第三次又是用心的作品了此刻購定無非想借新進作家的名謀雜誌發展罷了此後馮癡生白天在公司中做書記夜裏孜孜創作黃病虫又是出去了四天還沒回來過咧

▼四 某晚馮癡生一壁構想一壁走回去忽然樹林中閃出兩個怪漢來攔住他的去路喝道慢走有話與你講你且跟着我們來你引我們主人入水不是你麼還弄得我們無處藏身去罷你開一開口就要你的命馮癡生覺得腰畔有手鎗接近着他嚇得喘喘的說什麼事我一些也不懂莫非認錯了人麼一人道什麼認錯人你是馮癡生麼他答道對是對的……一人道那麼前天雜誌上有一篇講那七七四九的話的是你做的麼癡生道是我做的這有什麼關係呢那人說只要明白了這一點已經很夠咧我們還有話要和你講不過這裏不方便一同走罷你若不願就請你吃衞生丸馮癡生道去是可以去的究竟是什麼理由那人道快些走

默然跟我們去就行否則此地殺死一個人也是極適宜的所在癡生很怕這腰間的手鎗和二人的凶狀因此怪漢就拉着他走小路彎彎曲曲走了一下見一輛汽車等着下着窗帘癡生被他們强推入車中汽車就開行疾馳而去癡生也不明白究竟往那裏去旁邊坐着的怪漢很怕的沈默着又覺因着汽車的動搖手鎗口在腰畔接觸着他屢次啓口要問話都被他們喝住他本是胆小的人自然渾身亂顫了暗想難道與那創作有關係麼或是因着剽竊黃病虫之創作警察來捉我去麼總也想不出來他二人的口氣似乎我曾

經叛離過他們啊他正在要解這啞謎時汽車已停拉了他出來汽車就去了他覺得是在一帶有棧房的河岸行走那邊燈火暗淡夜風吹着水在岸旁擊撞景象非常凄涼除兩個怪漢外四邊沒有人影怪漢拉着他上碼頭他恐怖已到絕頂怪漢放他入一艘小舢板中後便一人執手鎗一人搖船黑暗中他也不明白往那裏去再要問時舌頭嚇得已硬化了到舢板一撞那怪漢口中噓的一聲忽然有燈光一看舢板已繫在一艘大船旁三人上了大船見船內燈光下又有兩個男子從服裝和態度看來分明是惡漢了背後一人看

着癡生侮蔑似的叫道居然拉來了麼那執手鎗的怪漢道拉來了非常費事馮癡生倒在椅上抬頭看着他們道你們不是誤認了人麼一人喝道畜生別開口你還當我們是小孩子麼癡生說那麼我到底做了什麼了呢那人道我不用說你自己問問心罷你心裏糊塗得答不出時我就來說給你聽你若有話也儘不妨說好在你已經無用的了此事還不多幾天咧我們首領當場捉住現在在牢中弟兄們也捉去了二人我們一黨中四分五裂如同陷入谷底這全是你的力量我們非報復不可你明白了麼我們却是今天初次遇到你一切不知其細照我們首領的話是首領先與一個頭腦聰穎的人成了知己此人能用警察所絕對不會覺察的方法做我們的引導就是到你看定了一樁可以大發其財的事情便定了次序辦法編成小說刊載在雜誌上我首領一讀就可以詳細明白這麼辦那麼辦了本來是這麼約定的我們只消依着做去於是你向首領處分得了一份利益可以做你天天喝酒的資本了不錯方法確是很巧妙不過起初我就覺得危險因爲頭腦高等一點的人到底不能放心況且你又是個大飲酒家不料最近你有事情給我們做了

前幾天你遇見首領時說目下有一樁極大的事情可做正在籌畫辦法到想定了就可以刊載在雜誌上你們照樣做去好了不過萬一將來有事機不密等虞所以還是用化名罷這小說的內容是寫着七個强盜結成一個團體的事只消依照這七人的辦法做去就好姓名是無關係的把情節去找便容易覓到那團體的名稱用小說中所習見的名兒不過裏頭暗示着到某處去破那保險箱而已最要緊的問題就是應當在那一天夜裏去實行你當初說一星期中看守人有一定的日子要休息一天的這一天由他的姪子代替

着這也可以在小說中指示用看守人的姓來表示日子若是姓趙乃星期日夜裏姓錢是星期一夜裏……姓陳是星期六夜裏是這麼約定的你把小說中的看守人叫做孫阿二可見定的是星期二晚上這一夜定是看守人休息的日子了那知大大上當這一夜怎麼是小孩子實在是個可怕的大漢并且他大聲呼喊因此我們首領和弟兄們當場被捕我們幾個逃得快的總算得了性命原來你把我們賣給警察了瘋畜生……馮癡生又是恐怖又是受寃他確是盜了黃病虫的創作把篇中人名改過了看守人本來叫李阿牛

他改做孫阿二咧原來因着這人名一改首領與兩個同黨被他們捉了去其餘的人立刻逃散已陷入窮境了那人又喝道你到現在還有話說麼馮癡生發着悲聲道不然不是我那創作起初不是我做的那人即道此刻不要賴麼首領又沒知道你用什麼化名這且不管首領從裁判所到監獄去的途中低聲叫我捉了你來報仇的所以我們只是把你尋覓着馮癡生道但是我不是自己做的剽竊他人的著作罷了那怪漢喝道還要胡言亂語麼癡生說我盜的是同居人黃病虫的創作此人天天醉着我盜了他的稿子用自己的

姓名去投稿的不過如此而已我是一個公司員怪漢喝道胡說我們方纔問過你是你做的麼你說是的我們得到了做小說的人就行了啊你也不用騙人罷并且什麼黃病虫我們從來沒有聽得過大約是你所用的化名我們只曉得找你在捉你之前我們大費手脚到雜誌社去打聽你的住處咧四面監視咧你是個某公司的書記方纔也曉得了這不過是你遮飾世人的眼目罷了癡生又道實在不是我做的不過我沒有知道有這麼重大的意味把篇中的人名更換了怪漢道現在沒有話說我們結果了你且暫時散開你也

不能再去向警察告密了馮癡生狂叫道這決不是我做的於是一個怪漢下了號令大家撲上去將馮癡生綑在椅子上口中塞了棉花再把椅子結在船上一隅一人道我們大家要散了船已經用不着送給人家用又不上算連船帶這個人一起破壞罷馮癡生把頭搖着要想吐去口中棉花但是總也吐不掉其時一個怪漢從船中搬出幾個炸彈來放在癡生面前離開二尺處的桌上連結在一只小形黑匣上匣中髣髴有自鳴鐘上擺的响聲癡生就曉得匣中是什麼了他實在已經接近着凶惡的機械惡漢等一陣獰笑說道還有十分鐘你隨便想想罷他們立在癡生面前說完便一齊走了只留癡生一個人在那裏桌上有炸彈擺着小形的黑匣中滴嗒滴嗒發响旁邊洋燈的光被河中的風吹得在那裏搖動馮癡生恐怖得幾乎要發狂了但是他無論如何着急也只好聽着匣中之聲待死而已忽然聽得有鎗聲叫喊聲一回兒甲板上一陣足聲有兩個警察趕來一人先將桌上的小匣與炸彈向河中遠遠拋去一刹那間大聲驚破黑夜的岑寂馮癡生早已如死人那麼失去知覺了只聽得有人說你盜了那創作我們倒達到目的了癡生聽時其聲宛如

很遠睜眼一看有兩個警官立着說道我們很感謝你你雖單單抄襲了一篇小說我們倒把一向橫行無忌的强盜團體破獲了我正監視着黃病虫那知他喝醉的結果被電車撞傷了他絕命的前一天喚我們到床前去將小說中指點强盜的話一一招認出來了不過我們全沒曉得由你盜黃病虫的稿子的黃病虫自己似乎也沒知道我們不過過來捕捉餘黨不料聽得了你與强盜們的談話咧如何你腿還可以走麼

從此每年新進作家出得不少不過其中總找不到馮癡生的名兒馮癡生對於書記的地位已很滿足不敢再弄筆墨了

印花

天放

一千九百年。倫敦某富豪。有重價的美術品失竊了。既不明白盜往那裏去。也得不到什麼綫索。不料在此事發生了十年之後。被害者在某處競賣場。偶然發見那美術品了。偵探一接報告。立刻開始活動。依着綫索尋過去。果然得到最後的嫌疑者了。

不料被告的律師。在法庭上有反證提出。拿出被告當日買賣的時候。賣主寫的一張收據爲憑。并有印花稅貼着。是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三日。因着這收據。形勢便一變。被告立於有利的地位了。偵探在法庭上。細細查看之後。向被告問道。維多利亞女皇駕崩。在什麼時候。被告非常狼狽。回答不出。逼得無可如何。便道。一千九百另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偵探遂道。那麼怎會貼愛德華第七陛下的印花呢。

火車上

王天恨

距倫敦六十哩光景有一個小村莊喚做紅花村雖然人家不多却很繁華不說別的咖啡館就有六七處便可知不是個寂寞之區了原來紅花村是治衛林谷必由之徑由治衛林谷到倫敦或是由倫敦到治衛林谷去都要經過紅花村那邊就因而熱鬧了這一天午後由治衛林谷開來了一班火車將到紅花村車站有幾位紅花村人正預備下車忽而車室裏一陣亂嚷火車上的執事人忙來查問只聽一個美服婦人銳聲說道我的小行篋不見了請你給我檢查那婦人大約已三十多歲不很美麗而衣服却異常華艷瞧去多分是一個貴婦人這時伊的面上已變成青色兩唇顫動着坐在伊左右的乘客也都現出詫異的神情執事人道夫人你的行篋幾時不見的行篋內有甚麼貴重東西婦人道行篋內除了幾件尋常旅行用物有一粒黃色寶石價值很巨是帶到倫敦去送給我妹妹的執事人道嗄有一粒寶石麼婦人道正是執事人方始注意知道這個亂子鬧

得很不小了婦人又道那寶石要值八千磅因爲我妹妹將近結婚特地送給伊作爲慶賀的禮物在十分鐘前行篋還好好兒在我身邊此時將到車站一陣紛擾行篋竟不知去向了執事人道你可有同行的人麼婦人搖搖頭道沒有我一個人到倫敦來的執事人不敢遲緩忙去報告車長不一會那很肥胖的車長就來了他走近了伊引目在四處瞧了一下問道夫人可是你失去了行篋麼婦人含淚道正是車長道你喚做甚麼婦人道我丈夫就是貝爾大佐事長頓時肅然道你原來是貝爾大佐夫人貝爾夫人你由甚麼地方上車貝爾夫人道我由治衛林谷上車的車長道沒有伴侶麼貝爾夫人道正是車長道那麼夫人在車上可曾遇見甚麼可疑的人貝爾夫人道我不覺得車上的人很多叫我怎麼辨得誰是良誰是莠呢總之我那行篋內的東西尚不足輕重失去了並不希罕惟有那粒寶石是個珍品非覓回不可車長現出很爲難的神情道夫人放心我一定替你覓回現在且趁未到紅花村之先把全車搜檢一下子於是下命搜檢這一道命令方下車兒已緩緩停下來——已到了紅花村車站了在紅花村上下的乘客很少很少搜檢結果却全無朕兆車長和貝爾夫人愈加着急

貝爾夫人面色由青而白嬌軀顫動個不住那車兒倒又開駛了車長很頹喪的步進來道夫人你的行篋多分已覓不到了貝爾夫人道這可怎麼好竟沒有別法可想麼車長道除掉到倫敦站再行搜檢恐怕沒別的法兒了車長說時又不住的把眼睛四下亂瞧似乎在那裏尋覓一會又道夫人你坐在這裏是甚麼人靠近你的貝爾夫人伸手向左側的一個少年一指道只有這一位先生在三十分鐘前就坐在這裏祇在紅花村離去片刻車長便將那少年打量了一下還未開口那少年已先說道車長我由上車後一逕就坐在這裏祇在紅花村打了一個電報給倫敦的一位朋友離開了些時因爲我也是到倫敦的啊車長見那少年的衣服很華麗多分是一個上流社會人臉上架着一付極大的灰色眼鏡手上執着一本書模樣兒很鎭靜車長問道你喚做甚麼少年道我喚做亞頓楷這車上很不潔淨啊貝爾夫人接口道唉車上有了胠篋的蹤跡了車長沒奈何沒精打采正欲出去伊忽而又大呼道啊這是甚麼說着從座位下取出一個玲瓏精巧的小皮箱來兩手高捧着歡然說道車長我的行篋出來了我很抱歉原來並未失去車長十分詫怪不知伊是怎麼一回事便是坐在左側的

亞頓楷也失了常態陡露出驚奇的神色一會車長才道夫人你此後仔細些罷可別再失去使人吃驚咧這時伊的心裏喜得不知所可反而失了知覺似的捧着那皮篋不動亞頓楷暗暗訝道怎麽這個皮篋又發現了我竟這樣大意沒有留心他們的舉動實在疏忽極了想着向他身旁的一個傴背老人瞧了一下猛然憬悟道貝爾夫人你且別喜快快將皮篋開下來瞧恐怕還有變故貝爾夫人被他這一句提醒了忙着取出鑰匙在這當兒伊心裏不禁別別地亂跳想這位乘客的話實非無因或者那粒寶石已被賊黨盜去也未可知假使不幸而中那可怎麽處當下戰戰兢兢的將皮篋開下那寶石是藏在一個小金盒裏安置在篋之正中一開下來就可瞧見貝爾夫人用目一瞧不由失聲驚呼道啊果然不見了果然不見了說時兩手在皮篋中亂翻把東西都取出來那裏有小金盒的影子站在旁邊的車長也不禁呆住了亞頓楷早已料到如此結果嚙着嘴唇自語道唉肢篋的手段果然利害竟將寶物盜去咧

車長呆立了一刻發怒道這還了得車上發現了鼠竊我們要負責的貝爾夫人你儘管放心我們一定替你覓回那粒寶石車長雖然這樣的竭力安慰伊終不能回復伊

的舒暢。一聲不響的悶坐着。車長便踱出去了。此時車上的羣衆都把這事談論着。大家俱有了戒心。亞頓楷仍閱着書時時將目光由灰色眼鏡中斜射到身旁的傴背老人面上。傴背老人毫不介意很安閒的抱膝而坐。老人身上穿着敝舊的褐色大衣闊大得異乎尋常。頭上覆着一頂軟胎冠冠簷直磕到眉際眼睛低垂似正在那裏尋夢境。亞頓楷回過身來把車窗開下。只見車兒正經過一派橡林天色已漸漸欲暮斜陽掛在樹梢現出慘紅的顏色一羣羣的茅屋只在眼前一瞥而過知道不久就要抵倫敦了。亞頓楷緩緩的拋下書從身上取出一個小冊子上面寫滿了很潦草的字先向傴背老人注視了一下子。故意放出很愉悅的聲浪低低讀道「昨天克勞克司府音樂會中發生一件離奇的血案就是曼恩伯爵的女公子被人殺死在花園中兇手在逃曼恩伯爵的女公子芳名喚做靄娜是治衛林谷的一朵社會之花妙齡才十八芳譽已鵲起了這一天史密司夫人邀伊赴會那時已十點多鐘滿室中電火通明比白晝還亮賓客異常擁擠都是治衛林谷的貴婦人男客很少靄娜御著新製的晚服綴滿了亮晶晶的明珠耀眼生輝胸間佩着紅寶石的胸佩最惹人注目可憐的靄娜竟

因這胸佩而喪身了在十一點鐘光景賓主正麻醉於歡海之中忽有個紳士模樣的不速客由外面踱進來大家雖然不認識因爲那不速客的舉止態度很像一個貴族不敢忽略只得勉强招呼了一下那不速客略一點頭大大方方的在室中往來閒步瞧他的形狀又好像尋覓甚麼人似的過了一會大家也就不以爲意仍繼續談笑在這當兒不知甚麼原故忽然全室的電燈一齊熄滅黑黝黝的不見一物全室中人大起恐慌接着忽有一種慘呼之聲由外面送進來大家都驚得手足無措失聲狂呼史密司夫人在黑暗中摸索把電燈扭明只見來賓的額上都急出汗珠來有幾個妙齡女郎伏在壁角裏屏聲息氣的不敢動彈及見電燈復明方始透過一口氣來大家聚攏在一處各人的心中都滿貯着恐怖一個個慘白了臉

史密司夫人拭着額上汗珠道這是甚麼一回事我們且檢點人數方才由外面送進來的慘呼聲究竟是誰大家都道不錯我們且把人數檢點一下然後到外面尋覓恐怕總有一二不幸的事發生咧於是檢點人數那知却單單不見了曼恩伯爵的女公子密司露娜各人心中又不禁砰的一跳驚慌起來當下一起兒走出了室到各室中尋覓總不見伊的影子末後

尋到花圃中——那花圃和舉行音樂會的屋子並排着出了音樂會室就有一扇小門通入花圃起初伊們都以爲露娜一定藏在別室裏決不得到花圃裏去後來尋不着方始進去衆人才踏進花圃的門那可怕的慘劇就湧現出來了原來花圃中也裝着電燈所以一進來圃中景物能夠一覽無遺只見伊蜷伏在一座假山石下地上流了一大灘血知道伊已被人殺死史密司夫人首先驚呼道啊密司露娜已被人殺死了說完了這句面色更慘白幾乎連一絲兒血色都沒有往後退了幾步衆人也隨着往後退下那裏還敢進前年輕的女孩子早驚暈了過去這一幕慘劇實大出史密司夫人的意料之外便是與會的人經了這意外的驚駭誰還有鎮靜的能力只一片聲的狂嚷亂藏亂躲畢竟史密司夫人有了些兒年紀尚有一點閱歷既出了這個岔子非趕緊報告警署不可而且也要給一個信曼恩伯爵這是非常的變故萬不能遲緩啊史密司夫人便匆匆走入電話室先報告警署派一個偵探來又報告伊的父親曼恩伯爵不一會警署偵探道克拉斯和曼恩伯爵便同時來了曼恩伯爵灰白了臉走近他女兒屍前瞧了這慘狀不由失聲哭起來道克拉斯檢驗屍體是被人用鐮刀刺

死。胸佩已經失去分明是盜者因胸佩而行兇那時道克拉斯問明了情形又在各室中勘視一遍就忽忽回警署而去一亞頓楷讀了這節有統系而詳細的記事停了一停偷瞧着傴背老人的面色傴背老人陡然侷促不安起來用兩手扶看面從指縫中射出目光注視着亞頓楷手上的記事册亞頓楷越發得意繼續讀道「這案發生的第二天警署中得了個好消息原來克勞克司府中有一個男僕忽來報告說昨天那個不速客今晨忽無意中遇着在一家旅館裏道克拉斯忙偕男僕到那旅館裏去當男僕遇見那不速客時雖然裝束已改面貌尚糢糊能認因悄悄的囑咐旅館中人暗中注意他的舉動自己往警署報告比及偕了道克拉斯前來那不速客已經離了旅館了旅館中人說他沒有犯罪的明證我們不便干涉他的自由道克拉斯着急道那人喚做甚麼你們總曉得可告訴我旅館中人說據他說喚做「麥克」道克拉斯道他此時到那裏去你們可曉得麼旅館中人說這倒沒有向我們說明他將房金算清後就此悄悄地走了道克拉斯道他寓在這裏已有了幾天旅館中人說寓在這裏已有四天他日間都在外面直到晚上十一點鐘光景方始回來就寢昨天回來得更遲

已在十二點鐘之後道克拉斯軒眉道昨晚回來得更遲麼那麼他寓在這裏可有同伴沒有旅館中人說沒有同伴不過他常常偕朋友到這裏來那幾個常來的朋友似乎都不是本地人我們不很認識道克拉斯道他們作何舉動啊旅館中人說他們沒有甚麼可疑的舉動不過彼此談談心罷了這時忽由外面進來一個車夫旅館中人說道克拉斯先生這車夫就是送克麥走的你可問問他麥克已到了那裏道克拉斯便問車夫道你送麥克到那裏去的車夫道先生他本來命我送他到喀萊火車站那知到了半路上忽又命我送他到維洛司旅館我只得送他到維洛司旅館他進了旅館後就分付我回來不到車站去了我不知他為了何故忽而改變初衷道克拉斯遂不多問獨個兒奔到維洛司旅館一問那狡黠的麥克却又在二十分鐘前他往道克拉斯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既而一想他或者已往喀萊車站也未可知他為了怕留痕跡所以走這繞道兒乃檢查火車時刻表却十句鐘就要開行此時已十點二十分鐘火車必已開了道克拉斯……」亞頓楷讀到這裏又停了一停瞧了瞧傴背老人傴背老人愈加不安抬起身子離遠了亞頓楷亞頓楷仍繼續低低讀道「一連過了

三天警署中毫無頭緒那曼恩伯爵可急起來了他知道治衛林谷警署中的偵探是一羣呆犬像害了十年的大病似的做事毫沒精神便想起倫敦的那位大偵探施蒂生這施蒂生三字早已哄傳人口在偵探界極負盛名伯爵就打了一個電報給倫敦警署請施蒂生來辦理此案那施蒂生原是個官家偵探不能不遵命所以一得了曼恩伯爵的電報立刻就乘火車到了治衛林谷」這册日記是治衛林谷的一位偵探小說家所記預備作爲偵探小說資料用的只記到施蒂生到治衛林谷而止以後如何就看施蒂生可否能破此案才能繼續下去亞頓楷讀完自語道我想施蒂生一定能破案的一定能捉住那胠篋而兼兇手的偏背老人聽了亞頓楷口中的「胠篋而兼兇手」那句大吃一驚雙目灼灼的瞧着亞頓楷不瞬亞頓楷仍自語道「施蒂生一定能捉住那胠篋而兼兇手的魔鬼」說着也把眼光射過去却和偏背老人的視綫碰了個正着偏背老人忙避了開去心裏已是躍躍不定猛然間火車怪叫了幾聲亞頓楷從車窗中看去原來已到了倫敦了一會兒車兒停住乘客們又紛擾起來紛紛預備下車惟有那貝爾夫人還癡癡的坐着亞頓楷一聲呼嘯便有六個警察走上

火車傴背老人正急急走出去亞頓楷大聲呼道你們快將他捉住別給他逃了警察一齊上前將傴背老人捉住亞頓楷又呼道這個小工模樣的人也給我縛起來貝爾夫人的寶石就在他身上車便是在治衛林谷殺死曼恩伯爵女公子密司露娜的兇手所化裝那小工模樣的人着目說不出話來到此亞頓楷方揭去假面具道車長你長又不知是甚麼一回事瞪不要懷疑我就是警署中的偵探長施帶生這傴背老人却是他的同伴他們竟又敢在火車上行使胠篋的手段了

一野狗拒盜

闢北徐公

在紐約某菜館中做事的一個勞工夜深時回家途中見一頭野犬大有求他交際的樣子他正很嫌冷靜便摸摸犬的頭拍拍犬的背在行人稀少的街上行走突然橫路上趕來一個强盜向他攻擊犬一見便跳上去咬强盜咽喉强盜立刻逃走犬還只是追上去

此人自從發生這一件事情以來便與野犬做了伴侶每天把館子中的殘肴給他吃不會忘掉的

電車票

熙士

小小一張電車票。本來沒有什麼價值。然而倫敦有一宗命案。却憑一張電車票破獲的。倫敦有某老人。孑然一身。獨居城外。一夜。被人殺害。鄰舍絕沒有見聞。兇手也無什麼東西遺下。偵探們祇拾得一張電車票。姑往電車公司一查。那知公司裏。憑這個號碼翻閱賬簿。竟查出是這人被害的日期。發給來往城外某號電車的。再調查公司查票員的報告。竟知道大約是在夜間十一時賣給乘客的。偵探部得了這個消息。連忙再傳這車的賣票人細問。幸虧夜深的乘客。不過數人。還能憶及他們面貌。和上落電車地點的大略。偵探得了這個報告。便按圖索驥。未幾。果然拿獲罪人。一經鞫訊。原來是因舊仇行兇的。他自己以爲這事辦得狠祕密。藐不料遺下一張電車票。竟成爲破案的導線呢。

錦匣

何樸齋

私家大偵探衞靈口啣煙捲閉目沉思好一回才吐了口煙慢慢的說道康克你看這封信可覺得奇突嗎康克坐在衞靈的旁邊正捧着一封信瞧着聽了衞靈的話就移目向衞靈道請恕我愚魯我委實不明白你的意思要知道人家請你辦案也是意中的事有甚奇突呢衞靈道不是這樣說我的意思是指那信上的話似乎有些矛盾請你再讀一遍我當替你指出矛盾的地方康克果然又朗聲念道

衞靈先生……家姊雲倩昨晚被盜所刦請即命駕來此一探錦匣之所在至盼

興華路竺笠甫白

衞靈道你想他既說雲倩被刦自然應該偵探伊的蹤跡現在却教我去偵查錦匣真不明白他的意旨所在了康克把信放在檯上隨口答道我料那隻錦匣或者是雲倩的東西竺甫要偵查姊姊的下落當

然要從錦匣著手不過他寫得不十分明瞭只這一層就可以知道他的神經錯亂呢衞靈不答擲去殘煙把手錶一看道現在剛十一點半我們須在一點鐘前趕到興華路快預備進膳罷

一輛汽車在寶昌路疾馳車子裏坐着兩個人一個是鬚髮斑白的老人一個是衣冠整潔的少年那個少年忽然說道衞靈先生你這樣裝束誰也要當我們倆是父子呢衞靈笑道現在那班賊徒心計愈工防範得也更周密了要是我不化裝說不定那賊徒要聞風遠颺呢康克道那竺笠甫究是甚麼樣人衞靈道就是富商竺欽若的兒子康克道唷我在一星期前看見報上似乎欽若已經去世了衞靈道不錯那欽若我原認識他的聽他說只有一子一女雲倩的母親故世已多年了竺甫是後母所生他姊弟倆是同父異母的這時車子已經到了興華路不一回那車子停在一所二層樓屋子的外面二人下了車康克看門牌是九一二號衞靈正要上去捺電鈴不料門却開著裏面走出一個傭人來二人一看認得就是送信來的他自己說叫做洪興當時洪興很恭敬的領他們到了客室裏拿了衞靈的名片轉身去報告主人

不多時。走出個年輕的人來。衛靈道。不敢動問。就是笠甫兄麼。那人道。不在下叫做孔守元。是這裏的書記。笠甫先生剛有小恙。現在還沒起床。送給先生的信。還是教我代擬的呢。於是彼此坐定。衛靈又問道。那末請孔先生把昨晚雲倩被刦的情形。大略說一遍罷。守元道。這事正巧。昨天我因爲家裏有事。所以午後二點鐘就回去了。今天早晨來。才知道出了岔子咧。但是聽得這案。第一個發見的便是婢女小翠。康克道。伊怎樣發見的呢。守元道。雲倩小姐平常總在八點鐘起身。可是今天早上九點鐘還沒起來。小翠見時候不早。有些疑惑。就到伊臥室門外呼喚了幾聲。却不見答應。忙返身叫了洪興破門而入。咦。房裏那裏有伊的蹤跡呢。衛靈沉思了一回道。請孔先生導我一見笠甫。守元答應一壁就回身領他們出了客室。經過客廳。一直上樓。

守元領他們到了樓上。穿過一條走廊。到走廊盡頭的一間門口。才說道。笠甫先生在裏面恭候你們。我還有別的事。失陪了。說罷。轉身下樓。這時裏面聽得聲音。就有一個老媽子開了門。衛靈剛剛踏進去。就看見床上躺著一個少年。那少年面貌很覺清秀。不過病著。所以精神委頓。那少年

不用說。就是笠甫了。笠甫見了他們。喊道。衞靈先生。你來。我很安慰說時。坐了起來。要想下床。衞靈忙走過去搖手道。你儘坐著。不用客套罷。笠甫請他們坐了。才問道。那一位想來是……衞靈搶著說。他是我友康克。幫著我辦事的。我且問你。令姊到底是怎樣失踪的。笠甫先嘆了口氣。才慢慢的說道。我在昨天早晨起。忽然患病。所以不能起床。雲倩在午後一點鐘來問過。我的病狀。約摸隔了一刻鐘。伊說要去找一個友人。就出門去了。後來幾時回來的。我也不知道了。直到今早小翠來告訴我。我才知道伊失踪呢。所以就叫守元寫了

一封信。請先生來偵察。這時老媽子捧上茶來。衞靈喝了一口道。小翠發見被刦的情形。守元已經告訴過我。不過你信上說失却錦匣。不知道錦匣是甚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的。笠甫道。先嚴去世的時候。曾經拿一隻很精緻的小錦匣。送給雲倩。并且對伊說。家裏的不動產。你一些兒不能分潤的。就這一只匣子。送給你。算將來出嫁的奩資。衞靈先生。那匣裏的東西。我雖然沒有看見。既然說作爲奩資。那匣裏一定是鑽石珠寶之類。很值錢的了。所以今天雲倩被刦後。我扶病去找尋一過。那錦匣果然不翼而飛。看來强盜的目的。是爲

着這只錦匣呢笠甫說罷房裏寂靜了一回康克問道雲倩的臥室在那裏笠甫道在我右邊的第三間你們到這裏來的時候已經走過不過房門關着所以你們沒有留意說時隨手在枕邊摸出一個鑰匙來吩咐道王媽你可領兩位先生到雲倩小姐的臥室裏去等他們細細的察勘罷王媽答應領二人到了雲倩臥室門外開了門衛靈道你去便了說時就和康克踱將進去

雲倩臥室裏陳設很是整潔四壁都掛著名畫大半是近代名人的手跡寫字檯的上面却懸着一個照相衛靈一看就知是

欽若的遺像了這時康克忽然喊道咦這是甚麼衛靈回頭看時見康克方立在窗口那兩扇玻璃窗却開著衛靈就也走了過來原來窗檻上拴著一根麻繩一直拖到樓下的草地上衛靈忙從袋裏拿出顯微鏡來在窗檻上細察了一回然後抬頭看時那草場很大約摸有四畝左右左邊有一口池池水也很清離池不遠有一株槐樹舒柯凝翠倒也是絕好的點綴康克道照痕跡看起來强盜一定是從窗口下去的不過雲倩怎能縋繩而下呢衛靈意似不屬他忽然又回身向床前走去一眼看見地板上有一個紙團他就俯身拾起

攤開大略一看便塞在衣袋裏再看床上被褥依然齊整笑道伊還沒有睡過要是我所料不錯出事的時候定在十一點鐘以前康克現在大概已經明白只要再從事搜索那隻錦匣了隨用手指道你在那隻寫字檯上找尋罷康克答應靈衞也開始做他的工作先在床上的蓆下枕旁搜查了一回然後又在梳妝檯上各隻抽屜裏翻檢好一回果然找不到錦匣正自納悶驀地聽得康克呼道在這裏了衞靈忙三脚兩步的走過去見康克手裏真的拿著一隻黃銅匣子匣蓋已揭開裏面統是些舊銀器像銀鏈條銀挖耳銀鎖片統統

多有康克笑道那欽若傳伊的東西就這一些麽衞靈道我們去問一聲笠甫罷

笠甫看了那隻黃銅匣子不禁笑道那裏是這一隻呢原來失去的錦匣是黑漆而有花紋的并且比這一隻還要大三分之一咧康克現出失望的面色衞靈却只是微笑似乎早已料到並不是失去的那一隻笠甫又問道衞靈先生雲倩的房間裏我早已吩咐過他們不許移動一樣東西以備先生的偵查先生的探案是素來很精明的想來一定得着頭緒了衞靈搖頭道我沒有到樓下草地上偵查過所以現在還沒有把握我現有一事請求可否喚

小翠來我要詢問他幾句話咧笠甫回頭對王媽道你去喚小翠進來王媽出去不多時領小翠到了房裏看他年紀不過二十歲左右面貌很清秀人也很誠實衞靈柔聲道我且問你昨晚你最後看見小姐是在什麽時候你不必害怕儘管說來小翠沉思半晌道昨晚伊回來的時候約摸在八點鐘……或者還要早些我問伊要吃晚飯嗎伊說已經吃過并且吩咐我道今兒我身體覺得不大舒服要早些睡覺你不必來打擾我說罷伊把門閂了我也去睡覺直到今朝九點鐘……衞靈止住伊道以後的事我曉得了就揮手叫伊出

去一壁對笠甫說道我還要和康克到樓下草場上去察勘一下

康克道我有一個疑問那强盜既然盜了錦匣爲甚再把雲倩刦去呢衞靈笑道因爲有這個疑點所以倒不能視爲平常簡易的案子了一壁已走到樓下開了小門走到場上先向雲倩臥室的窗口一望估量離地有一丈多高那根繩子從窗上垂下還沒有到地衞靈走近細察草地上的足跡半晌突然現出驚異的面色康克一眼看見問道難道你在草地上得著了什麽綫索嗎衞靈道或者如此但是也未可必說時已回身對着槐樹慢慢地走去走

到離開槐樹約摸兩碼的地方衛靈忽然停了脚步回頭喊道康克你來瞧瞧這裏有什麼痕跡康克很快的走過來看了道這地上的泥不過鬆了似乎有人翻掘過的也不見得和案子有關係罷衛靈道不但是泥土被人翻掘你看還有這裏是甚麼東西康克隨衛靈指着的看去不覺脫口道咦這不是蠟燭油嗎想來昨晚深夜有人到過這裏的衛靈道是啊你要想爲甚雲倩臥室窗外草地上沒有發見這蠟燭油却在這裏發見呢再有一層昨晚在九點鐘以後不是下過雨麼這裏有溼泥的足印康克道不錯幷且足印很亂顯見

得有人爭鬬過咧衛靈不聲就隨着足印走去直到池旁爲止衛靈又在池旁細察了一回暗暗點頭這時康克也已走到衛靈道我想測量這池水的深淺你可去找一根竹竿來康克答應回頭向四面一看恰巧看見東邊牆上靠着一根竹竿就飛步去拿來授給衛靈衛靈接了竿子走下幾步用竿子點到水裏隨手一攪似乎掏著一件東西跟著那水面上就有幾個水泡發出來衛靈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康克正要問時只見守元狂奔過來連連搖手一壁喊道動不得動不得

衛靈和康克老大的喫了一驚這時守元

已趕到面前帶喘說道笠甫先生叮囑過我請先生不要掏這口池啊衛靈道爲什麼呢守元道據說這池子裏的水很怪異不能擅動的倘然用了或是掏過就有大禍臨頭上回欽若故世也因爲有人提取了一桶水的緣故衛靈大笑道那裏有這等事我告訴你這池裏有一件很珍貴的東西請你幫助我們撈起來倘然有災禍我們承當就是了康克你在這竹竿上做上一個鉤子我們好動手呢守元聽了不覺怔了一怔道你別弄錯這口池裏有甚珍貴的東西我是不敢動手的瞧你們罷這時康克已把鉤子做好衛靈揑了竹竿看準了插入水裏不多時已鉤住了一件東西大聲道康克快拉一把康克忙著執定了發了聲喝突的有一件東西浮出水面再一用力早已拖到了岸上康克驚呼道喂原來是……他還沒有說完守元早跳起來道這不是雲倩的尸體麼咦伊爲甚身上還穿着一件雨衣呢衛靈拋去竹竿噓了口氣慢慢的說道孔先生昨晚不是下過雨嗎伊當然要穿雨衣的守元道但是我從沒看見伊穿過這件雨衣衛靈攢眉道又多一個疑點了說時俯身下去把尸體檢驗了一回見頭裏有很深的指痕康克道我意被强盜扼死後才拋入池

裏的衞靈嗤然道你真聰明這個疑點竟被你解決了康克知道訕笑他不禁臉上發紅衞靈回頭對守元道請你吩咐傭人拿白布來暫且把尸體遮蓋了一壁和康克來見笠甫

笠甫聽得衞靈在池裏發見了雲倩的尸體頓時大哭道雲姊你死得好慘啊又罵道惡賊强徒我家和你有甚仇隙你竟下這樣的毒手衞靈先生請你看先父的分上竭力偵緝凶手那酬金我是決不吝惜的但是你偵查以後已有把握嗎這時衞靈坐在椅上兩隻眼睛望著承塵正在用他的腦力似乎沒有聽得笠甫的說話半晌才慢吞吞的說道這盜確然是爲着錦匣而來毫沒疑意雲倩遇害因爲抵抗的緣故强盜恐怕伊喊出來就把伊扼死然後拋入池裏這是很顯明的康克攙言道那末伊在房裏爲甚要穿雨衣呢笠甫詫異道伊從來沒有雨衣這可奇了衞靈道但是尸身上確然穿著一件雨衣呢笠甫道我意這件雨衣倒是這案的綫索衞靈不答把手錶看了一看立起來道現在已四點鐘了我還有別的事咧你現在可要報警察局嗎笠甫搖頭道不我完全託你那班警察有什麼能力反而弄糟了衞靈道也好請你把那件雨衣留著做探案的

參考罷當時就辭別出來二人剛走出門忽然看見一個郵差拿著一封信道這裏可是姓竺麼衛靈隨口答道不錯信給我罷郵差當他是屋主把信遞給他轉身去了衛靈看信封上寫著「本埠興華路竺雲倩女士收」「愛爾路鄔寄」衛靈看了就塞在衣袋裏一壁說道這一封信我要做偵探的資料呢

他們上了汽車阿根就轉動機輪向前疾馳康克忍不住說道這案有兩個最大的疑點我委實不能解決衛靈正點上一支捲烟呼了一口才問道甚麼疑點呢康克道那件雨衣就是第一個疑點你想伊平常時候沒有的難道伊昨晚巴巴的去買一件雨衣麼第二個疑點是場下鬆泥和蠟燭油的痕迹你剛才對笠甫說也沒有提及這一層衛靈突的把殘烟拋在車外大聲道我們不如看那封信或者可以得着一綫的光明說着從袋裏抽出信攤在膝上兩人一同念道

雲倩我姊昨晚辱承過訪欣幸已極可是天公不做美累你冒雨回去這才殺風景咧那事不妨緩日進行急煞恐有危險你以爲怎樣祝你前途順利

月華

他們讀罷，康克兀自出神。只見衛靈忽然吩咐汽車夫阿根道。你不必走李梅路。可朝北過安慶路。到愛爾路。又回頭對康克道。你可先回寓。我還要去找鄔月華呢。在六點鐘的時候。我回來同你吃晚飯罷。不一回。已到了愛爾路衛靈跳下車子。康克也自回明遠路寓所。

在六點半鐘的時候。電燈已來。康克坐在辦事室裏。自語道。呀。他到這個時候。還不回來。難道……他剛說到這裏。門鈴響了。施槐出去開了門。不多時。一陣脚步聲。接着衛靈已推門進來。康克看他笑容滿面。就知道他得手了。不由的問道。鄔月華是怎樣的人。和案子有什麼關係。麼衛靈脫了呢帽轉身坐下。才笑說道。我的眼福真不淺。那月華端的是一個很嬌艷的女郎。呢。康克笑道。怪道你不要我去。你太狡猾了。衛靈正要回答。施槐出來催吃晚飯。他們就同去胡亂吃過了。回到辦事室。衛靈從袋裏拿出一張字條來道。康克。這張東西。我在雲倩臥室裏拾得的。你先看了。我再告訴你和月華談話的情形。罷。康克接來一看。上面寫的是。

雲倩我女。在槐樹右邊五尺地
下有藏金。汝可乘隙掘取。愼之
愼之　　欽若字。

康克看了。詫異道。這紙不知欽若在甚麼時候給伊的。衞靈道。我料這紙就放在錦匣裏的。雲倩看後無意之間遺落地上所以被我拾得了。康克搖頭道。不見得是這樣吧。欽若儘可在隨便什麼地方給伊爲什麼定要放在錦匣裏呢。衞靈把那張紙捲好。仍舊塞在衣袋裏。隨又答道。我上回不是說過。雲倩和笠甫是同父異母的嗎。大概欽若很愛雲倩。恐怕兒子不肯。所以暗放在錦匣裏。指示伊藏金的地方。康克道。這樣說來。那案情更加明顯了。一定是雲倩正在發掘藏金。被强盜探悉了。就結果了伊的性命。盜了藏金。所以場上有發掘的形跡。不過那件奇怪的雨衣。還不能解決。衞靈笑道。我告訴你罷。那件雨衣是鄔月華的呢。原來雲倩和月華是閨中的膩友。昨晚雲倩去看月華。就把那藏金的事情告訴了月華。并且說就要預備發掘。所以那月華的信裏。勸伊緩日進行。恐怕有別的阻礙。後來晚飯後。忽然下雨起來。雲倩原沒有帶雨具。月華就把雨衣借給伊了。康克沉吟半晌道。那末這藏金的事。月華既然知道。伊倒也在嫌疑之列。雖然月華不敢親自去做。也有唆使別人的可能。衞靈點頭道。不錯。但是除了伊。還有可疑的人麼。康克想了一想道。除了月華。要

算笠甫的書記守元最可疑了你想他早也不請假晚也不請假偏在雲倩被殺的一夜請假回去也許他知道藏金的事情所以託言回去暗地裏却犯了殺人罪第二天又假做若無其事的樣子到笠甫家裏來了講到笠甫總還有手足之情萬不會下這毒手并且臥病在床又其勢所不能所以毫沒有可疑的餘地衞靈拍手稱贊他道你跟我探案多年果然進步多了剛才的猜測確有見地不過我還有幾個疑問你說雲倩發掘藏金的時候被盜所殺那麼那窗上的繩子怎麼解釋難道雲倩不從梯子走下却縋繩而下麼强盜既殺了雲倩自然急於逃遁了也沒爬繩而上的理由還有錦匣是怎樣失去的也是案中的關鍵這兩個疑問你能夠回答我嗎康克被衞靈這一問竟突的頓住了再也不能說一句話出來

那天笠甫的病似乎好些在沿窗的一張椅子上坐了對窗外望着他的目光從那棵很高的槐樹上移到相距二碼藏金的地方再漸漸的注視到池裏他想起了雲倩的慘死似乎帶着恐懼的面色再想到伊的可憐不禁又吊下淚來他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只見洪興匆匆的進來遞上名片道外面來了兩個報館訪事員說要

見你。笠甫接來看時。是羅幻身。申天民。就很不耐的說道。你去回答他們。我有病。不能見客。守元道。我早已說過。叵耐他們定要一見。并且說倘然不能下樓。那末他們到你的臥室裏也行。笠甫又道。教守元去接待他們。罷洪興道。孔先生今天沒有來。呢。笠甫攢着眉道。你去說我立刻就來。什麼鬼洋錢的出了房門。慢慢的走下樓來。到了客室裏。果然見兩個神采飛揚的人。坐在那裏。笠甫正要開口。那二人已立了起來。齊聲道。我們是民聲報館的訪事。聽得君家被盜。特來探問。請笠甫先生把詳細情形告訴我們。那就感激不盡了。笠甫

仍舊請他們坐了。才把雲倩被盜。錦匣失蹤。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那個幻身問道。那末笠甫先生和雲倩是同胞的姊弟嗎。笠甫搖頭道。我們倆是同父異母的。可是感情却很融洽。正說到這裏。只聽得脚步聲。響走進一個人來。笠甫回頭一看。驀地大吃一驚。

你道進來的到底是甚麼人。竟使笠甫嚇得這樣。請讀者不必性急。待在下慢慢的說來。原來那人穿的衣服戴的帽子。沒一樣不和笠甫一樣。大略一看。誰也不能分別。真假。當時笠甫大聲斥道。你是誰。竟敢化裝了我。是什麼用意。快說個明白。那人

笑道你請我來探案就不認識我了嗎笠甫聽了他的聲音不覺恍然大悟道原來是衞靈先生爲甚鬧這把戲衞靈不答先和兩人招呼了似乎是素識當時就坐後從袋裏摸出支捲烟來點著大呼了幾口才說道笠甫先生你曾經說過那雲倩身上的雨衣是案中唯一的綫索其實那件雨衣是女友鄔月華借給伊的笠甫詫異道你怎會知……衞靈搶着說那一晚不是下過雨嗎雲倩在月華家裏沒有帶雨具所以問月華借了回去這是月華親口告訴我的這時兩個訪事也側耳傾聽立刻十分注意笠甫又問道那末這案的凶手到底是誰你已經探聽明白麽衞靈又呼了口煙道我現在把探索的情形告訴你們罷原來欽若把錦匣給雲倩並非有珍貴的東西放在錦匣裏不過要把藏金給伊那藏金的地方就寫在錦匣裏的一張紙條上雲倩既然曉得藏金的地方可是沒有機會開掘咦不料那一天的機會來了笠甫忙道什麽機會呢衞靈又換上第二支煙答道就是守元回去你又臥病在床伊要祕密開掘沒有比那天再好的日子了所以伊著了雨衣回到家裏就關上房門把雨衣脫了放在櫈上這是我見櫈上潮濕的緣故然後伊上床和衣休息

因爲伊雖然沒有用過被褥但是睡過的痕跡是很顯明的這時兩個訪事員暗暗點頭似乎佩服他的精細衛靈又繼續說道伊約摸在十一點鐘的時候起來要預備做事可是仍舊下雨所以伊仍舊披了雨衣拿了蠟臺拿了一柄小鋤頭這鋤頭是預先置備的伊輕輕的走下樓來開了門走到槐樹右邊五尺地方放下蠟臺實行發掘你們要知道那時雨雖然下得不大那蠟燭禁不起風的吹動幾次熄滅的要看地上的燐寸很多就可以推想了伊正在開掘不免有點兒聲息就驚動了樓上的一個人笠甫驚問道是誰衛靈只顧

接下去說道那人從床上起來走到窗口向窗子的玻璃上望下去一看不覺嚇了一跳那人雖然有些感冒還不妨事就也開了門輕輕的走下樓來也到場上走到那人的背後一眼瞧見發掘出來盡是些黃橙橙的金子他不由分說就一躍上前用力扼雲倩的咽喉雲倩已經是力乏了自然毫沒抵抗不上五分鐘竟斷了呼吸那人仔細瞧時這才曉得是雲倩然而懊悔也來不及了這時大家看笠甫時面色慘白呼吸也急促了許多衛靈拋去殘烟又說道那人見事已這樣索性把尸身背了拋入池裏所以那脚印很深呢然後他

回來把坑裏的金條搬到臥室裏再把坑填平了鋤頭蠟臺也收入好了不但這樣還到雲倩的臥室裏把錦匣藏了在窗口上又拴了根繩子并且開了窗這都是故佈疑陣要亂偵探的耳目其實弄巧成拙我一見窗外地上並沒有足跡就知道這繩子是沒有過呢笠甫先生我說的話對不對這時笠甫再也耐不住大聲道你這些謊言明明是對我而發你毫沒證據這樣誣衊人家是何道理衞靈笑道我上回到你的房間裏就一眼瞧見了你床底下放著的蠟臺和鋤頭這是你粗心的緣故但是我還以爲未足所以今天又化裝了

你等你見客的時候我就乘隙到你的臥室裏最可笑的王媽沒有看出破綻還叫了我一聲呢我進去一查咦統被我查出來了你說被盜的錦匣却在你的枕邊你又把金條約摸一百多兩統放在一隻大保險箱裏說時從衣袋裏突的拿出一件東西來放在臺上道這隻就是錦匣又喚道康克你去把金條蠟台許多東西拿來那個自稱羅幻身的應聲走出去了笠甫脫口道他就是康克化裝的怎麼我沒有看出呢衞靈道笠甫先生你信上說雲倩被殺教我偵查錦匣這明明教我着眼到錦匣上你以爲錦匣查不到就沒有破案

的日子其實就是大大的破綻咧這時康克果然拿了金條和蠟臺走來不過金條一時不能多拿就祇拿了一條衛靈喊道笠甫先生我替你介紹這位化裝訪事員的申天民就是警長薛梅岑先生他和康克都是我約他們來的現在證據已齊你快隨警長去罷這時警長已走了過來拿出手銬把他銬了將要出門衛靈忽然呼道警長我現在要替他辯護他犯罪的時候因爲雲倩著了雨衣他一時認不得所以誤殺了按律當然減輕一等笠甫回頭慘笑道衛靈先生承你開脫我我很感激你呢

自動手鎗

閘北徐公

巴黎古董商海蓋利氏處一日郵局送來一個小包解開來看時其中是一只木箱旁邊有一藏鑰匙的封袋海氏也並不奇異用鑰插入孔內頓時爆發海氏傷了一臂全身負傷也很重警官過來查看時方知其中裝滿的是炸藥和釘和螺頭箱的內部裝好一枝有子彈的手鎗鑰匙插進去便觸到扳機上就此開鎗了

某俠士

天恨

某俠士。身負絕技。往來幽燕間。資罄則售藝以自給。年已五十餘。猶如二十許人。有怪癖。最惡蛇。見輒斬之。委於溝壑。生平所殺。不下千百。一日。行於深山中。見一斑白蛇當路臥。長約二丈餘。怒立滋。拔劍砍爲數段。一一委小溝中。歸寓後。神情惝恍。似此蛇人立於前。矗入雲漢。水淋漓如初浴。某又怒。舉劍欲砍。蛇立杳。而頭忽劇痛。踉蹌入臥室。倒身榻上。又見蛇蜿蜒至。某益怒。起身取劍。蛇又杳。頓覺骨節間隱隱作痛。而前後左右。復現巨蛇無算。昂首吐舌。爲狀滋獰。令人怖絕。某遽大呼。直躍而起。諸怪復沒。某已疲極。遂沉沉入睡。似獨行小溝中。足下有蛇數百。忽吐人言。向之索命。某駭極而醒。遍身汗出。時萬籟沉沉。短檠明滅。不期自悔殺戮過甚。此念一萌。病若失。由是不敢仇蛇矣。

別有世界

臭賊

卓呆

這是日本竊賊界一段趣事我從某雜誌上看得來的

一個學徒在路上高聲呼剪綹偵探就立刻過去他說內藏二百元鈔票的一個小皮夾盜去了就是

流言

程瞻廬

荀子說「流言止於智者」可是社會中間智者少愚者多無論甚麼無意識的流言一經傳播社會便似流丸走峻坂不脛而行千里況且以訛傳訛愈說愈奇甲的一句話到了乙的嘴裏便加了一些油到了丙的嘴裏又加了一些鹽到了丁的戊的已的嘴裏又是醬呢醋呢糖呢一些一些加將進去所以迭更司說「流言似雪地滾球愈滾愈大」可見流言的魔力真個不可思議著者寫出一

那邊走着的人快捕住他學徒急青着臉向偵探一說果然五六丈前有一人逃着偵探便追上去此人曉得有人追便鑽入人叢之中又穿進一條橫路偵探也看見他進橫路的但到路中一看竟不見了可惜得很又沒有什麼小弄可躲偵探只得回轉去把各處小路一一尋覓依然不見無法可想只好算完了不料走到橫路的第三家人家門口時見有人慌慌張張出來背後形狀很像那人看他賊頭狗腦可見定是他了即忙喚住

樁流言的笑話雖然沒這麼一回事可是自古以來的流言總跳不出這個公式所以本篇的標題便喚做流言諸君倘問是甚麼流言哈哈不須動問流言來了諸君瞧啊

『黃義踏殺了娘了怎麼了啊』這個驚人的消息傳到一處鄉村裏面鄉村裏本是很清閑的地名喚做東村那時恰近殘冬農人沒事廣場上面大家馱着滿背的太陽談天說地何等自在一得了這個消息不由的剪住閑談圍着一個大栲栳圈兒把報信的人圍在中間你一言我一語的動問起來『真個黃義踏煞了娘麼』『踏煞了娘便是一樁逆倫案啊真個麼』『要是真個這樁逆倫案却不得了啊況且黃義又是張老太的女壻』『張老太的女壻怎麼這般的沒腦子鬧出了這樁事兀的不急煞了巧

他就說你偷了人家的小皮夾快些拏出來那人竭力說沒有這種事并且解了衣服儘他搜尋碻是沒有偵探想我既沒親見他偷盜不過聽學徒說着罷了并且單看當後不要弄錯了人又沒有證據品只得放走咧豈知其時學徒已趕來說實在是他偵探再看時人已去遠於是想這一家人家一定和他有什麼關係就進去打聽道方纔出去的人是你們的親戚麼主人出來說不認得的不過他要借便所一用罷了主人的神氣也

丫頭『張老太的女壻黃義不像是個凶橫人物真個踏殺了他的親娘麼小二哥你這消息從那裏得來的』報信人王小二見衆人七嘴八舌的向他盤問一時無從對答好容易從衆聲嘈雜裏面覓着了一條說話的隙縫忙道我王小二從來不肯造謠這是西村的小臘梨親口向我說的有甚麼不真論不定這時已報了官黃義和巧丫頭都捉到了……道言未了人叢裏猛聽得一片哭聲道阿呀怎麼好呀天殺的黃義幹這沒良心的勾當害了我家的巧丫頭呀天哪都是歪嘴三太這虔婆不好呀我家巧丫頭本不肯嫁這天殺的黃義呀阿呀我和這媒婆歪嘴三太去拚命呀……這痛哭的便是張老太當下有人勸住了張老太道老太且不要哭也不要胡亂的抱怨媒人歪嘴三太也不是好惹的你快到西村去探

沒有什麼可疑暗想他是要亂我的眼目麼還是當真去借便所的麼不然定是追得無可如何把贓品投入糞坑中去咧從此偵探便留心那糞坑曉得如果投入糞坑之中他必定會來取的第二天後門口當真有人挑了糞担來出糞偵探只是注意着此人的舉動見他非常鄭重汲出來的黃金汁中有一黑物浮着正在要取出來時偵探已跳過去捕住此人此人實在就是那天的竊賊今天改扮了來取糞咧

望探望端的有這事沒這事再作計較張老太擎着鼻涕眼淚不管路高路低挨着三里長的田岸跑到西村去探望他的女兒巧丫頭和女壻黃義一路走一路鼻涕眼淚滴滴答答的掉將下來彷彿見黃義已綁上了法場一刀一刀的剮皮肉巧丫頭也在那裏陪綁他老人家萬箭攢心說不出的許多苦痛

巧丫頭立在籬笆旁邊看他丈夫黃義在籬笆裏澆菜驀聽得有人喚着他的名字道巧丫頭呀你原來不曾捉去呀那天殺的可曾捉去呀都是老娘不好聽了歪嘴三太的花言巧語害了你的終身呀巧丫頭聽了這沒頭沒腦的話急急的迎上前來道媽哭哭啼啼的做甚麼張老太捧着女兒道天殺的害了你怎教我不哭呀巧丫頭道誰是天殺的張老太揮着鼻涕道便是這沒良心的死囚犯

五秒鐘笑話

春夢

近來五分鐘的小說盛行於一時。然我以爲看五分鐘的小說到底還要消費五分鐘學生們在下課之後上課之前雖然有五分鐘然兩頭總要花費了一些光陰所以想看一篇小說也看不完趁電車的客人經過極短的路程在上車之後下車之前想看一篇小說也看不完容易睡著的人在伏枕之天條活鬼……話沒說完早見黃義從籬笆門裏鑽將出來跑上前來歡迎他的丈母請他家裏坐說我家媽媽正惦記着你老人家今天甚麼好風吹送你老人家到這裏張老太才知絕大誤會原來沒有這樁事眼淚鼻涕沒有乾早扯開了笑口道好女壻好女兒險些把我嚇壞了都是王小二聽了小臘梨的混話把我嚇得要死……當下便把在東村聽得的流言述了一徧

黃義聽了怎肯干休便去找尋小臘梨講理西村一帶團團走了一個徧好容易找到了小臘梨惡很很一把扭住問他爲甚麼造謠嚇得小臘梨哇的哭將起來旁人都圍攏來問鬧的甚麼一回事黃義道他平白地揑造謠言向王小二說黃義踏殺了娘小臘梨哭道我向王小二說的是黃牛踏殺了羊沒有說黃義踏殺了娘這是小二聽錯

後合眼之前想看一篇小說也看不完因此不得不有更短的小說出現以供大家的需要然太短了又不成其爲小說我曾經試驗過幾次總是失敗所以我另想一個法子試做五秒鐘的笑話無論如何總要在五秒鐘的時候可以看完我想一般人一定很歡迎的了不過這是有發明權的他人不可以倣效倘然有人倣效我要請律師起訴用法律解決賠償我的腦筋損失

(二)內地人初到上海來叫黃包了我可沒有造甚麼謠言黃義聽了才知道是小二誤會了便放了小臘梨自回家去

人叢裏有人問着小臘梨道你這句話也詫異怎麼黃牛會踏殺了羊你親眼瞧見的麼還是有人向你說起小臘梨道我沒有親眼瞧見這是南村老四叔向我說的想起來大約這頭羊眠在地上因此被黃牛一脚踏死了人叢裏有一個快嘴婦人喊道二嬸嬸你昨天不是牽着一頭羊到南村去託你外甥王土生餧養的麼現在南村老四叔說黃牛踏殺了羊莫不是……話沒說完二嬸嬸早跳將起來道不好不好只怕是踏殺了我這一頭羊誰家養的瘟牛鬧出這亂子來待我去看個明白不向他索賠我便不是二嬸嬸說時挨着一里路的田岸脚亂步忙去探視這頭羊的存亡死活誰料一個失足撲的跌倒在田岸

車說花衣街車夫誤聽做花煙間。

(二)有人見爛香蕉誤認做雪茄煙。

(三)黃包車夫在半途換車自得厚資有人比他做二房東

(四)獵夫到上海和人閒談自稱善打野雞

(五)出門忘記戴帽子路上遇著大風覺得頭上空空的驚道帽子被風吹掉了

(六)四個人叉麻雀電燈忽然黑了一下一人偷了一張白板其旁邊一塊黃石擱在腰裏痛得牙關亂咬隔了片晌才能扒起一步一挨的向南村而去

王土生牽着一頭羊正在場上吃草遠遠見他的舅母彎腰曲背從田岸上走來忙喚道舅母你傴倒着身子在田岸上找尋甚麼東西二嬸嬸道我來瞧我這頭羊阿彌陀佛原來這頭羊兀自好好的活着沒有被黃牛踏死土生聽了詫異動問根由二嬸嬸便把小臘梨聽得老四叔的流言述了一徧又道虧得這頭羊沒有踏死可是我的腰肢跌得直不起來且在草地上坐這一坐你把這頭羊交給我你去找尋老四叔問他爲什麼造謠累我吃跌

王土生一把抱住了老四叔便說四叔四叔你是有年紀的人不該揑造謠言向小臘梨說黃牛踏殺了羊老四叔詫異道我沒有說這句話咧我只向小臘梨說房裏軋摔

他三人不知道

(七)當店主人管兒子極嚴兒子沒錢用偷老子的東西叫人往自己店裏去當

(八)醉漢過橋跌入河裏大喝其水連呼好酒好酒

(九)有人問中國有幾部汽車有人答道一部也沒有都是船來品

(十)拆字先生道日是火精故日本多火山

(十一)夜裏出門忽忽誤戴黑眼鏡驚道路上的電燈不亮

了牆王土生知道是小臘梨誤會了無言自去旁邊有個神經過敏的三嫂嫂忽然問道老四叔你方才說的房裏軋摔了牆是在那裏聽得的老四叔道這是北村小金生向我說的三嫂嫂又問道你可知道軋摔了誰家的牆老四叔道這個我可不知道我只聽得小金生高聲大呼說甚麼房裏軋摔了牆想起來大約是小金生自己房裏的牆被人家軋摔了三嫂嫂着急道這便怎麼是好呢我把房屋租給小金生住教他好好兒住的不教他在房裏聚賭我常見他約着許多人在房間裏擺賭攤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單墻薄壁怎禁得這許多人擠軋沒怪要軋摔房裏的牆了我只跑去向小金生理論說罷便急急忙忙的挨着半里路逕向北村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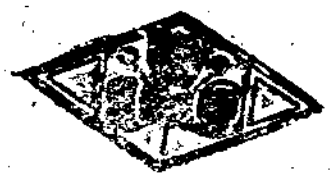
遠遠的望見了小金生三嫂嫂趁着一股怒氣三脚兩步

(十二)老子罵兒子道你只會吃飯兒子道誰叫你生我吃飯

(十三)兒子拿老子刻薄成家的錢做公益事自命爲犧牲

(十四)太太拿老爺刻薄成家的錢做公益事自命爲慈善

(十五)他向我借錢的信稱我爲夫子我向他討錢的回信他稱我爲兄



葡萄架下談天錄

牽絲攀籐館主

跑過來劈手把小金生扯住了可是三嫂嫂的脚下一陣嘰嘰的亂叫小金生喊道三嫂嫂做甚麼氣噓噓的跑將來把我家養的小鷄都踏壞了三嫂嫂低頭看時果然一隻小雌鷄被他一脚踏死了便道踏死了你的小鷄希甚麼罕你只把房裏的牆修理好了我便賠償你的小雞錢小金生老大詫異便問這話何來三嫂嫂便把方才老四叔的話述了一遍小金生哈哈大笑道我說的橫移軋煞了象怎麼到了老四叔嘴裏便成了房裏軋摔了牆三嫂嫂你去看來房裏的牆不是好端端文風不動麼三嫂嫂進房看時果然沒有損壞便問小金生你爲什麼喊着橫移軋殺了象小金生道三嫂嫂你聽我講今天兩位老鄉鄰坐在日光裏着象棋我在旁邊觀局着紅棋的正自得勢想移車去吃對面的當頭炮又怕落象吃車我見一隻

吾鄉村所供之神有名牛王者農民於六月六日迎神賽會頗極一時之盛鄉人均呼爲牛大老爺余以爲牛大老爺可對馬二先生也偵探小說家程小青先生和虞初新志上之馮小青同名他人稱呼時應分別爲男性小青或女性小青

甲問乙曰君從何處來乙曰我從南洋（南洋大學也）來甲曰君在其地經商耶抑遊歷耶（甲誤爲南洋羣島也）乙曰否否讀書也

紅卒已過了河界便教他把卒橫移一步擋住象眼因此高喊一聲橫移軋殺了象三嫂嫂道原來鬧這頑意兒我可白跑一趟了說時轉身便走却被小金生一把拖住道還我小雞錢

哈哈只爲着『橫移軋殺了象』一句話鬧出了許多新鮮把戲一變而爲『房裏軋摔了牆』再變而爲『黃牛踏殺了羊』三變而爲『黃義踏殺了娘』鬧得烏煙瘴氣三嫂嫂二嬸嬸張老太都受了損失三嫂嫂賠償小雞錢花了小洋二角二嬸嬸到醫生那邊去療傷一切醫藥費花了大洋三元五角張老太得罪了歪嘴三太歪嘴三太不肯干休張老太備着香燭鞭炮登門服禮也花了大洋四元六角種種損失都害在神經過敏誤信流言

關於歇洛克福爾摩斯的話（下）

英國柯南道爾原著　程小青譯

有一個有趣的問題竟和我理想中福爾摩斯所經歷的案情相同我就依著擬定的方法進行果真得到了最後的勝利現在把那件案子簡單敘述在下面這是一件失踪案有一個人從銀行中支取了他全部的存款一共計四十鎊並知道那款子就在他身邊因而失踪以後人家都料做因財起意被人謀斃他失踪的那天剛從鄉間到倫敦來住在一爿大旅館裏那天晚上他曾到一個音樂會中去過到了十點鐘時從音樂會裏出來回轉旅館把他身上的晚服換下以後便失踪不見第二天早晨他的寓室中只留下一身晚服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究竟往那裏去的但有一個隔房的客聲言他在夜中聽得那人在室中踱來踱去過了一個

星期依舊沒有下落有人把這個問題來和我商量那時警察們已費了許多工夫却到底尋不出什麼端倪這個人到底往那裏去了呢

這件事本是那失踪人的親戚來託我的他們把上節所敘的情形寫明給我希望請密司脫福爾摩斯代他們解決我推想了一下便回信給他們說那失踪的人一定在猶拉斯谷或哀汀堡後來果真證實那人確曾往哀汀堡去過不過在那一星期中又轉往蘇格蘭去了

論理我寫到這裏可以不必再說因爲一件祕密經了解釋以後便不免要一文不值雖然如此讀者在這一件事上若能夠掩卷推想不消幾點鐘工夫我知道一定也解釋得出來的因爲我當時所知道的情由完全和上文所述的相同此外也沒有別的消息可以做啓祕的鑰匙不過有一著我似乎比較便宜些就是倫敦的大旅館中的情形和別處的略有不同我却很熟悉的

在推想這一個問題以前第一步應當把全部的情節估量一番什麼是實在的什麼是出於理想附會的先須分別清楚我以爲全部的情節除了一節以外完全實在那不實在的一節就是有一個隔房的人聽得他走動的聲音試想在這樣一個大旅館中聲音既然雜亂不一

他怎能夠分別清楚他所聽得的就是隔房中的走動聲音呢第二步推度那人一定是故意要滅迹藏匿否則他爲什麼往銀行中去完全支取他的存款呢假使那隔房的證人的說話不虛半夜過後他還在房中走動那就再沒有法子走出旅館因爲旅館門前有守門人的如果在關門以後有人出去當然逃不了守門人的眼光和盤詰旅館關門的時刻例在十二點鐘看戲的旅客們回來以後因此我料定那人當十點鐘時從音樂會裏回到寓所換去晚服便悄悄提了皮篋從旅館中出去那時大概在十一點至十一點半之間他乘著回寓的旅客錯綜雜亂的當兒混朦出去故而沒有被人覺察注意若使除了這個時間出進的人既少他提著東西出去勢必要被人瞧見的

這兩種理想既然成立我們便可以發一個問句那人既然要打算掩藏自己的真相爲什麼一定要在這樣的深夜出去如果他準備藏在倫敦的他起初就不必進那旅館裏去觀此我們可知他大概要趁著夜車往別地方去他也知道當深夜的時候若在什麼小車站上下車勢必容易被人注意發覺以後若使有人把他的相貌狀態問那車站上的夫役和車上管車員他的踪跡仍舊不免要破露的因此之故可知他的目的地一定在什麼大城裏面這樣到

站的時候。既在天明。並且乘客既多。他也儘可以混在裏面。我們更進一步。只須把火車時刻表一瞧。便知道有一部往斐拉斯谷和哀汀堡的快車。在半夜開駛。於是我們尋究的目的。也就可以歸結了。至於從他遺留的一身晚服上著想。顯見他未來的生活。必在什麼鄉僻地方。既沒有上流的社交。故而也用不著那身晚服。這個推想。後來也證實不錯的。

我所以把上面所述的一件故事記錄出來。就要使讀者知道。凡福爾摩斯所應用的偵探方法。並不是完全空虛。在實際生活上。却也有相當的價值。另有一件案子。有一個小女和一個外國男子訂了婚約。那男子忽然不見。我也用同樣的方法。證明那男子的去向。並且說明他的品行不良。伊實在不值得和他繼續婚約。雖然如此。我這種半科學的偵探方法。有時和那些有實地經驗的人比較。却又覺得勞苦而遲緩。現在讓我另外說一件案子。否則我只說成功的歷史。未免近於替福爾摩斯或我自己誇張標榜了。有一次。在一個村中的小客寓中。被一個偷兒偷了許多東西。我費了不少工夫。剛才查出那偷兒是使用左手的。並且鞋底上釘著釘子。不料那村中的警察。完全沒有什麼理想和推論。一舉手間。却便已把那個偷兒捉住了。

在福爾摩斯探案中有許多離奇莫測的情節在讀者都以爲完全出於理想事實上斷乎沒有其實事實上離奇的程度反往往走出理想以外我曾經聽得美國出過一件奇怪的案子事前既沒有端倪後來也沒有著落真是不可思議的有一個品行純潔的男子在一個星期日晚上陪著他妻兒往外面去散步他忽然記得忘記了他的手杖因回到屋中去取他回進屋子的時候門仍舊開著他的妻兒就在外面等他誰知他一進去後竟不再出來後來費了警察們許多手續絲毫沒有朕兆直到如今依舊是一件疑案這事在我生平也算是難得聽見的一件怪事

還有一件怪案却是我親身經歷的有一個倫敦的書坊夥員寄一封信給我請我替他解釋那人從前有一個分部的主任名叫墨司葛雷芙墨司葛雷芙是一個勤奮的人行爲上也沒有什麼特點誰知他死了數年以後有人寄一封信給他那信是從書坊裏轉交的瞧那郵局的印章是從加拿大西部寄發的信面的一角寫著幾個 "Conf filing" "Report Sy" 字不知道什麼意思書坊中人接到那封信後因著知道墨司葛雷芙生前沒有親戚就將那封信拆開不料信中只有兩張白紙沒有一個字迹那封信還是掛號的因此書坊裏的許多夥友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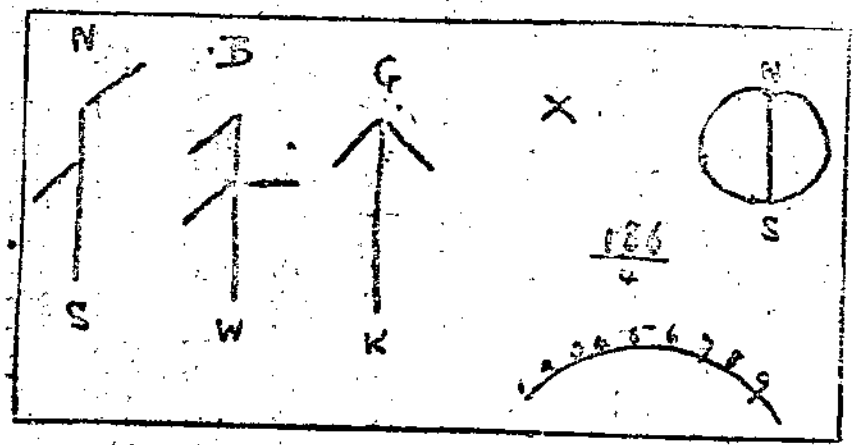
發覺得詫異因特地把那信寄給我我用了幾種化學方法和勢力的薰蒸到底顯不出什麼字迹但瞧信面上的幾個字假定是一個女子寫的此外再也尋不出什麼只成了一個不可究詰的迷團因思那女子到底有什麼祕密要告訴密司脫墨司葛雷芙可是伊又怎麼不知道他已死了多年假使不然爲什麼要把這兩張沒字的白紙掛號寄給他呢在這一件事上我還應當申說一句就是當我將兩張紙試驗的時候不單靠我個人的化學智識我還請教過幾個專家却到底是一個啞謎這就是我一件失敗的案子

密斯脫福爾摩斯有時也做人家頑突的目的物因爲我時常接到各種祕密符號的信件或恫嚇的警告他們的目的並不是有什麼真的案件只是要和福爾摩斯開開頑笑罷了有一次我正在一個彈子會中預備加入一種非職業的比賽我剛走到彈子室的門前有一個侍者把一個小包子給我據說有一個人留著交給我的我將那包子打開一瞧裏面只是一段尋常在彈子室所用的綠色鉛粉我覺得非常有趣就順手將鉛粉納在背心袋中打彈的時候就將這鉛粉使用直到用過幾個月後那鉛粉的頭上忽然露出一個洞來才知道鉛粉中心是空的就從那空洞中取出一張小紙紙上寫著一行細字道「亞森羅蘋贈給歇洛克福

爾摩斯」試想這個人爲了玩笑的緣故竟費了這樣的心思和手續真是善於戲弄的了福爾摩斯生平還接受過一件近乎神祕的事這是他能力所不及的故而也沒有成功那事的確很奇怪的可惜我得不到充分的證據還不敢信以爲真但那寫信請求的女子明明寫著姓名地址措詞也非常懇切決不像是無理取鬧的那女子我們姑且叫伊密昔司茜克蘭無有人給伊一隻奇式的舊指環環是金質的環的本身却成一條盤旋的蛇形每天晚上伊總先將這戒指從手上取下然後歸睡有一天晚上伊忘記將指環取下睡夢中忽覺得有一種可怖的東西咬住伊的臂膊等到醒來那臂上的痛楚還沒有停止第二天早晨伊的手臂上發見兩行齒痕痕的顏色是藍黑的皮膚雖沒有破却淸楚可辨並見那兩行齒痕中下面一行缺落一齒那女子寫信告訴我道「我起先本不知道這一件事和那指環有關係的但我無意中覺得那指環有些厭惡所以幾個月沒有戴在手上但一次我往一個朋友家去所以重新將那指環戴在手上」現在我簡括些說伊第二次戴指環的時候那咬臂膊的老戲又在伊睡夢中發作了於是伊就將那指環丟在熱火爐中了結了這重公案這件事我相信伊不是說謊在大半人想來這事未免進於神怪但據我所知人們精神上的印象如果過於

深刻也可以發生身體上徵驗那女子在睡夢中如果過於認真和駭怕也可以有使伊手臂上發生齒痕的可能因爲這種情形在醫案上時常發見的至於伊第二次有同樣的結果不消說就受了第一次感應的緣故總而言之這件事無論是精神的或物質的總可以算是一種離奇有趣的事實

關於發掘祕藏的問題福爾摩斯也時常有人請教的有一個人把一張印在下面的圖形寄給他教他解釋內中的祕密因當一七八二年間有一隻印度商船沉覆在南斐洲的海濱這種暗語若使往印度局裏去檢查古籍諒必還可以得到相當的解釋



這是一個關於祕藏的圖形請福爾摩斯解釋的你也解釋得出麼

圖形就關係那沉船的我可惜年紀已大假使在少壯的時候很願意親自去偵查一下因那船中載著許多寶物內中還有一隻印度談爾海的五冕沉覆以後也許已有人將寶物取出埋藏在一個祕密地方這圖形就是那祕藏的鑰匙從圖中的形像推想左面的三個符號一定是當時人的一種象形暗語那右角的圖形勢必

表示羅盤方向。至於下面的弧形或是一種暗礁或大石的邊中間的X形分明就指示祕藏的所在。還有那算式的號碼似乎說從那礁石的第四號上起直到那X形處一共有一百八十六呎。這是我個人的推想是否近情我固然不敢自信但這個問題既經公布遲早總有好奇的人會到那裏去嘗試罷。

我在本篇收結以前還應當聲明一句我的理想中的主角原只是憑空撰造的可是一經那著名的劇員密斯脫乾爾體將我的福爾摩斯在舞台上實現以後於是多數人的腦海裏面便越發深信有這樣一個實在的人物這一着我當真應當向密斯脫乾爾體致謝的。

偵探小說之難處

張碧梧

我們做社會或家庭等小說。因爲取材容易。二三十萬言也能夠做下去。但若祇擷取一件事實的最有精采的一段也能做成短篇。要長就可長。要短也可短。是很容易伸縮的。偵探小說却不然了。倘要得長。自必有曲折奇巧

的情節。但這曲折奇巧的情節。豈是容易憑空想得出的。短篇又最易於犯平淡無奇的毛病。所以偵探小說不論篇幅長短。都是很難做的。

做別種體裁的長篇小說。大概都是做到那裏。想到那裏。譬如要做第三回纔想第三回的情節。第四回中是甚麼情節。並不顧到。等到第三回已經做完。這纔用心思想起來。或是繼續第三回的情節做下去。或是另外尋一個頭緒。這都無不可的。但是做偵探長篇絕對的不能這樣。在剛正動筆做起的時候。必須把全篇的情節。大概擬個腹稿。然後一層層的做下去。纔能前後貫通。有呼有應。因爲前面所述。都是後面的根由。後面所述。又都是結束前面的。倘胡亂的做起來。便難免有錯誤和矛盾的地方了。這也是做偵探長篇的一種難處。

偵探日記

（二）

趙芝岩

十二月一日　無論那一種嗜好。對于正當職業上總發生些不良的影響。不過初時未見顯著的特徵。人們都不以爲意罷了。其實因此疏忽。久而久之。每每釀成絕大痛苦。即如烟酒嫖賭等類。在嘗試的時期。本來只存著玩玩不要緊的觀念。那裏就願意把金錢身體作爲犧牲品呢。等到一成習慣。却不由自主的闖進歹運境界了。自然我們當偵探的人。絕對不容沾染什麽嗜好。至於靈敏的頭腦。健全的體質。應當格外小心衛護才是。然而現在從大多數同業的實際上觀察。竟有幾個怪物在那裏作祟。他們的能力。簡直斷送了我們同業的一部份的官能。不但這樣。他們還博得一個良助的美名呢。想不到我們一般精靈鬼似的同業。也會不知不覺的甘心受他們愚弄。真是奇事呀。到底那幾個怪物叫什麽呢。就是淡巴菇先生和他的弟兄雪茄紙烟二位了。說也可笑。自從英國文學家柯南道爾先生的筆底下跳出了一個福爾摩斯。我們同業就將一隻巨大的烟

斗。作爲唯一的商標。真像如果不是整天嘴裏啣著一隻烟斗。或是紙烟和雪茄。便不能操偵探事業似的。彼此效尤。到了現在。竟難找出一個不吸烟的偵探了。這不是怪現象麼。在柯先生只求文字驚人。所以寫福氏的個性非常奇特。到底實際上的偵探。是絕對不宜吸烟的。何以呢。因爲一嗅烟。那嗅覺就大大的減色了。可是這句話和吸烟的人們說。他們決計不肯相信。然而有一個簡易的試驗法。譬如幾個不相識的人。若然教他們全時利用嗅覺來辨別誰是吸烟誰是不吸烟的。那麼吸烟的人一定要遭失敗。所以我屏絕煙酒。習練得嗅覺十分敏銳。人家說我是絕技。我却以爲只是保存本能罷了。至於喝酒也是如此。不過操偵探業而喝酒的。沒有吸烟那麼普遍。所以不談了。以上的話。是我今天接見了一個主顧。從他身上感覺而發的。那位主顧的衣服清潔而整齊。確是個上流人。當他和我近身的時候。就覺得他身上一股濃烈的烟味。我那時胸中已有了成見。誰知談話之際。他取出煙來。竟出我意料之外。原來我早斷定他常吸著淡巴菇的。至少也不免一種烈性的雪茄。現在他手中却明明是一支弗洛加紙烟。不由我詫異起來。呆呆的凝注著他。他十時摸不著頭腦。反來問我。我忙道。「沒有什麼。不過我以爲你發

前不是吸這種淡味的紙煙呀。」他張大著眼答道。「正是。我的烟癮本來很厲害。近來患了咳嗽病。醫生勸我戒絕吸烟。我一時又不能戒盡。所以只得將淡性的紙烟來替代。可是先生又怎麽知道我從前吸淡巴菇的呢。」我笑道。「那也憑著我的猜想罷了。」等那位主顧去後。我在地毯上又瞧見一小堆烟灰。心想柯氏說辨別烟灰。是福爾摩斯的特長。其實他老人家也只得如是下筆了。但如果能夠視覺和嗅覺並用。不是更好麽。我記到這裏。將要擱筆。忽的又想起了去年夏間的一件故事。這故事的原因。發生在四年以前。情節非常複雜。後來偵查的結果。是富商王廷春的兒子上了騙子的當。那騙子一共是五人。兩男三女。當時被我們捉住了兩對。却漏網了一個緊要女犯。那知冤家路狹。去年給我在維爾達園遊會中碰見了伊。我的記憶力固然不錯。但以前我並沒親見過伊。只在伊的同黨那裏搜得一張伊的照片。因此腦中有這麽一個印像。但照片上是普通打扮。伊却裝束得很新式。一時既然不敢確定是伊。不肯輕輕放過。就半真半假的去試探伊。伊的口才很好。幾乎把我嚇退。伊自己說是振美女學的學生。又說了許多很有來歷的話。到底却給我捉了。當時有幾個同業來瞧見了。都嫌我太冒失。也有的暗自

替我擔心。其實他們那裏知道其中的奧妙呢。事後他們都佩服我了。但還疑我有什麼祕訣來請教我。我便很誠實的和他們說道。「諸位要知道那振美女學的校規本來是很嚴厲的。那女騙子冒充了女學生。表面上雖然沒有一絲破綻。却被我在伊張口說話的當兒。嗅著一陣烟味。我就此料定伊不是真正女學生了。即使伊是女學生。那麼允許學生吸紙煙的學校。大高也不妙。著名的振美女學決計沒有這樣現象。罷。但他既然冒稱該校學生。顯見伊先是心虛。於是我自然老實不客氣的將伊拘捕了。」我說了這幾句話。那些同業們都很讚許。惟有潘亦青却駁道。「你的話果然很動聽。但有時竟有和事實相反的可能呢。譬如伊果真是振美女學的學生。平時雖然不能吸烟。須知現在暑假了。正不妨吸幾支來玩玩。那麼先生不是要失敗了麼。」我笑道。「不錯。當時我也顧慮到這一層。但我瞧見伊左手食中兩指的指端。現著淡黃的顏色。便料定伊不是在短時間中的成績了。」亦青聽我這麼一說。便沒有別的話說了。除此以外。我在嗅覺上得力之處。著實不少。總之。當偵探的人。應該絕對不近煙酒。」一[illegible]晚上內子和我說道。「日來食米比往常多了。家中又不添什麼人口。我瞧那新來的施

媽。鬼頭鬼腦的倒有些可疑呢。」我聽了伊的話。思量了半晌。才微笑答道。「你既然這麼設想。不妨等我來將伊試驗一下可是我和傭婦角智。未免失却身分了。」內子披一披嘴道。「什麼身分不身分。分明你能說不能行呀。」我發急道。「愛人。你怎麼這般輕視我呢。」伊故意搖頭作不屑狀。我瞧著那種嬌憨的姿態。不禁失笑道。「好。好。這種輕巧的戲法。說不得要玩一次了。你明天早上瞧著罷。」當晚我果然設施了一番奇妙的手續。結果怎樣。看明天再講罷。

牙醫與搜查

闢北徐公

實際犯罪的搜查或是偵探小說上。那普通的醫生。都擔任着重要職務。這是從職務的性質上來的。同是醫生。那牙醫似乎與這一方面關係少些。其實牙醫實際上大有用處的時候也是常有的。

某牙醫處。突然來一個新病人。這病人的前齒很不行。形狀顏色。都變着。但是不是急急要治療的事。所以這極忙的牙醫。就對他說。明天替你治罷。病人一定要今天醫牙醫沒法。便把時間更動一下。在這一天替他治治

完後。此人照照鏡子。見前齒已復完全的形狀。便大爲滿足而去。

牙醫就此把這件事也忘了。有一天。看報時。見某銀行被盜的一段記事。說據女行員的陳述。是犯人缺兩只前齒的。牙醫從職業的記憶。想起前天那一定要當日醫治的病人來了。并且從態度舉動看來。一點也不用疑惑。於是把前後的事實與病人的相貌一報告。因此就捕得犯人。

一個美麗女子。被殺在郊外空地上。死尸旁邊。有一只假牙子落在地上。已經粉碎了。調查的結果。在被害的女子。毫無可疑之處。并且伊並沒鑲假牙子。所以斷定這假牙子是女子抵抗之際。把犯人的牙子弄碎的。就用這唯一的遺留品去搜查犯人。先將假牙子的破片。好好拾起來。叫牙醫將他會成原形。補了不足之處。完全後。做一個石膏型。方見石膏型上。有小小的一個字。乃製造這假牙子的牙醫姓名之縮寫。於是把此字去尋覓牙醫。給他看了假牙的型。叫他調查本人姓名。居然得到嫌疑者。嚴重一問。此人到底招認了。

霍桑探案

毛獅子

程小青

第一章　警耗

「五福黨黨魁毛獅子和他手下的一班黨徒自從到了上海以後連接做了幾樁駭人聽聞的案子竟使探捕束手人人自危上海社會的秩序幾被這一班黨匪完全破壞幸虧前星期一這一班黨匪和那黨魁毛獅子都被私家偵探霍桑和包朗二君捉住原來他們在楊樹浦的一隻小輪船上做了大本營專幹那刼掠擄贖的勾當後來霍桑包朗二君冒險登船設法把他們灌倒一併擒住但包朗君爲了救護那張家的小兒肩膀上中了一彈據聞昨天方出醫院他們倆爲著公衆的安甯不惜親歷艱險

和惡徒鬥抗實在是我們應當起敬的至於那班黨匪雖未必一網而盡沒有遺漏的餘匪然受了這一次挫折至少也足以教他們寒胆不敢再到上海來嘗試須知上海有了這兩位大偵探鎭攝實在是我們上海社會的福啊現在那盜魁毛獅子已經關進了模範大監別的却還在地方分監暫拘不久就要處刑還有那隻「五福」輪船也已給水警廳沒收去了」

這一節新聞乃是我出醫院的第二天早上在上海日報上發見的我覺那報紙上的輿論竭力贊揚我們心中很覺快樂因我雖然因公受傷但社會上既有同情的表示我非但不以爲苦竟使我益發興奮起來暗想我和霍桑二人所以能夠得到社會人們的贊揚和同情原也不容易的我們不但費心費力有時還冒著性命上的危險和社會的惡勢力爭鬬現在我們從艱苦上得到這種褒奬的酬報自然越覺得可貴轉思時忽聽得一陣子電話的鈴聲我知道霍桑電話已經打好了接着果見他緩緩踱進辦公室來我問道「霍桑你打電話給誰」霍桑低聲道「我打到科學儀器製造廠裏去的」我又道「爲什麼事啊可是那廠裏你有朋友麼」霍桑搖搖頭一壁無精打彩的坐在一張火爐面前的沙發椅上一壁答道「不是

我教他們定做一種東西此刻又催一催」說完又把眼睛注在火爐裏面低頭不語我自從昨天出醫院以後便見霍桑臉上遮着一重鬱鬱不樂的顏色好似有什麼心事莫非我在醫院裏的時候他又接得了什麼疑難棘手的案子麼但他何以絕口不和我談起可是他因我槍傷初愈不願意再把爲難的問題來打擾我麼我真猜想不出這時我見他這種怏怏的狀態很覺納悶忽記得那報紙上的一段新聞他還沒有瞧見因當霍桑走出辦公室去打電話的時候報紙方才送來我因笑道「霍桑你請瞧這一段新聞我想也許可以解解你的悶罷」霍桑仰起頭來將報紙接過瞧了一遍忽而向桌子上一丟隨手掏出一支雪茄煙來默自吸着我見他的面色越發莊肅起來不覺大出意外因問道「霍桑你爲什麼這樣難道這一節新聞你不歡喜瞧麼你不是常說人們都有一種喜歡讚美的心理我們雖不喜處譽但如果有適當的稱讚我們也應當接受的今天你怎麼又這樣呢」霍桑作簡語答道「就因爲不適當所以我不願意瞧並且——」我忽接口道「你說這新聞的稱讚不適當麼我却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們說我們倆爲着公衆的安甯和惡勢力爭鬬他們因此起敬據你的意思我們所以冒險爭鬬難道爲私不爲公麼」霍桑道「這說話果然不算過分但他們還說我們

倆足以鎭攝上海社會這個抬舉你想我們也受得住麼」我囁嚅道「這也不算得！」霍桑不待我說完忽又道「你想我們倆果真有鎭攝上海社會的能力保得住再沒有匪徒發生麼別的莫說但瞧那一班五福黨匪竟敢從東三省到來聲勢洶洶幾乎把上海社會擾得雞犬不寧已足教我們置身無地況且前事雖已過去後患無窮我們正不能樂觀因此這新聞非特不能使我快樂却反而勾引我的心事包朗你須知我們未來的地位真危險呢」我私忖我正要知道他到底爲着什麼心事不料他竟自己開口忙問道「你這話有什麼意思並且你到底有什麼樣的心事呢」霍桑停了一停連接吸吐了幾口烟才抬頭答道「我所擔憂的就是那班五福黨徒你可知道這五福黨的歷史麼」我道「我已約略知道他們本來是東三省的鬍匪殺人越貨架票勒贖就是他們的專門營生自從他們到南邊來後雖還沒有傷過多人却已接連幹過幾樁鉅價的勒贖案因此上海的一般富紳大賈不由的都恐慌起來可是現在那黨魁毛獅子和他手下幾個黨徒一古腦兒都彼我們捉往那麼這一班黨匪至少也可以告一個段落了」霍桑道「雖然這班捉住的黨匪在全黨還只是一小部分據我所知在那「五福黨」的名稱之下一共有五個首領那毛獅子雖居第一其實却不

及那第二個首領金錢豹鷹害據說那金錢豹一夜裏曾殺過三十七個人因爲他發槍的本領既高性又剛狠真是一個兇惡的魔鬼還有一個叫做白狐狸智計多端專管全黨中的策略謀劃此外還有長脚狼能夠從三十呎高度的峭壁上跳躍下來和那奔跳如飛的爬山虎也都是殺人不怕血腥氣的匪棍」我不禁詫異問道「霍桑你怎樣知道得這樣詳細這話可確實麽」霍桑道「你可還記得鍾德麽」我忙應道「記得的他不是在「江南燕」案裏和我們認識的麽後來他升調往北京去後我們在「倭刀案」上他又和我們連手過一次可就是他告訴你的麽」霍桑搖頭道「不是我自從知道毛獅子到了上海便寫信到北京去請鍾德代我調查五福黨的真相他又轉託一個長春的警官叫做謝鐵生的謝君見託便連接來了幾封信報告得非常詳細」說着口啣着雪茄從衣袋中摸出幾封信來我因道「那麽你就爲着這事便覺得鬱鬱不樂麽」霍桑道「原是啊你想這班黨匪既有五個首領他們的勢力也可想而知我們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又冒了艱險方才捉住了五個中的一個況且此刻毛獅子雖然拘禁在模範大監但因着調查別案和搜集證據的緣故却還沒有處死我國官場辦事因循糊塗原是他們的通病這裏面萬一發生什麽意外的岔子又將

如何故而我實在放心不下」我答道「這也你未免過慮你難道怕他們納賄逃罪或是」「霍桑不等我說完便展開一張信箋說道「且慢你聽我念幾句這就是謝君最近的報告我在三天前接到的」因便朗聲念那信箋道「據可靠的消息昨日又有一股五福黨黨匪已從新民登火車往秦皇島似乎準備從秦皇島附輪往上海去的他們大概得到了毛獅子被擒的消息此行目的好似不爲刼掠却只爲着復仇這消息如果屬實先生們似乎應當及早防備才是」霍桑念完又向我道「這是最緊要的一節你想我們的地位不是有些兒危險麽」我一時不答暗想聽了霍桑所說的歷史這班黨匪著實厲害假使果真要來尋仇我們防不勝防確是十二分危險的但一轉念間我又答道「雖然這究竟是一種消息是否實在還沒有證實你也不必過於焦慮」霍桑道「這封信是快遞郵件我一接得後便通知汪銀林倪金壽和王桂生等叫他們分別往輪埠和車站守候有沒有形迹可疑的人抵埠結果據說都沒有這樣的人」我道「那就可以證明謝君的消息未必都確實了」霍桑道「我也希望他不實否則你剛才從醫院出來却又要連累你冒險和匪徒們較手我也委實不安」我笑道「這又是你的過慮了我究竟沒有重傷雖然失了些血倘使那匪徒們果真敢

來我也儘可以再教他們知道些厲害你儘放心罷」這一席談話是在星期日的清早霍桑聽了我的譬解似乎放心得多並不像前一天那麼擔憂到了晚上我們一同往影戲館去消遣一回那晚演的是偵探長片可是情節拙劣不堪寓目不到完畢我們已不耐再瞧下去回來時我們又圍爐談了一回方才彼此安寢不料第二天星期一的早晨我睡得很熟還沒有醒忽覺霍桑從我睡夢中叫醒我睜眼一瞧見他臉色沉着手中執一張白紙低聲向我道「包朗這事果真壞了」我驚問道「什麼事呀莫非」」霍桑點頭道「正是那毛獅子已經越獄逃去了」

第二章　一個綫索

霍桑這一句話不由的使我從床上直跳起來正待問他的情由霍桑先向我解說道「這事很簡單的那模範大監的典獄官黃大麟清早差人送這封信來我聽得叫門的聲音便從夢中驚醒此刻汽車還在門外等我們動身呢」我道「他信中怎麼說毛獅子又怎麼逃去的呢」霍桑答道「信中只說毛獅子在昨天晚上逃去但是否有人刼獄或是設計脫逃都沒有說明你現在快些起來和我一同去走一趟罷」於是我不再多說急忙穿衣漱洗心中默

思此番真鬧出大岔子來了不意霍桑所料竟不幸而中毛獅子既逃上海社會勢必又要發生恐慌並且他既懷恨我們少不得要來尋仇我們當真是有些危險哩那時霍桑已先下樓去只聽得一陣電鈴聲音似乎霍桑又在那裏接電話了等我裝束舒齊走下樓去已是八點鐘了我和霍桑胡亂吃了些點心霍桑就立刻上車向模範大監進行那大監的位置在上海北部和鐵路距離很近我們在汽車中彼此默然霍桑却盡力吸他的雪茄兩隻深黑的眸子也發出炯炯的異光他平時的狀態本來和尋常人沒有兩樣可是一逢到驚駭的案子那種偵探小說中所描寫的大偵探的狀態便自然而然的顯出來了此刻我見他口中的雪茄吸了幾口便取了下來接着又放到口中起落不定他的目光左右轉動手背上的筋絡也比平時暴漲顯見他精神奮張感覺的敏銳也已到了極度我也被好奇心所動雖然此刻冒寒曉征但神旺氣足真有勇士臨陣的氣概原來我們在危險疑難中討生活久久已成了習慣雖明知前途危險非但沒有懼心却反而有一種躍躍欲試的興味一回兒我們的汽車已駛進大監那典獄官黃大麟慌忙出來迎接我見他面容蒼白急得什麼似的到了會客室中連說話的聲音都已顫動霍桑便安慰他道「這固然是一件非常的案子但事既如此急也沒用

這是鎭靜一些把詳細情形說給我們聽現在我問你那毛獅子怎樣逃走的呢」黃大麟道「霍先生這實在是出乎意外的」霍桑道「自然啊你原不會故意放他逃走但到底怎麽逃走的」黃大麟又期期然道「這實是偶然的事這——」霍桑見他這樣吞吞吐吐也似不耐道「我要知道的就是那匪徒怎樣逃走請你直直截截說明了罷」黃大麟才道「先生這就因着偶然失火才被他乘機逃走的」霍桑道「失火麽可是他的監房裏失火麽」黃大麟道「不是他拘在四十八號裏失火的却是輕罪囚室一百零一號」霍桑道「啊啊你請說得仔細些昨夜什麽時候發火的呢」黃大麟見問忽向旁邊一個穿制服的人問道「可是在十一點鐘麽」我暗想這人真太糊塗怎麽發案的時間他還沒有弄清楚霍桑忽點頭道「黃先生我想你大概住在公館裏的當起火發案時想必你也不在獄中那麽還不如請這裏主管的人來我和他直接談話也許比你更爽快明白些」黃大麟滿臉通紅的答道「是是」又指着那穿制服的道「這就是費子才警長我每逢因公出外獄中一切事情都是他主管的昨晚的事他也是親眼目覩的」霍桑便向那法警長打量一下又點點頭就算做一個招呼說道「那麽到底什麽時候發火的請費先生說罷」警長應道「昨夜發火

時時候已很晚了大約十二點鐘我從睡夢中驚醒知道監房中失了火急急起來一壁分派監中附設的消防隊趕緊救火一壁吩咐把失火附近的監舍開放以便將犯人領出不致被焚」霍桑忽插口道「那毛獅子所居的四十八號囚室莫非和那一百另一號毗近的麼」費子才答道「正是就在那失火的囚室後面我知道毛獅子是一個要犯所以不敢不把他一併領出領出以後就將諸犯留在廊下另外派人守着那時我不敢專擅就派人到黃公館去報告黃先生知道等黃先生趕到火已熄滅我們檢點犯人別的都在却單單少了毛獅子一人」霍桑沉思道「這樣說來毛獅子的逃走就在從囚室中放出以後和黃先生到監以前但這中間有多少時候呢」費警長道「約摸有一個鐘頭」霍桑一聽銳利的目光忽在費子才臉上閃了一閃問道「竟這麼長久麼昨晚一共燒了多少間所呀」費警長低垂了頭答道「燒去了兩個號子」霍桑道「奇了兩個號子竟要燒一個鐘頭麼我想你在火熄以後大概並不就把放出來的囚犯關進囚室裏去在這躭擱的當兒毛獅子才有脫身的機會但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躭擱呢」費子才慌忙道「先生我並沒躭擱一見火熄便將領出的囚犯逐一檢點正在那時黃先生也坐了汽車來了」黃大麟接嘴道「這是實在的我到

時他正在點號並且見那失火的所在白煙直冒分明火熄還沒有多時」霍桑道「那麼你可記得你到這裏時已交什麼時候」黃大麟尋思道「大約十一點一刻」霍桑忽軒眉道「你記清楚麼」黃大麟道「清楚的因我從迎春」忽慌着改口道「因我昨晚回家時恰打十一點鐘據說費子才派人來請過我知有事變急急趕來從我家到這裏至多也不得過十分鐘我所以敢決定在十一點一刻」於是霍桑回過臉來莊容向費子才道「你聽得麼你們黃先生到這裏時才交十一點一刻你怎麼說發火時在十二點鐘又說自發火至息火約有一個鐘頭這裏面不是顯然不合符麼」費子才面如土色顫聲道「先生請原諒因我從睡夢中驚起沒有弄清楚時刻照現在看發火時一定在十一點左右了」霍桑冷然道「這也顯得你太疎忽了時候既然這樣早怎麼你竟已睡去但那火又怎樣發生的呢」費子才道「這真是很奇怪的我們雖然竭力調查却查不出發火的真相因爲那一百零一號囚室這時恰正空著裏面只放幾張盛水門汀的木桶不知怎的竟會發起火來」霍桑道「這果真奇了你們已檢查過了麼」黃典獄道「方才警探探長王桂生已來勘過他也尋不出端倪並且那毛獅子怎樣出監也是非常祕密」費子才接嘴道「因當發火的時候監門

並沒有開直到費先生汽車進來方才開門但那時毛獅子却已經不見」我道「他可曾越牆逃出去麼」黃子才道「這裏牆壁都是水門汀做的不容易穿鑿並且有二十二呎高並不能跳越只有東面的牆角略有損壞這幾日正搭着陰架修葺然那裏有水泥匠看守據王桂生察看也絲毫沒有迹象況且毛獅子脚上還有脚鐐論勢也不能夠跳越」霍桑向我瞧瞧我也向他回了一眼覺得這一事果真十分詭祕但論究事實內幕中勢必有通同的人霍桑果然也說道「這事看來好似奇怪但我確信毛獅子決不會插翼飛去少停勘驗以後必定可以明白現在最緊要的就是對于那在逃的毛獅子你們可曾有什麼舉動麼」黃大麟道「今天早晨我已報告警廳所以王桂生就趕來察勘他臨去時已允許通知各地警署派探往車站輪埠以備留截」我聽了這話覺得他實在太顢頇了不禁插口道「毛獅子既然昨晚十一點鐘已經逃走今天早晨才去截留還有什麼用呢」黃大麟回頭向我瞧瞧似乎不能回答霍桑又道「是啊失蹤的事實當時既已發覺怎麼不立刻追尋截捕呢」黃大麟低垂着頭答道「當下我也曾派獄中的巡邏分頭出去追趕却都沒有蹤跡」霍桑道「你們獄中有多少巡邏法警怎能夠分配你當下何不立即通告警廳和租界捕房趕往車站輪

埠分頭阻攔也許可以攔住此刻我料他早已離了上海碼頭那裏還想截留得住呢」那典獄官受了這一番詰責好像下屬見了上司似的連頭都不敢仰起低聲應道「這實在是我的失著但先生也應當原諒我的苦衷因爲毛獅子是一個要犯一旦失蹤我的責任非輕所以我當時還想悄悄的將他追趕回來免得張揚開去受溺職的處分不料連接打發了兩批法警出去追趕都沒有影響那時天已破曉我沒法可想才往審判廳和警廳去報告因這一番周折便躭擱了幾個鐘頭但據先生料想此刻毛獅子可是一定已離去上海了麼」霍桑緩緩點頭道「我想他昨晚出獄以後火車輪船機會正多諒必早已脫身否則假使他還在上海那就不怕他再逃我們也有法子想了」黃大麟一聽臉上頓時露出喜色急問道「有法想麼可否請先生說說」霍桑道「毛獅子如果還在上海現在藏匿在那裏我們雖不知道但綫索總可得到一個」黃大麟道「這線索從那裏去找呢」霍桑道「就在這監牆裏面」黃大麟呆呆向霍桑瞧着似乎莫明其妙霍桑繼續道「我以爲毛獅子能夠脫逃這監裏一定有接引通同的人」黃大麟仍呆瞧着不答霍桑因問費子才道「昨晚派出去的那些法警都已回來了麼」費子才應道「都回來了」霍桑道「此外有何獄中的執事人們

留在外面」費子才道「沒有剛才黃先生已點過一次名沒有一個人缺少」霍桑點點頭便向黃大麟道「那就很好少停我也許要叫他們來問問現在我先要瞧瞧囚名錄」黃大麟諾諾連聲乘勢向費子才撅一撅嘴似乎吩咐他去取囚名錄來霍桑向我道「包朗你姑且去察看一回有沒有可疑的痕迹我怕王桂生也許有失察的地方」我答應着就走出會客室來見門外立着幾個法警便叫了一個請他引導我先到那發火的地方查察果真見燒去兩個囚室就是一百另一和一百另二號那一百另一號的廢基上還見幾個焦枯的木桶但發生的火種是什麼因着磚瓦和焦木的壓疊當然已不能發見我問法警那一百另二號中是否也是空閉法警點頭稱是不過內中並沒有木桶法警又說一百號中拘着一個山東盜匪昨晚火發的時候因着他竭力呼叫法警們才聞聲趕到先將他開放出來我問道「這山東人進監多少時候了」法警道「約摸有一兩個月光景」我於是兜到後面去瞧那毛獅子拘禁的四十八號這一排的囚室建築上似乎比較堅固些據說這就是預備拘禁重要的囚犯用的我問道「你們監裏的規例到了晚上囚犯可去鐐麽」法警道「去鐐的只是輕犯若像毛獅子那樣的要犯不去鐐的」我道「你們事後可曾尋過有沒有遺留的足鐐

」法警道「尋過的實在沒有分明他帶鐐逃的」我道「我想不見得罷如果他帶鐐出監決計逃走不遠況且不久便有邏卒追蹤出去勢必要被他們捉住的」法警道「也許他出監後藏匿在附近人家那自然追不着了」我道「那麼你們可曾往附近人家去查問過麼」法警道「這却還沒有哩」說時我們已走到靠東的牆角果真有匠人在那裏修理我見那牆確有二十多呎高無論戴着脚鐐不能上去卽使叫霍桑所說的長脚狼來憑空仰跳也未必跳得出去我在圍牆的四面逐步瞧察並不見有上落的迹象接着又兜到監外仔細兜了一個圈子也尋不出什麼疑點於是我回到會客室中正想把所察勘的結果報告却不見霍桑裏面只有那費子才一人面無人色的坐着桌子上却攤着一本囚名錄費子才見我進去便道「霍先生已和我們黃先生到外面去查究了」我點點頭正想坐下來等他忽見霍桑一個人匆匆進來高聲叫我道「包朗我方才所說的綫索已被我發見了我早料毛獅子的脫逃一定有人接引此刻我已經證實了」

一　古指紋

閘北徐公

美國康薩斯市美術館中。用五十萬元向一個叫馬唐亨的婦人。購買萊那特達平的名畫。交易已經談定了。不料美術鑑定家瀆皮卿。一見此畫。指爲僞物。就此交易破壞。於是賣主馬唐亨。派人到羅馬的白梯康美術館中。將萊那特達平畫上所留指紋與伊那畫上的指紋。比較研究。結果伊所有的名畫。確是達平的作品。頓時明白了。四百年前的指紋。便是有力的證據。所以伊對瀆皮卿。要求賠償損失了。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三十一回　陳廣泰熱忱救難友　張燕賓戀色漏風聲

話說陳廣泰伏在周金玉的房簷邊竊聽。（緊接前回）聽得一個很蒼老的婆子聲音說道。（先是婆子說○以下皆從陳廣泰耳中聽出省却閑文不少）賊無死罪。是不錯。但他這樣的舉動。怎能把他當竊賊辦。不問落在甚麼好官手裏。總不能說他不是江洋大盜。江洋大盜。還怕不是死罪嗎。（先作賊與盜之辯數語之間其事已隱約可辨）你害怕些甚麼呢。你和他結識不到幾日。他犯的案。你本來全不知情。又沒有得着他甚麼了不得的好處。受他的拖累。真犯不着呢。（語更明白○虔婆之心理如此）這回還徼倖遇着齊老爺。爲人慈善。又撥不開我的情面。才肯替我幫忙。想這個方法。開脫我們。窩藏屯留的罪。（異哉齊老爺何人也）若遇了旁人。怕你我這時候不一同坐在牢監裏嗎。你年紀輕。那裏知道厲害。窩藏江洋大盜。就是殺頭之罪。（說得可怕然祇是婆子口吻）你祇想想如果齊老爺不顧情面。不想這個法子替我們開脫。這種官司。你我如何能吃得消。（說得可怕）古語說得好。賊咬一口入木三分。何況是窩藏江洋大盜呢。婆子說到這裏。隨聽得

一個很嬌嫩的聲音。（不必定要指出周金玉而閱者自然明白）接着說道。誰知道他是江洋大盜。窩藏他。咧這罪也加我不上。我若知道他是個狗強盜。早就到縣衙領賞去了。（好良心○粉頭之口氣如此）陳廣泰聽到此處。知道是張燕賓破了案。被拏到縣衙裏去了。（點破事實）想起自己從縣衙逃出來。窮途無依。和張燕賓萍水相逢。承他慨然收容自己。並竭力相助的情事。不由得感傷。知己一陣心酸。兩眼的淚珠。撲簌簌祇往下掉。（知己之感最能動人然交友如陳廣泰者實亦不可多得）聽了房內女人談話的口氣。已猜透幾成。張燕賓之所以破案。必是捕快們商通這婊子。做內應。（陳廣泰早恐有此一日故此時一猜便着）不然論張燕賓的本領。也不是容易得給人拏住的。不過怎生一個內應的法子。我得查出來。好給他報仇雪恨。（不但陳廣泰急欲知之即閱者亦急欲知之也）祇是我於今是懸賞緝拏的正犯。如何能出頭露面。向人家查問呢。（確費躊躇）想了一想。道有了。現放着做內應的人在底下房裏。不好下去。逼着他們詳細說給我聽嗎。再側耳聽下面。已停止談話了。陳廣泰自從在李御史家受了張燕賓開玩笑的一嚇。當時覺得身邊僅有一把解腕尖刀。敵來不好抵擋。（照應前文）隨即就在古董店裏揀選了一把單刀。這時打算下房去。逼房內的女人招供。就把單刀亮了出來。翻身從後院跳落下去。正想用刀撬門。猛然轉念道。不妥。（臨時忽然轉念文筆不測）我此刻報仇事小。救人事大。我能把張燕賓救將出來。還愁不知道怎生內

應的詳細嗎更還愁報不了仇嗎（可見陳廣泰一心在救護燕賓其他均可暫置勿問）若於今冒昧撬開門跑上樓去不問這婊子如何說法煞尾總是給他一刀兩段（殺心斗起此種粉頭亦以殺之爲快）殺一個這般惡毒的婊子自然算不了一回事但是婊子被我殺了地方人免不了要報告瘟官捕快們一猜就着除了我沒第二個人（爲對方設想陳廣泰之用心甚細）他們不知道我還在這裏不大防備我設法救張燕賓就容易些（暗逗下文）若他們因這裏的命案有了防備不但張燕賓關在縣牢裏我不容易進去救他並且還怕那瘟官預防發生刼牢反獄的事擔不起干係迅雷不及掩耳的把張燕賓殺了事情不更弄糟了嗎（勢所必然非陳廣泰之過慮也）想罷覺得上樓逼周金玉招供是萬分不妥的事遂急回身上屋插好單刀（忽然下屋忽然上屋忽然抽刀忽然插刀寫得陳廣泰如生龍活虎一般）施展平生本領向廣州城飛奔（閱者以爲下文將敘陳廣泰如何救張燕賓矣不料作者却偏將此事擱起補敘張燕賓被捕情形故作狡獪令人悶煞）

再說張燕賓是個很機警有智謀的人就專論武藝也很了得爲何這們容易的便破案被人拏獲了呢（借此一問開出下文）看官們看了陳廣泰在房簷上聽的那段談話大約已能猜透張燕賓破案的原因就全壞在貪色兩個字上（點清眉目）不過貪色究竟和破案有何相關周金玉並不是個有勇力的婊子又如何能幫着捉拏生龍活虎一般的張燕賓呢（再設一問逼出下文情事）這其間還有一段極曲折的文章在下因祇有一張口不能同時說兩面的話祇有一枝筆不能

同時寫兩面的事。爲的陳廣泰是游俠傳裏面的重要角色。所以先將他安頓。再騰出工夫來。寫張燕賓的事。看官們不要性急。請看以下張燕賓的正傳。（自己有意放刁倒教閱者不要性急說得有趣）張燕賓自從這夜。同陳廣泰在林啓瑞家。砍斷林啓瑞老婆手腕。搶了翠玉鐲頭。回呂租殿被陳廣泰說了一會。心裏仍放不下周金玉。就跑到周金玉家歇了。（重提前事）周金玉這個私娼。很有些牢籠男子的手段。誤認張燕賓是個富貴公子。（上文書中固謂張燕賓面貌態度非常漂亮宜乎粉頭之誤爲貴公子也）放出全副本領來。牢籠果然半夜工夫。把張燕賓牢籠得心花怒發。無所不可。（娼婦之手段如此）不待天明。便心甘情願的將那流血得來的翠玉鐲頭孝敬了周金玉。（心既着迷故作事乃十分大意）周金玉知道那鐲頭是一件很珍貴的寶物。不是大富的人家沒有。（粉頭居然識貨）喜不自勝的收了。謝了又謝。因要得張燕賓的歡心。當時就套在手腕上。張燕賓送了那鐲頭之後。見周金玉即套在手腕上。心裏又不免有些後悔。恐怕被人看出來。跟蹤追問。（追悔得快寫張燕賓究竟不是糊塗人也）但是已經送出了。手不能說周金玉收着不用。祇得換一種語意說道。（急圖補救張燕分十分機靈）這鐲頭是無價之寶。我不是愛你到了極一處也不肯拿來送你。你却不可拿他當一樣平常的東西隨便套在手上。你在家裏套着還不大要緊。若是套着到外面去走。就很是一件險事。你要知道。（語頗委婉）像這樣透綠的鐲頭。不問甚麼人一落眼便看得

出是一件無價之寶在好人看了不過垂垂涎暗暗的稱贊幾句若一落到壞人眼裏就免不了要轉念頭了你看那還了得麼（強盜說此話頗覺可笑）周金玉聽得也承認這話不錯當時就把鐲頭收藏起來（暫時收過故意一頓）張燕賓享受了一夜溫柔之福次日興高采烈的回到呂祖殿打算將一夜快活的情形說給陳廣泰聽（可見張燕賓與陳廣泰絕無意見）跑到自己房裏一看那裏有陳廣泰的蹤影呢察看了一會房裏的情形自己的東西絲毫未動陳廣泰的東西一件也不見了（來清去白竭力寫出陳廣泰人品）心裏已明白陳廣泰是因勸諫自己不聽恐怕在這裏受拖累所以不告而走了（張燕賓究竟不是糊塗人也）祇是張燕賓心裏雖然明白却不把當作一回事獨自在房裏徘徊了幾轉因惦記着周金玉安坐不住回身仍鎖了房門打算到周金玉家裏細細的領略那溫柔鄉的滋味（寫張燕賓之心完全在周金玉處色之迷人如此）才走進門那個老婆子笑嘻嘻的迎着陪張燕賓上樓張燕賓到樓上不見周金玉連忙問道我那心愛的人上那裏去了呢（心愛的人四字聞之肉麻）老婆子在旁陪笑說道請少爺坐一會就回來了張燕賓靠窗坐下說道到甚麼地方遊逛去了嗎老婆子笑道我家姑娘知道少爺就會來了他說沒好吃的東西給少爺下酒下飯怪我不會買趁少爺沒在這裏的時候他親自到店裏買去了（掩飾得妙虔婆之口吻如畫然我則知其不然也）張燕賓信以爲真心裏好不暢快（世之瘟生大概如此）其實周金

玉。那裏是去買甚麼下酒下飯的東西呢。原來就在這個市鎮上有一家姓齊的。（忽然點出姓齊之人）很有些財產。爲人歡喜多管閑事。市鎮上的人因他的行爲還正直。又有錢肯替人幫忙辦事。更機警有些手段。（喜管閑事也機警有手段也均爲後文張本）就公推他做個保正。齊保正有一個正太太。兩個姨太太。都沒有兒子。（一妻二妾其好色可知○卒無兒子多妾何爲）見周金玉年紀輕容貌體格都很好。想討來做第三房姨太太。以齊保正的貲財勢力。要討一個私娼做姨太太。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保正娶私倡亦可謂門戶相當一笑）不過他因周金玉曾當過幾年私娼。不見得還有生育。恐怕討進屋也和家裏的三個一樣。蝦子脚也不掉一隻。豈不又多養一個廢物嗎。（忽然提到生育問題○娶妾不能生育認爲吃虧之事眞是可笑）於是由他兩個姨太太出主意。引逗周金玉來家裏玩耍。齊保正却暗中和他生了關係。其所以齊保正不親自到周金玉家去。爲的是要顧全自己當保正的面子。（保正還要顧全面子可謂架子十足）打算是這們鬼混一年半載。如周金玉有了身孕。那怕是外人的種子。也不追究。就實心討進屋來。（言之可醜其實此等詭秘之事行之者正不乏其人惟知者鮮耳）一年半載之後不懷孕。這事便作爲罷論。周金玉並不知道齊保正的用意。祇因和兩個姨太太很說得來。兩個姨太太都逢迎得很周到。所以每日高興到齊家玩耍。（即此便是齊保正之有手段也）那日張燕貲和陳廣泰。遇着周金玉的時候。就是從齊家玩耍了一會回來。（一拍便合何等省事）周金玉得了張燕

賓送的翠玉鐲頭心中無限歡喜女子的度量自是仄小的多凡得了甚麼希奇寶貴東西總歡喜炫耀給常在一塊的姊妹們看聽人幾句贊美的話好開開自己的心（描寫婦女之心思刻畫入微）周金玉既得了這樣寶貴的翠玉鐲頭怎能免得了這炫耀的念頭呢祇等張燕賓一出門他便套上那隻鐲頭到齊保正家來了（周金玉究是私倡故氣度褊窄得一珍物便思炫耀）進房就把鐲頭脫下來遞給兩個姨太太看道兩位姊姊請猜一猜這鐲頭可值多少錢（得意之狀如見）兩個姨太太看了搖頭道祇怕是假的吧像這們透綠的戒指我們眼裏都不曾見過那有這樣的真鐲頭呢（在己必翊爲眞在人必疑爲假婦女氣量之窄灼然如見）你沒看見我們老爺手指上套的那個戒指嗎不及這鐲頭一半的透沒有一顆蠶豆大去年花五千塊錢買進來還說是半賣半送呢（借此形出玉鐲之貴）兩個姨太太正品評着齊保正走了進來笑問甚麼半賣半送（祇聽得半句說話神情極妙）兩個姨太太笑道你來得好快拿你的戒指來比比你時當以爲你那戒指好的了不得你來瞧瞧人家的看齊保正從姨太太手裏將鐲頭接過來望了一望卽吐了吐舌頭（能使齊保正吃驚其貴重可知）問周金玉道那裏得來的這件希世之寶周金玉笑着得意道你猜能值多少（得意口氣）齊保正搖頭道這種希世之寶何能論價兩個姨太太見齊保正愼重其詞就是眞的就問道這東西竟是眞的嗎（還有不信之意）齊保正道不是眞的誰還瞧他呢這樣東

西不是尋常富厚人家能有的（齊保正果然識貨）金玉你從那裏得來的金玉也不隱瞞照實說是一個新來的大闊客人相送的齊保正很詫異的說道新和你相交的客人就送你這樣的寶物嗎（確是令人詫異）周金玉點頭應是齊保正將鐲頭還給周金玉道你得好生收藏起來這東西不好隨便帶了在外面行走你有了這件東西一輩子也吃着不盡胡亂帶了出來弄得不好恐怕連性命都會送掉（說得可怕然玉鐲之珍貴更可見矣）周金玉接過來便不往手腕上套揣入懷中笑道客人送給我的時候也是這們說教我好好收藏起來（重提張燕賓之言呼應前文）我本也不打算隨便帶着出來今日是想送給你和兩位姊姊瞧不然也不帶來了周金玉才坐談沒一會那個開門的小丫頭名叫狗子的就跑來叫周金玉回去說昨日來的那客人又來了（緊接前文）周金玉即同着狗子辭了齊保正出來狗子將老婆子對張燕賓支吾的話向周金玉說了免得見面時說話牛頭不對馬嘴（文情細緻）那老婆子並不是周金玉的外人就是他的親生母因爲在這市鎭上生意清淡沒力量雇人就拿自己的母親當老婆子使用（以生母爲女傭此人倫之大變也雖然出之倡門亦復奚責）怕人知道了笑話從不肯對人說出是母女來（以母爲傭又不肯說出怕人笑話其實眞是笑話也）陳廣泰半夜在屋上偷聽才聽出是母女的聲口（又與陳廣泰竊聽事湊合）這時被金玉被叫了回去在樓底下故意高聲對老婆子說這樣菜應該怎責那

樣菜應該怎生燒說了一大串才從容上樓（寫倡婦手段之高妙直欲弄嫖客於股掌張燕賓初入花叢焉得不入彀中）張燕賓已迎到樓門口握着周金玉的手笑道我不問甚麼小菜都能下飯何必要你親自去買來給我吃我吃了心裏又如何能安哩你下次萬不可再這們勞動了反教我吃了不快活（十分體貼在張燕賓倒是一片眞心）周金玉笑道少爺說那裏話少爺是金枝玉葉的人到我這種齷齪的地方來已是委屈不堪了若再教少爺挨餓我就是鐵打的心腸也怎生過得去呢並且就是我親自去買這鄉下的市鎭也買不出甚麼好東西來我正在急得甚麼似的少爺還要我不親自去那就更要把我急壞了（一番言語說得眞好娼婦如此籠絡張燕賓焉得不入掌中我獨怪此種辭令作者從何處學來乃能酷肖若此）張燕賓聽了這派柔情密意極相關切的話恨不得把周金玉吞到肚皮裏去二人攜手並肩同坐在床上軟語溫存說不盡的恩山情海（樂極生悲我知張燕賓之大禍在目前矣）張燕賓知道陳廣泰已走用不着回呂祖殿去日夜廝守着周金玉半步也不捨得離開周金玉也和張燕賓混得火熱輕易不肯下樓（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惜張燕賓之孃非其人辜負一腔柔情耳）是這們起膩了幾日周金玉要嫁給張燕賓張燕賓也要娶周金玉二人都儼然以最恩愛的夫妻自居了（敘意一頓）這日周金玉上樓對張燕賓說道我有一個乾娘（忽然牽出一個乾娘來閱者試掩卷猜之周金玉眞有乾娘呀）住在離這裏不遠平日我隔不了兩天定得去看他一趟這幾日因不捨得離你不曾去得他幾次

打發丫頭來叫。我總是說身體不舒服。推託不去。（粉頭眞會說話）今日是他老人家六十整壽。剛才不是他老人家。又打發丫頭來請。我倒忘記了。這回實在不能推託。祇得去走一趟。叩一個頭就回來。你沒奈何。受點兒委屈。一個人在這裏坐一會。能（說得何等圓轉動聽）張燕賓笑道。這算得甚麼委屈。你既好幾日不曾去。今日又是壽期。應得去多盤桓一會。才是做乾女兒的道理。怎麼祇叩一個頭就回來咧。快去快去。儘管遲些回來沒要緊。（反是張燕賓如此說粉頭之手段可見）周金玉指着床上笑道。你趁我不在家。安安穩穩的多睡一覺好麼。免得到了夜間。祇是昏昏的要睡。推都推你不醒。（語雖穢褻却有風趣妙在能不露也）說時。在張燕賓肩上拍了一下。抿嘴笑着就走。（神畫如畫）張燕賓一時連骨髓都軟了。笑迷迷的望着周金玉走到了樓口。忽然想起一樁事。連忙叫周金玉轉來。（何事怪極）周金玉跑回來問道。甚麼事。張燕賓道。沒旁的事。今日既是你乾娘的六十整壽。你做乾女兒的總應該多送些禮物。替你乾娘撐撐場面才對。你打算送些甚麼東西。且說給我聽聽看。不要太菲薄了。給人家看了笑話。就是你乾娘也要怪你這乾女兒。不肯替他做面子了。（原來如此）周金玉笑道。我乾娘家裏很有錢。甚麼東西都有。用不着我這窮乾女兒送他老人家甚麼禮物。（掩飾得好）張燕賓搖頭道。那如何使得。越是他有錢。你的禮物越不可送輕了。世人送禮物。那裏是人家沒有。

鐘才送嗎你要知道越是沒錢的人越沒人送重禮給他（數語調侃世人不少）你是個聰明的人怎的一時倒這們糊塗起來了（看他處處爲周金玉設想柔情如此日後金玉卒負之此其所以可殺也）其實何嘗是周金玉糊塗（忽然夾入作者語文筆不測）周金玉那有甚麼乾娘做甚麼六十整壽原來是齊保正打發人來叫說有極緊要的事商量教周金玉瞞着客人悄悄的把那翠玉鐲頭帶去周金玉恐怕商量的時間太久張燕賓獨自坐着煩躁甚至疑心他出外是和情人相會所以憑空揑造出這個很重大的事由來（原來如此）沒想到張燕賓如此關切定要盤問送甚麼禮物沒奈何祇得又胡亂揑造出無數的禮物名色來張燕賓才放他走了（草草收過甚好若必欲背出禮物便覺呆笨矣）不知齊保正有甚麼要緊的事和周金玉商量且待第三十二回再寫

總評

作小說有順敘有逆敘有正敘有倒敘爲法不一此回寫張燕賓之破案被捕先從婆子及周金玉口中隱約敘出然後再折筆將此事詳細敘述此所謂逆敘或倒敘是也若事事必依次順敘則文章便覺呆板毫無趣味矣

周金玉以玉鐲示齊保正我以爲此時即可洩漏破案矣不意作者乃輕輕寫過絕不提

及盜案一字直至此回收束時然後奇峯突起出人不意總之作者無論如何不肯下一平筆故讀者萬萬猜度不到也

張燕賓之待周金玉何等細膩何等體貼而金玉卒從他人之謀設計縶燕賓入之囹圄燕賓雖有應得之罪然金玉縶之則大負燕賓良心汩沒盡矣娼婦無情卽此亦可概見入後卒致身首異處不足惜也

偵探小說與神怪小說（一）

張枕綠

有許多人說做小說必須籍以發揮作者對於社會家庭種種問題的意見使人有所適從或者描寫人生使讀者受作者藝術手段的支配對於某方面有一致同情的傾向以移人性情於不知不覺中這才算盡了做小說的天職所以他們說偵探小說與神怪小說徒足供人消遣這兩種小說同屬可有可無不錯偵探小說與神怪小說固然同是供人消遣的作品不過消遣也是人生所需求的人們在勞作之餘自應有一種正當的消遣以救濟那疲乏的精神（這一層胡寄塵先生曾在最小報上詳論及之）然而偵探小說與神怪小說自有不同之點未可相提並論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三十二回　齊保正吊賍開會議　周金玉巧語設牢籠

話說周金玉託故來到齊保正家。打客廳門口走過。祇見齊保正陪着一個七八十歲的白髮老頭。和一個四五十歲的男子坐在裏面談話。（彼何人也）周金玉因見是男客不停步的往裏走。（可見周金玉在齊保正家中出入已慣）齊保正已瞧見了。追出來喊道。就請到這裏來坐罷。有事要和你商量的。便是這兩位。（仍不說明兩位爲何人商量爲何事然讀者已能料想得到）周金玉忙停步轉身。齊保正接着問道。那隻鐲頭帶來了麼。（注重在此）周金玉點頭應道。帶來了。二人說着同進了客廳。齊保正指着白髮老頭。給周金玉介紹道。這位是何載福老爹。這位是林啓瑞老先生。（點出兩人姓名一筆兜轉直接上文）彼此見禮就坐。齊保正伸手向周金玉道。且把那鐲頭拿出來。請兩位看看。對了。我再和你細談。（寫齊保正處事鎮靜是個有機謀人的樣子）周金玉從懷中摸了出來。林啓瑞一落眼。就站起來嚷道。絲毫不錯。被刼去的。就是這東西。看都無須細看。寶貝是假不來的。（寫林啓瑞又是一種聲口被刼之物忽然出現安得不站起來直嚷耶）齊保正接了鐲頭。遞給林啓瑞。回身問周金

玉道送你這鐲頭的客人此刻還在你家麼（到此時尚不說明寫齊保正十分深心）周金玉不知就裏祇得應是齊保正道那客人向你說是姓甚麼叫甚麼名字甚麼地方的人（先盤問姓名籍貫心思甚細）周金玉道他初來的時候我祇知道他姓張他不曾說出名字籍貫我也不曾問他（在妓院中廝混者大率如此）直到這兩日不瞞齊老爺說他想討我我也想嫁他他才說是廣西梧州人姓張名燕賓家裏有百十萬財產並無兄弟（將張燕賓之話和盤托出○財產兄弟非齊保正之所欲問也然張燕賓既聯帶告周金玉周金玉即聯帶告齊保正妙文補甚妙）齊保正道他曾向你說過到廣東來幹甚麼事嗎周金玉道他說是來探親訪友借此也好在廣東遊覽一番（張燕賓之托詞如此）齊保正道他的親在那裏友在那裏曾向你說過麼周金玉搖頭道那却不曾聽他說過近來他住在我樓上好幾日沒下樓也不見他有親友來拜望（可見探親訪友之不確）何載福從旁插嘴問道那客人從何時起才不曾下樓呢（問得甚細）金玉想了一想道就在來我家的第二日他出去了一趟不久便回來到今日已有六天了（即此數語已足以證明張燕賓之確實爲盜犯）何載福道這鐲頭是在第二日送給你的呢周金玉道第二日天將發亮的時候那夜他打過了三更才來他說他家裏拘束得嚴非等三更過後家人都睡着了不能出來（又夾敘張燕賓之托詞）何載福笑道他家既在梧州到廣東來是探親訪友梧州的家如何束管得他着即此一句已是大破綻大證據了（點出破綻確是名捕口氣）齊保正向周金玉

道你此刻已知道這個你想嫁的張燕賓是個幹甚麼事的人麼（反問一句妙）周金玉道我實在不知道（索性推說不知道周金玉亦妙）齊保正哼了一聲正色說道幸虧你實在不知道若知道還了得嗎老實說給你聽罷那東西是個江洋大盜近來在廣東犯案如山（到此方纔說明）這位林老先生的夫人就是被你想嫁的那東西砍斷了一隻手腕刦奪了這隻鐲頭（表出林啓瑞來此之故）這位何老爹也就是爲那東西犯的兇案太多弄得整整的六晝夜不曾歇憩（表出何載福來此之故）還虧我今日到城裏遇見他老人家談到林老先生府上的刦案我頓時想起你那日送給我瞧的這隻鐲頭覺得來的太蹊蹺就對何老爹談了一談可憐何老爹這們大的年紀就爲這案子受盡了辛苦正愁沒得頭緒可尋聽了我這話連忙和我商量那時將林老先生請來同到這裏驗贓（補敘出齊保正與何林二人之遇合）於今既是贓明證實了這事你便擔着很大的干係了（吃定周金玉）何載福道於今案子既落在你家不是拿我向你打官腔公事公辦我祇着落在你身上要人便了就是你自己也免不了要一同到案（吃定周金玉使之不敢發展）何載福這幾句話把周金玉嚇得臉上變色眼望着齊保正幾乎流下淚來（究竟婦女胆小威嚇不起）放哀聲說道這姓張的既是個江洋大盜我一點兒氣力沒有的女子如何能着落在我身上要人呢（說得亦是）何載福道你窩他又得了他的贓物不着落你着落誰咧（敵緊一句寫捕役便活是

（捕役口氣）齊保正偏着頭思索了一下。（活現一有機謀人神情如畫）才向何載福道。依我的愚見。這案子在金玉自然不能脫干係。（一方面拿定金玉不肯放鬆一方面乃另想法子寫齊保正眞能）不過要着落在他身上。恐怕打草驚蛇反誤了正事。不如兩面商量停當內應外合動起手來。較爲妥當。（跌出內應外合四字）何載福點頭道。齊老爺的見解不錯。但應該怎生商量呢。齊保正道。這事須大家從容計議。我看是這們辦。能此刻最要的是要設法穩住張燕賓。使他不離開金玉樓上。（穩住犯人確是最要緊事）我們再調齊捕快兩班圍住那樓便不怕他插翅飛去了。（上文已露內應外合四字此處卻偏不提起方見後文之妙）何載福道。這話很對。動手捉拏的人。我這裏早已準備好了。那用得着調捕快兩班。（照應前文暗中有盧用廣劉清泉謝景安蔡澤遠等在）祇是就這們圍住房子。捉拏不見得便能拏着。於今且請齊老爺思量一下。看用甚麼方法。先將那强盜穩住。（寫何載福十分仔細然後逼出齊保正裏應外合之計）齊保正對周金玉道。你坐在這裏沒有用處。不如先回家去。將張燕賓絆住。教你媽到這裏來。（齊保正偏不說出其計劃一耳含蓄則下文愈見其妙）我們商量妥當了。如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你可不能怠慢你須知這窩藏江洋大盜的罪名。不是當要的事。（上文威嚇周金玉正是爲此處說話地步）何載福道。你心裏若安排犯一個絞罪。我們沒甚話說。任便你回家怎生舉動。（恐怕周金玉將張燕賓放走兩人之用心如見）若想我們替你開脫。則我們等歇商量好了。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你就得努力照辦。（再重說一句可見兩人心中均欲借助於周金玉也）周金玉道。老爺請放

寬心我因不知道是個强盜既生成了這般苦命沒奈何祇得從他於今承老爹和齊老爺替我出主意替我開脫罪名我還敢不努力照辦嗎（周金玉之語如此齊保正與何載福乃放心矣）齊保正道這樣的大盜又在此地做了這們多案子必然機警的了不得你回家若稍露形跡使他一動了疑事情就糟透了務必和平常一樣不動聲色（再三叮囑寫齊保正十分謹慎）周金玉道這個我理會得我看張燕賓這人對於旁的事是像個都很機警的樣子祇我和他說話灌他的迷湯他竟和獸子一般句句信以爲實（語極有趣○無論如何機警之人一入妓院便如獸子一般甚矣色之易迷人也）他前夜還說我將來和他做夫婦可保得一輩子不會有反目的時候因爲彼此都知道性格的緣故（張燕賓眞是獸子）齊保正笑道你是知道他的性格麼周金玉道我何嘗知道他甚麼性格不過他是個愛巴結愛奉承的人說話恭維他句句給高帽子他戴他心裏就快活（如此性格之人未有不上當者然世人具如此性格又何多也○此數語不是閒話正是爲下文作地步也）我所知道的就是這種性格旁的一點也不知道何載福道閒話不用說了你快回去穩住他罷周金玉立起身要走忽停住脚問何載福道教我將他穩到甚麼時候爲止呢何載福道時候難說總之我們到了你家你才得脫干係周金玉去了一會兒換了那老婆子來齊保正對何載福道剛才金玉在這裏說張燕賓性格的話在我看來並不是閒話要捉拏張燕賓祇怕就在這幾句閒話上

點明何載福詫異道齊老爺這話怎麼講人家都說齊老爺爲智多星必已有了好主意何不說出來大家斟酌斟酌呢齊保正有智多星之名可見其平日極有機智齊保正笑道主意我是有了一個不過此時還沒到說的時候不說的妥當些有機智人往往不肯輕易說出然其胸中已有成竹則於此數語知之矣老爹若肯聽我的調度此時得趕快回城去將準備好了的人帶到這鎮上來免得臨時掣肘在何載福方面祇要其準備打手何載福道我那有不聽調度的道理祇是教周金玉怎生擺佈這主意我想知道才好不特何載福欲知之即讀者亦急欲知之也齊保正笑道我自然有方法教他擺佈他在裏面擺佈成了功我們外面的人才能動手至於怎生擺佈老爹暫時不知道也沒要緊齊保正偶不肯說出氣悶煞人何載福知道齊保正辦事素來能幹很相信不至誤事遂連說很好並拱手向齊保正道多謝多謝拜託拜託就和林啓瑞帶了那隻翠玉鐲頭去了點明林啓瑞與翠玉鐲文情甚細齊保正和周金玉的娘祕密商議了好一會老婆子遂照着齊保正教的方法歸家轉教周金玉實施仍不說出氣悶煞人寫齊保正調兵遣將真有軍師樣子再說周金玉回到自己樓上見張燕賓果然睡在床上便挨近床緣坐下放過齊保正何載福一邊反從周金玉一邊寫起則後文方使人不測也張燕賓醒來睜眼問道怎的回得這們快呢周金玉笑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的回得這們快即借張燕賓口中一個快字生出以下一大篇文字寫姨子便真有姨子之手段我平日最歡喜到我乾娘家裏去玩一去就是大半月還得等家裏人去催我才肯回來

不知是甚麼道理自從你進我的門我一個人完全變了今日我乾娘做六十歲整壽男女賓客來了二三百若在平日像這樣熱鬧的地方是我最歡喜玩的今日却不然沒動身的時候我就不願意去逼得沒有推托的法子就打算祇去叩一個頭便回來後來經你一說我也覺得即個頭就走不成個道理既去了多盤桓一會也使得誰知一到那裏越是看了那些熱鬧的情形心裏就越覺得你一個人在這樓上寂寞他們請我吃麵我也想到你一個人在這樓上甚麼也沒得吃總總觸目驚心沒一樣事不想到你身上一段話反反覆覆說得何等靈活何等緻膩舌粲如蓮周金玉眞有口才老實對你講我於今這種迎新送舊的日月已過了這們久若處處以眞恩義待客人那不要苦死了嗎我和你相交才得幾日畢竟是甚麼道理會使我是這們一時也割捨不下呢世間祇有嫖客被婊子迷了的那有婊子被嫖客迷了的呢因爲婊子是專一安排把客人迷住才好稱心如意的弄錢我於今既當了這半開門的婊子應該把你迷住才好怎麼倒像吃了你的迷藥一般坐在我乾娘家簡直是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偏說婊子之無眞情眞義以顯出自己之眞情眞義又偏說自己對待他人之無眞情眞義以顯出待張燕賓之爲眞情眞義一層推進一層措詞之妙無以復加○不是周金玉舌尖之妙正是作者筆尖之妙也一時也存身不住乾娘見我獃了似的以爲我身體上有甚麼病痛拉住我手問長問短我便趁着那當兒說道我的身體近來本不舒服每日

祇是昏昏的睡飯也不想吃所以好幾日不曾到你老人家這裏來今日是勉强撑持着來的我乾娘本很痛我聽了我的話以爲是真的當下就催我回家道這裏今日人多嘈雜身體不舒服的人和許多人混在一塊兒必然更加難過你就回去罷等身體好了再來這裏玩耍我一聽乾娘這們說登時如遇了皇恩大赦來不及似的跑回來在半路上想你必也等得很苦了周金玉固未嘗有乾娘也然其口中欲揑造一乾娘便好像眞有一活靈活現之乾娘躍躍紙上口才之妙如此張燕賓被周金玉灌了這一陣聞所未聞的迷湯祇灌得骨軟筋酥周金玉語妙若此亦無怪張燕賓要迷惑也拉了周金玉的手笑道等却並不等得苦不過獨自一個人在這裏覺得寂寞些兒若依我的心願自然巴不得你一刻也不離開我周金玉這番更放出最有心得的媚人手段用在張燕賓身上可見婊子亦不易作也一笑夜間親自下廚房幫同老婆子弄了無數下酒下飯的肴饌搬上樓陪張燕賓吃喝酒到半酣周金玉就坐在張燕賓身上口對口的灌酒不堪○寫倡婦便活如倡婦樣子灌了一會周金玉忽然立起身說道我眞糊塗一些兒不知道體貼你我們這重的身體祇管坐在你腿上揉擦你不壓得慌嗎忽然又借此灌迷湯周金玉之心眞是玲瓏剔透○此數語並非閑文蓋借此引出力大二字也看至下文自然明白張燕賓乘着些兒酒興笑道你眞小覷我了我這兩條腿不是我自誇的話多的不說像你這般輕如燕子的人祇要坐得下至少也禁得起坐十來個我這兩條臂膀亮

開來一條臂膀上弔十個你這們重的人也祇當沒這回事（張燕賓少年負氣喜賣弄其本領故易與也）周金玉做出驚訝的樣子說道你一個公子少爺怎麼有這們大的力我倒不相信是真的（故意一激於是張燕賓乃上鈎矣倡婦眞能亦眞可畏）張燕賓仰天大笑道我豈肯向你說謊話難道公子少爺就不許有大力嗎周金玉偏着頭凝神一會嫣然一笑說道怪不得你每次抱我和小孩一樣我這人真粗心一點兒不在意不過你的力比我們女人的大我是相信若照你剛才說有那們大的力我就不相信了（從相信之中又說出不相信更一激較前更妙）牛和馬的力算頂大的了牛馬的背上也不能禁得起十多個人難道你的力比牛馬的還大些嗎（以牛馬比張燕賓周金玉眞會罵人然而張燕賓不覺也）張燕賓又仰天打了個哈哈仍把周金玉拉到自己腿上坐下慢慢的笑着說道你是個年輕的姑娘那裏知道外面的事情以爲牛馬的力就是無大不大的了那曉得人的力沒有的便沒有一有就比牛馬還要大幾倍咧（力雖大其如不敵周金玉之口蜜腹劍何）周金玉道你出世就有這們大的力嗎張燕賓道誰能出世就有這們大的力一天一天操練出來的周金玉歡喜了不得的樣子說道前幾年看相算八字的先生都說我的命好將來的夫星好（忽然又提出一個相面算命者來隨口揑造虧他能說得十分相像周金玉之口才眞不可及）這幾年流落下來我心裏時常罵那些看相算八字的混帳東西當面瞎恭維人一些兒效驗也沒有流落到了這步地位還有甚麼命

好。至於夫是好的話更加說不上。我已流落做這種生涯。那有好人肯來娶我。（故意一頓）於今有了。你我心裏想起這些話又不由得有些相信了。我那怕嫁給你做姨太太。我也心甘情願一個女人嫁人情願嫁給一個英雄好漢做姨太太不願嫁給庸夫俗子做正太太。你不是個英雄好漢。那裏會有這種氣概。和這種氣力。我這裏能有你這樣人來往。就要算是我的福氣。何況你待我這般恩義呢。（語語打入張燕賓之心坎燕賓安得而不上當）張燕賓緊緊的把周金玉摟在懷中道。我的好乖乖我並不曾娶妻如何忍心將你做姨太太。像你這般的人物。還怕夠不上做正太太麼。（肉麻）周金玉偎傍着張燕賓的臉溫存說道。我是甚麼身分的人。那裏配存想做你的正太太的念頭。承你瞧得起我。不拿我做沒身分的人看待。我真是感激到死。說着眼眶兒紅了。撲簌簌的要流下淚來。（真虧他能做得出來）張燕賓連忙拿出手帕替周金玉拭乾眼淚。端起一杯酒一飲而盡。道無緣無故的傷感些甚麼。快不要提這些話了。我們來尋些快活事說。說。（張燕賓得意之狀如見）周金玉即收了悲容。立起身復斟上一杯酒。遞到張燕賓嘴唇邊說道。祇怪我不懂世故。你原是來這裏圖快活的。倒弄得你不快活。不是豈有此理嗎。（道白翻過來說處處迎合燕賓何等機靈何等活潑）你說要尋快活的事說。說我却想出一件快活的事了。祇看你肯做給我瞧瞧麼。我瞧了便真快活。（忽然便從快活二字上生出計劃來周金玉真有隨機應變之才）張

燕賓忙問道。甚麼快活的事。快說出來。祇要你能瞧着快活我一定肯做給你看。不知周金玉說出什麼快活事來。且待第三十三回再寫。

總評

此一回承上而下。仍是追敘前事。借一齊保正與上文所述之何載福等突然拍合。藉此收束張燕賓全傳。再由陳廣泰歸到羅大鶴。由羅大鶴歸到金光祖。逐步兜轉。則文氣方不散漫。

張燕賓之斷腕刼鐲。不第陳廣泰惡之。卽作者亦深惡之也。故張之破案。卽以玉鐲爲洩漏之端。其垂誡也深矣。

上文寫張燕賓之爲人。何等精靈活潑。此回寫其受周金玉之惑。則又呆笨不可名狀。此非作者之自相矛盾。正是寫色之易於迷人也。善哉周金玉之言。這人對於旁的事。像個很機警的樣子。祇有灌他迷湯。他竟合獸子一般。世之喜灌迷湯者。盍共鑒之。

周金玉對張燕賓一番說話。反正相生。委婉曲折。真是天下第一等好文章也。此種娼妓灌米湯口吻。不知作者從何處學來。佩服佩服。

偵探小說與神怪小說（二）

張枕綠

（一）偵探小說是科學觀的。是啓人智識的。神怪小說。是宗教觀的。是教人迷信的。

（二）偵探小說中的特彩。如察驗指紋。度量足印等等。足供人們採取而實施的。神怪小說的特彩。如拋法寶。運魔杖等等。不是有理可憑而想像構成的。簡直是胡說亂道。不知所云。聽得有一段故事說。有一個青年着了『封神榜』的魔。有一次經過一副餛飩担的所在。見那鍋下柴火熊熊。以爲火遁的機會到了。他把頭挺進火門。竟燒得焦頭爛額。這段故事。確不確雖沒有知道。而神怪小說之不能實施。已可概見了。

（三）偵探小說的作法是藝術的。篇中所敘的時間。人物。談話。舉動等等。均須表現適當。而敘述層次之錯綜。也有畫龍點睛之妙。其結穴處。尤須令人有悠然不盡之思。至於神怪小說。直無上述種種刻意經營之必要。

偵探小說與神怪小說的大別。已如上述。卽把偵探小說視爲與神怪小說功用相同的人。其誣衊偵探小說。也顯然可見了。而偵探小說在文藝界的地位。尤不待辯而自在了。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一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一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者　嚴獨鶴　趙苕狂　程小青　施濟羣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閘北西虬江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奉天　廣州　長沙　世界書局

▲定價▼

零售	每冊	實售三角
半年	十二冊	實售三元二角
全年	廿四冊	實售六元

郵費　每冊本國三分日本五分外國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辦推廣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策劃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蒙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世界書局謹啓